

廣  
鑑  
異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  
本  
小  
說  
集  
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 廣 豔 異 編

中

印月軒主人彙次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廣豔異編總目

卷之一

神部一

卷之二

神部二

卷之三

僊部一

卷之四

僊部二

卷之五

僊部三

卷之六

鴻象部

卷之七

宮掖部

卷之八

幽期部

卷之九

情感部一

卷之十

情感部二

卷之十一

伎女部

卷之十二

夢遊部

卷之十三

義俠部

卷之十四

幻術部一

卷之十五

幻術部二

倣詭部

卷之十六

徂異部

卷之十七

定數部

卷之十八

冥跡部

卷之十九

寃報部

卷之二十

珍奇部

卷之二十一

器具部一

卷之二十二

器具部二

卷之二十三

草木部

卷之二十四

鱗介部

卷之二十五



禽部

昆虫部

卷之二十六

獸部一

卷之二十七

獸部二

卷之二十八

獸部三

卷之二十九

獸部四

卷之三十

獸部五

卷之三十一

妖怪部

卷之三十二

鬼部一

卷之三十三

鬼部二

卷之三十四

鬼部三

卷之三十五

卷之四

鬼部四

夜叉部

廣豔異編卷之十三

所月軒主人彙次

義俠部

香丸誌

貞觀時有書生幼時貧賤嘗為人傭作一日至二鼓歸其  
母以餽餽一盂食之有隣人陳姓者乘酣嘻笑而來側目  
視其食食已復嘻笑而去生頗不平之又嘗有共傭作者  
與生不相能一夕伺於道欲毆生生覺逃去已而為人傭  
書其家奴誣生盜其淨巾中金又有奴匿其主繫要文書  
害生生不能白主怒杖之人由是多謗生無行者生悲

歸取先人業肄之業稍就不慮貧苦矣生一日閑步經  
音里有一婦人姿甚美生心動屢回顧看之有惡少年數  
人於路相謂此婦有邪行語語有實據生聞賤之不復有  
相顧意生後與妻坐燭下偶及此事妻曰此吾異姓之從  
女弟也妾徒以君貧故不敢與之往來聞其獨與一侍兒  
居此里立身最高潔親戚俱畏敬之豈宜有此何等惡少  
年汗鱗之也生聞之大怒欲為報之翌日婦命侍兒來曰  
主母感郎君恩雖未行最感之郎為郎君死無恨幸與郎  
君有夙緣後日可一見於其所第未可嚮邇盡歡有日也  
生如期往果得望見各以目逆之翌日侍兒復至曰主母

治孟醴屈郎君少坐及至酒饌甚盛几筵間所陳器皆人  
間所無獨命生坐中堂飲半侍兒負一革囊至曰主母所  
命也啟視則人頭數個顏色未變乃向傷害生者也生驚  
欲避去侍兒曰郎君請無驚必不相累主母固預命以藥  
物待之矣懷中出少藥白色有光用小指甲每頭彈斷處  
粟米許頭漸縮小至於如李子大侍兒食之吐核亦李也  
侍兒又曰主母惡惡少年無須更忘亦欲假手於郎君生  
愧謝弗能婦人又命侍兒進一香丸曰不勞君舉腕君第  
掃淨室夜坐焚此香於爐香煙所至君急隨之即得志  
有所獲須將納於革囊歸勿畏也生如指焚香隨煙而歸

初不覺有牆壁碍行處皆有光亦不類闇夜每至一  
孃孃繞惡少年頸三繞而頭自落或獨宿一室或妻子共  
牀寢或初就枕侍者執巾若麈尾如意圍繞未敢退悉不  
覺不知生悉以頭納革囊中若夢中殊無畏意於是煙復  
孃孃而旋生復隨之而返到家未三鼓也煙甫收火已寒  
矣捫之其香變成金色圓若彈子倏然飛去鏗有聲生恐婦  
復須此物無以復命正惶急侍兒不由門戶忽爾在前取  
頭彈藥食之如前生告曰香丸飛去不可覓奈何復須否  
侍兒曰得之矣主母傳語郎君此畏關也此關一過無  
所不可為姑了天下事共作神仙也後生與婦俱徙去不

知所之

飛飛傳

唐建中初士人常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與之連轡言  
論頗洽日將夕僧指路岐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能  
垂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處分從者供帳具  
食行十餘里不至常生問之即指一處林煙曰此是矣及  
至又前進日已昏夜常生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張  
鉞彈懷銅九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請  
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是繼  
前行百餘步常生知其盜也乃彈之正中其腦僧初若不



覺乃五發中之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常生知  
無可奈何亦不復彈良久至一莊墅數十人列火炬出迎  
僧延常生坐一廳中笑云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  
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常生見妻女別  
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即就僧僧前執常生手曰貧  
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  
口固無他幸不疑耳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  
搗腦後五丸墜焉有頃布筵具菜犢犢上劊刀子十餘以  
錘餅環之揖常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謁見  
言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

而遇卽君卽成齏粉矣食畢僧曰貧道久爲此業今何邊  
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過老僧欲請卽君爲老僧斷  
之乃呼飛飛出叅卽君飛飛年纔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  
如腊僧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乃授帚一劍及五丸且曰乞  
卽君盡藝殺之無爲老僧累也引帚入一堂中乃反鏢之  
堂中四隅明燈而已飛飛當堂執一短鞭帚引彈意必中  
丸已敲落不覺躍在梁上循壁虎躡捷若猿彈丸盡不  
復中帚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帚身不尺帚斷  
鞭數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帚與老僧除得害乎  
具言之僧張然頓飛飛曰卽君證成汝爲賊也知復如何

僧終夕與常論劍及張矢之事天將晚僧送常路口贈  
百疋垂泣而別

施桶老人

唐常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有老  
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常曰某留心張矢無  
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常叱不應連  
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常懼奔馬有頃風雷忽至常下馬  
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覺物  
紛紛墜其前常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札埋至膝常驚懼  
投弓矢仰空中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常

顧大樹枝榦盡矣鞍馱已夫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箍桶常  
意其異人也拜而且謝老人笑曰容勿恃弓矢須知劍術  
引常入後院指鞍馱言却領取駢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  
昨夜之箭悉中其上常請役力承奉不許微露擊劍事常  
亦得一二焉

王小僕記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貢追琢奇巧  
蓋希代之寶寘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然禁衛清密  
恩渥嬪御莫有至者珍翫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  
詔於都城索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賊

入盜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誠不足惜卿  
等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衛自茲無用矣  
內宮惶慄謝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購之畧無尋究  
之跡聖旨嚴切收繫者漸多坊間里廡不搜捕有龍武  
軍番前王敬弘嘗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麗使之無  
往不備敬弘嘗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兒善鼓胡琴  
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酒常御者彈之鐘漏  
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  
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既  
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座客嘆笑南臺去

左廣往復三十餘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往來敬弘  
驚異如失時又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宴罷及明遽歸  
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累年不知躑捷如此我聞世有俠  
士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  
在蜀川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報恩偷  
枕者早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弘曰如此事即非等  
閑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否小  
僕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廛軍伍行止不恒勇力過人且  
善超越苟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彙  
候之於望仙門伺便禽之必矣將軍隨其觀之此事仍須

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曉埃塵頗甚車馬騰踐跬步間人  
不相睹臆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球挾擊  
之欬然已折左足仰而窺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唯懼於  
爾既此相值豈復多言於是昇至左右軍一欬而伏上喜  
於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臆郎臨軒詰問具陳嘗在營內  
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非常之竊盜內外囚繫數百人  
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臆郎已告敬弘歸蜀尋之不可  
但賞敬弘而已

王仲通

王泰字仲通瑯琊人慈之子僧虔之孫嘗為廷尉有一人

與道士訟秦殊不直道士道士不服秦怒欲加拷訊道士於髻上拔一鐵簪投於地登時化為青龍裂睛呀口據秦案有欲嚙之狀秦震懼乞命於道士道士止之遂飛入雲去秦於是請道士人上坐以為神人因求問將來秩位道士曰公為廷尉獄稱無寃何獨於貧道人執法太過耶秦殊汗背道士因書蜻蜓二字示之後秦遷吏部尚書命下忽有蜻蜓數十止秦堂檻上少時乃去始悟道士所書字也道士臨別秦送至門道士仰天呼曰青龍來忽有利劍空中飛下上有青龍二篆字道士携之而去蓋劍仙也

三鬟女子傳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本家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壩有僧乞食留止累日盡心檀施僧歸去謂潘曰觀爾形質器度與衆賈不同至於妻孥皆享厚福因以玉念珠一串留贈云寶之不但通財他後亦有官祿既而遷貿數年遂鏹均陶鄭其後職居左廣列第於京師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真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啟囊已亡珠矣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為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常識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因密語其事超曰異哉此非攘竊之盜也某試為尋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曾過勝業坊比街

時春雨初霽有三鬟女子年可十七八衣裝纈纈穿木屐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超獨異焉詢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蓋以紉針為業起時因以他事熟之遂為舅甥居室甚貧與母同卧土榻煙爨不動若徃徃經於累日或設有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橋恩賜宰臣外京輦木有此物密以一枚贈超云有人於內中燃出而稟性剛決超意甚疑之如此徃來周歲矣超一旦攜酒食與之從容徐謂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何如因曰每感重恩恨無所答若力可施必能赴躡湯火超曰潘將軍失却王念孫

不知知否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因曰外甥忽見尋覓厚備繒綵酬贈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與朋儕為戲終却送還因循未暇舅來日詰旦於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頃刻至矣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鎖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走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歛然携念珠而下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為意超遂詣潘具述其旨因以金玉繒帛密為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

賈人妻

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備戶大寧里文書有誤為主帥駁

放資財蕩盡僕馬喪失窮悴頗甚每丐食於佛祠徒行  
歸偶與美婦人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誠意與言氣甚相  
合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立曰公之生涯何其  
困哉妾居崇仁里資用稍備倘能從居乎立既悅其人又  
幸其給即曰僕之阨塞沾於溝瀆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焉  
子又何以營生對曰妾素賈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  
內尚有舊業朝肆暮家日贏錢三百則可支矣公授官之  
期尚未出遊之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處以須冬集可矣  
立遂就焉閱其家豐儉得所至於肩鑠之具悉以付立  
出則必先營辦立之一日饌焉及歸則又攜米肉錢帛以

附立日未嘗闕立憫其勤勞因令傭買僕隸婦托以他事  
非之立不之強也周歲產一子唯日中再歸為乳耳凡與  
立居二載忽一日夜歸意態遑遑謂立曰妾有冤仇痛纏  
肌骨為日深矣伺便復仇今乃得志須臾離京公其努力  
此居處五百緡白置契書在屏風中室內資儲一以相奉  
嬰兒不能將去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訖收淚而別立  
不可留止則視其所携皮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人笑  
曰無多疑慮事不相繫遂擊囊踰垣而去身如飛鳥立開  
門出送則已不及矣方徘徊於庭遽聞却至立迎門接俟  
則曰更乳嬰兒以豁離恨就撫于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

回燈褰帳小兒身首已離矣立惶駭達旦不寐則以口鼻  
買僕乘遊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無所聞其年立得官  
即貨鬻所居歸任爾後終莫知其音問也

雙俠傳

董國度字元卿饒州人宣和六年進士第調萊州膠水簿  
會北兵動留家於鄉獨處官所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  
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得念其羈窮為買一妾不知何許人  
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為己任罄家所有買  
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麪自騎入市鬻之至晚負錢  
以歸如是三年獲利益多有田宅矣董與母妻隔別滋久

消息皆不通。屬常戚戚。意緒無聊。妾叩其故。董嬖愛已深。不復隱為言。我故南官也。一家皆在鄉里。身獨漂泊。茫無歸期。每一想念。心亂欲死。妾曰。如是何不蚤告我。我死。董為人謀事。旦夕且至。請為君籌之。數日。果有客長身。虬髯。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至矣。出迎拜。使董相見。僉姻戚之禮。留飲。至夜。妾始言前事。以屬客。是時虜令兀宋官亡命。許自陳匿。不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滿漚。又疑兩人欲圖已。大悔懼。乃給曰。無之。客忿然怒。且箠曰。以女弟托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冒禁欲致君南歸。而見疑如此。倘中道有變。且累我。當取君告身。與我以為信。不然。

天明執告官矣董亦懼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書悉與之終  
夕涕泣一聽於客客去明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請妻與  
俱妾曰適有故須少留明年當相尋吾手製一袖袍贈君  
君謹服之唯吾兄馬首所向君返國况或舉數十萬錢相  
贈當勿取如不可却則舉袍示之彼嘗受我恩今送君歸  
未足以報德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已塞無從  
顧我矣善守此袍亡失也董愕然怪其語不倫且慮鄰里  
知覺輒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解維客摩使  
揖而別舟遽南行客無資糧道路之費茫不知所為計  
奉侍甚謹且食不相問訊纔達南岸客已先在水濱



殖亭相勞苦出黃金二十兩曰以是為太夫人壽  
語力辭之客不可曰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餓死耶  
而出董追挽之示以袍客曰吾智果出彼下吾事殊未了  
明年挈君麗人來徑去不返顧董至家母妻二子俱無  
取袍示家人縫綻處黃色隱然折視之滿中皆箔金也  
年客果以妾至偕老焉

俠姬

脩容嘗言幼時其母好善屬里中盜大起閭門惶駭忽一  
老嫗至曰汝家從來多陰德盜雖亂吾能匿汝無得駭也  
袖中出黑綾二尺裂作條子每人令繫一條於臂曰不必

備飲食第隨我行耳家中一切無所損脩容母子隨至一  
道院老嫗指一神像曰是神慈悲好行善行汝等可潛其  
左耳於是教脩容母子閉目負之而入神像亦不大訝子  
處之如一間屋中老嫗朝夕來視神像耳孔僅容指凡飲  
食至耳孔輒大一日盜突入院中兵器羅列甚利脩容從  
耳孔中窺之甚寒心一夕老嫗持一人頭示脩容曰渠魁  
已斬餘無足慮脩容問何不早行之曰雖係盜亂亦天數  
然吾小術耳何敢慮天今天命吾斬則斬耳於是用法如  
前負而出歸至家脩容拜以為師誓脩容行以報德老嫗  
曰汝仙骨尚微無徒勞也於是教脩容作萬壽妝歌連連

曲後不知所往脩容歸於元雍也

許寂

蜀許寂少年棲四明山學易於晉徵君一旦有夫婦偕往山居攜一壺酒寂詰之云今日離剡縣寂曰道路甚遙安得一日及此頗亦異之然夫甚少而婦容色過之狀貌整然而冥默其夕以壺觴命許同酌此丈夫出一拍板徧以同金金之乃抗聲高歌悲是說劍之意俄自臂間抽出兩物展而喝之即兩口劍躍起在寂頭上盤旋交擊寂甚驚駭尋而收匣之飲畢就寢迨曉乃空榻也至日中復有一頭陀僧來尋此夫婦寂具道之僧曰我亦其人也道七能

學之乎寂辭曰少尚玄學不願為此其僧傲然而笑乃取  
寂淨水拭脚徘徊困之竟而後再於華陰遇之始知其俠  
也杜光庭自京入蜀嘗於梓潼有一僧繼至縣宰周某  
與之有舊乃云今日當與元來杜異之明發僧遂前去倅  
謂杜曰此僧乃鹿盧踏亦俠之類也詩僧齊己於馮山松  
下親遇一僧於頭指甲下抽出兩口劍跳躍騰空而去

### 嘉興繩技

唐開元中數勅賜州縣大酺嘉興縣以百戲與監司競  
直獄者語於獄中云儻諸戲劣於縣司我輩必當厚賞  
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觀者即獲財利嘆無能耳乃各相

至於弄瓦綠木之技皆推求招引獄中有一囚笑謂曰  
有拙技限在拘繫不得畧呈其事吏驚曰汝何所能囚曰  
吾解繩技吏曰必然吾當為爾言之乃具以囚所能白於  
監主主召問罪輕重吏云此囚人所累逋緝未納餘無別  
事官曰繩技人常也又何足異乎囚曰某所為者與人稍  
殊官又問曰如何囚曰衆人繩技各繫兩頭然後於其上  
行立周旋某只須一條繩粗細如指五十尺不用繫著地  
向空中騰躑翻覆則無所不為官大驚悅且令收錄明日  
吏領至戲場諸戲既作次喚此人令効繩技遂捧一團繩  
計百餘尺置諸地將一頭手擲於空中勁如筆初拋二三

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牽之衆大驚異後乃拋高二十餘丈仰空不見端緒此人隨繩手尋身足離地拋繩虛空其勢如鳥旁飛遠颺望空而去脫身犴徃在此日焉

盧生

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法獵史傳好道常居名山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於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意氣相合盧亦語及爐火稱唐族乃外氏遂呼唐為舅唐不能相捨因邀同之南嶽盧亦言親故在陽羨將訪之今且舍盧山林之程也中途止一蘭若夜半語笑方酣盧曰知舅縮錫可以梗槩論之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跡從師柢得此

術豈可輕道耶。盧復析之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時，日可幾  
嶽中相傳。盧因作色曰：舅，今夕須傳，勿等閑也。唐責之，  
與公風馬牛耳，不意盱眙相遇。實慕君子，何至騶卒不若  
也。盧攘臂瞋目，眈之良久，曰：某刺客也，如不得舅將死於  
此，因懷中探烏革囊，出七首，刃勢如偃月，執火前，剌剌  
之，如札。唐恐懼，具述。盧乃笑語唐曰：幾誤殺舅，此術十得  
五，六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  
者，殺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父得乘蹻之道者，因拱  
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後遇道流，輒陳此事戒之。

劍客

有士人為畿尉常任賊曹有一賊繫械獄未具此官獨生  
廳上忽告曰某非賊頗非常輩公若脫我之罪奉報有日  
此公視狀貌不群詞采挺拔意已許之佯為不詳夜後密  
呼獄吏放之仍令獄吏逃竄既明獄中失囚獄吏又走府  
司譴罰而已後官滿數年客游困甚羈旅至一縣忽聞縣  
令與所放囚姓名同往謁之令通姓字此宰驚懼遂出  
舞即所放者也因留廳中與對榻而寢歡洽旬餘某寤不  
入宅忽一日歸宅此客遂如廁廁與令宅唯隔一牆某  
廁室聞宰妻問曰公有何客經於十日不入宰曰某婦  
不夫恩性命昔在他手乃至今日未知何報妻曰公豈不



聞大恩不報何不有時機為令不語久之乃曰君言是矣  
此客聞已歸告奴僕乘馬便走衣服悉棄於廳中至夜已  
行五六十里出縣界止宿村店僕從但怪奔走不知何故  
此人歛定乃言此賊負心之狀言訖吁嗟奴僕悉涕泣之  
次忽牀下 人持匕首出立此客大懼乃曰我義士也寧  
使我來取君頭適聞說方知此宰負心不然枉殺賢士吾  
義不捨此人也公且勿睡少頃與君取此宰頭以雪公寃  
此人怕懼愧謝此客持劍出門如飛二更已至呼曰賊首  
至命火觀之乃令頭也劍客辭訣不知所之

崔素娥

帝洵美寵姬為羅紹威所奪姬名素娥姓崔氏善諧譎洵  
美夜宿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能報不平事寺有行者  
排闥而入曰先輩有何不平事洵美具語之歘然出門而  
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門乃貯素娥而至後遂不知所  
之

### 虬鬚叟傳

呂用之在維揚日佐渤海王擅政害人中和四年秋有商  
人劉損挈家乘巨舡自江夏至揚州用之凡遇公私來往  
令值覘行止劉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下劉獄納贖  
氏別獻金百兩免罪雖脫非橫然亦憤惋因成詩三首

寶釵分股合無綠魚在深淵日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  
踪青鳥罷銜箋金盃倒覆難收水玉枕傾歌懶繞絃從此  
塵無山下過祇應將淚比黃泉又云鸞辭舊伴知何止風  
得新梧想稱心紅粉尚存香幕幕白雲將散信沉沉已休  
磨琢投泥玉嬾更經營買笑金願作山頭似人石丈夫衣  
上淚痕深又云舊嘗游處徧尋看覩物傷情死一般買笑  
樓前花已謝畫眉窓下月空殘雲歸巫峽音容斷路隔星  
河去住難莫道詩成無淚下淚如泉滴亦須乾詩成吟詠  
不輟因一日晚凭水窓見河街上一虬鬚老叟行步迅速  
骨貌昂藏眸光射人彩色晶瑩如曳冰雪跳上舡來揖揖

曰子衷心有何不平之事抱鬱塞之氣損具對之客曰公  
今便為取賢閣及寶貨回即發不可更停於此也損察其  
意以俠士也再拜而啟曰長者能報人間不平何不去  
去根豈與容奸當叟曰呂用之屠割生民奪君愛室若令  
誅極固不為難實愆過已盈神人共怒祇候真靈聚錄方  
合身首支離不惟難及一身須殃連七祖且為君取其妻  
室未敢遽越神明乃入呂用之家化形於斗拱上叱曰呂  
用之背違君親時行妖孽以苛虐為志以姪亂律身仍於  
喘息之間更慕神僊之事實官方錄其過上帝即議行刑  
吾今錄爾形骸但加罪叱所取劉氏之妻併其寶貨速還

前人倘更恣貪金必見頭隨刀落言訖鏗然不見所適  
用之驚懼遽起焚香再拜夜遣幹事併齎金及裴氏還劉  
損損不待明促舟子解維虬鬚亦無跡矣

申屠氏

申屠氏宋時長樂人美而豔申屠慶之女也少名以糞既  
長舉孟光之為人更名希光十歲能屬文讀書一過輒能  
成誦其兄漁釣海上作詩送之曰生計持竿二十年茫茫  
此去水連天從來酒滿臨江廟書夜燈明過海舡霧裏鳴  
螺分港釣浪中拋網梳霜眠莫辭一棹風波險平地風波  
更可憐其父嘗歎言此女不妄許人年二十侯官有董昌

以秀才異等為學官弟子屢既見之學宮遂以希光予昌  
希光臨行作留別詩曰女伴門前望風帆不可留岍鳴焦  
葉雨江醉蓼花秋百歲身為累孤雲世共浮淚隨流水去  
一夜到閩州入門絕不復啗食貧作苦晏如也居久之當  
靖康二年郡中大豪方六一者虎而冠者也聞希光美心  
悅而好之乃使人誣昌陰重罪罪至族六一復陽為居閩  
得輕比獨昌報殺妻子幸毋死因使侍者通殷勤強委禽  
焉希光具知其謀謬許之密寄其孤於昌之友人乃求乳  
七首懷之以徃謂六一曰妾自分身首異處矣賴君高齋  
生死而骨肉之妾之餘君之身也敢不奉承君命但亡人

未歸淺土心竊傷之惟君哀憐既克塋乃成禮六一大喜  
立使人以禮塋之於是希光偽為色喜裝入室六一既至  
即以匕首刺之帳中六一立死因復殺其侍者二人至夜  
中詐謂六一卒病委篤以次呼其家人家人皆愕卒起不  
意先後挿入希光皆殺之盡滅其宗因斬六一頭置囊中  
馳至董昌塋所以其頭祭之明日悉召山下人告之曰吾  
以此下報董君吾死不媿魂魄矣遂以衣帶自縊而終

### 解洵

解潛與其弟洵素相友愛請康建炎之際潛積軍功帥荆  
南洵獨陷北境其妻歸毋家又為潰兵所掠數年後洵間

關得歸見潛相持悲慟潛置酒勞苦而語之曰吾弟雖不幸流落而兄蒙國恩握兵權每與虜及群盜戰奏功於朝必為第竄名籍中已至正使誥命皆在此即出昇之洵再拜謝過望因言頃自汴都過河朔孤單羈困或見憐為聚婦奩裝豐厚不暇深詳其出處正無以為活殊用自慰縹以重陽日把盞起故妻之思不覺墜淚婦惻然曰君豈非欲歸本朝乎茲事易辦也經旬日來告曰川陸之計已且唯命是從我亦俱行倘君夫人固存自當改嫁而分囊盡之半萬一捐館當為偕老遂登途水宿山行防閑營護備此婦力也今在舟中未敢輒叅謁潛嗟異遽命車招迎



其眉宇秀整言詞明慧益加敬重時荆楚為盜區潛屯江縣以天氣尚暑別創一廬令洵居止且贈以四妾洵慮婦不容欲辭之婦曰此正所需得之誠大幸當撫視如兒女君何辭然洵武夫壯年獲媵妾浸與婦少踈快怏怏於詞色一夕因酒間責洵曰汝不記昔年乞食趙魏時事乎非我之力已為餓殍一旦得志便爾忘恩大丈夫如此獨不愧於心耶洵方被酒忽發怒連奮拳毆其腦婦噤不動又唾罵之至詆為死者懸婦翩然起燈燭陡暗冷氣醜人有聲四妾怖而仆少焉燈復明洵已橫尸地上喪其首婦人并囊橐皆不見從卒八輩潛潛率壯勇三千人出

追捕無所獲此蓋古劍俠云

郭倫

京師人郭倫元夕攜家觀燈歸差晚過委巷值惡少年十  
輩行歌而前聯袂嗤笑睚眦窺伺將遮侮之倫度力不能  
勝窘甚忽有青衣角巾道人來責襄曰彼家眷夜歸若輩  
那得無禮衆怒曰我輩作戲何預爾狂道事聞起攻之婦  
女得乘間引去倫獨留道人勃然曰果欲肆狂暴耶吾今  
治汝矣揮臂縱擊如搏嬰兒頃之皆顛仆哀叫相率而遁  
道人徐徐行倫追步拜謝曰與先生素昧平生忽蒙教誨  
脫妻子於危難先生異人乎不勝感戴之私念有以報

敢問何所欲曰吾本無心偶見不平事義不容已吾  
了無所欲豈望報哉能為一醉足矣倫喜邀至家買酒  
飲飲訖辭去倫曰先生何之曰吾乃劍俠非世人也  
長揖出門數步耳中鏗然有聲一劍躍出墜地躡之騰空  
而去

碧線傳

至正間有道士真本無文固虛不知何許人客威順王門  
下通劍術曉兵機王雖畜之未始如竒也惟樊口衛君美  
之一日王遊別苑召二人侍因容諷曰方今天下太平  
日又極盛而豐朝政廢弛禍在旦夕大王朝廷懿親宜陰

為之備萬一風塵有警即便指麾義旅紆君父之急使神  
州先後為大元宗英豈不偉哉王曰爾病風狂耶何出言  
若是二人默然而退曰取子不足謀不去禍且至於足與  
詩黃鶴樓而道詩曰芙蓉出匣照寒鉞上帶仇家血影在  
前席早知非聖主悔將三策說君王王知而求之隱矣  
幾亂作悉如所言於是陳友諒明玉珍皆遣人物色之不  
可得高皇帝既平群寇四傳一家君美兄君彥為西苑  
因往省之回途覆舟幸而一死因薊蜀路側覓火燒  
步間忽二道士前揖曰衛君一寒如此執視之真文二  
人也告以困苦之狀曰無憂也邀往其家則青嶽山

堵華屋深院曲房蒼頭數人列以左右與君美話舊  
平生因詢其亂中出處二人曰自辭黃鶴即入黃牛  
青城忽逢青眼所惜壯心凋落一事無成頓仰乾坤  
洋梗索居閑處有愧故人乃與痛飲酒酣氣豪議論  
君美曰二公鍊質名山猶未能忘情塵世將不為脩真之  
累乎二人大笑曰脩行數墨儒之士首熊經鳥伸仙之體  
粕吾所謂脩真豈在是哉因引尹美周視其家錦綺充  
金玉山積各有美人掌之最後至一山巖中有齋牕百  
二人指曰此世間不義人也余得而誅之君美為之吐舌  
明日大設宴君美首席兩美人捧牙盤盛明珠十顆金百

兩為壽君美不敢却但唯唯謝於言是劇飲太醉本無賦詩  
曰幾年兵火接天涯白骨叢中度歲華杜宇有冤能泣血  
鄧攸無子可傳家當時自詫遼東豕今日翻成井底蛙一  
片春光誰是主野花開滿疾藜沙碛虛續吟曰豪傑消塵  
歎五陵髮衝烏帽氣填膺眼前不是無豪傑身後何須論  
廢興當道有蛇魂已斷渡江無馬識難憑可憐一片中原  
地虎嘯龍騰幾戰爭其詩大抵類此則其人可想矣  
知所吟不能出其右乃製喜遷鶯一闕執杯酌謝於二  
自歌以侑焉詞曰乾坤如昨歎往事淒涼長才蕭索  
都非人民俱換非是舊時城郭世事恰如棋子

難着勝與敗似一場春夢何須驚馬愕  
寥落相見處

異鄉漸覺清宵酌說到英雄身同夢  
盡畫劍鋒蓮鐔看

浮雲變態休問誰強誰弱堪歎惜  
這一番歸去似遠東歸

明日水歸二人曰唐有紅線今有碧線  
當令送君也至則

一好女今年可十七八負竹箱隨真文  
同送君美青城道

上顧謂曰後會難期請為起舞碧線  
開箱取白丸四大如

雞卵乃雌雄劍也二人引而伸之飛躍  
上下須臾天地晦

冥風雲慘澹惟於塵埃中見電光  
翁歛交繞互纏君美股

戰行不成步回望其形如  
崖殊無有路君美乃氣

不得出目不得合常石  
心膽俱落每罷失二人

所在獨碧線傍立君美倒皮囊中酒共飲伺夜擲君美手  
東南而逝將三更許抵家但見金珠在榻碧線亡去久矣  
竟不知其何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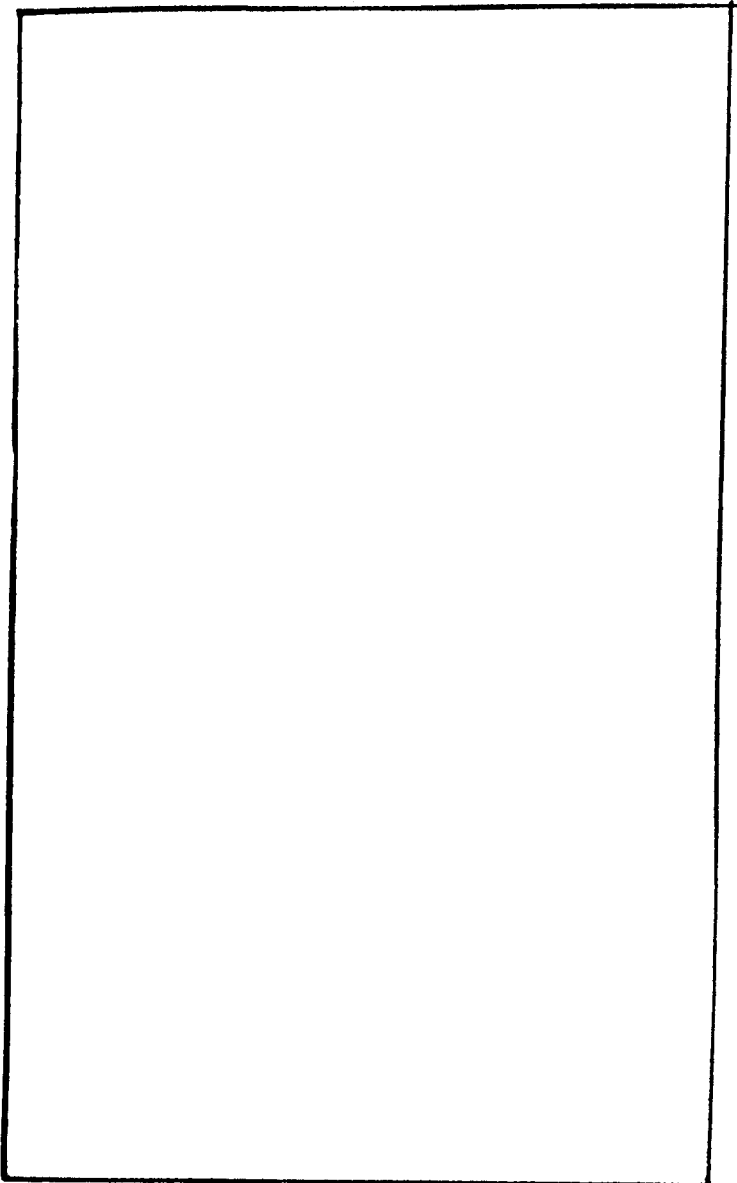
### 李十一娘

李十一娘者求福李師翁之女也師翁能為越方以其術  
療病病無不立愈然時時與人戲若有物人亦以此憚之  
諸公候之者門外之轂相擊也金錢衣食雖不佃作而  
於饋遺矣時求福令王教者循州人也暴酷好殺以師  
惑眾逮繫論死於是十一娘自械詣寺門請父罪不許  
得以身代亦不許竟榜笞殺之十一娘乃密懷利刃



刺教而教出入侍衛甚衆百計不能得因自破面使瘡  
不可知潛至循州聞教母好方求長生不死之藥十一  
雅傳父方郎為女道士居教傍近觀行禁架之術隱  
入變幻不測令教母聞之教母聞果召女道士十一娘  
大言年數百歲其方取日精月華為藥服之能拔宅飛昇  
教母大喜奉千金為壽跪而請之十一娘佯為辭謝固請  
乃許而卻其金曰吾藥能使海水化為黃金且亦安事金  
為矣遂令教母及子孫親戚齋戒五日後五日夜半皆會  
十一娘陰為鶴酒手自斟酌一時皆死絕無人焉十一娘  
乃盡斷其頭題壁而去三日外門不開隣舍撞入見之

生索舞於月下相與言曰牀上貴人柰何又曰寢矣更升  
階入殯所拆發昇觀於月中破而取其尸廉割肢體環坐  
共食之血流於庭衣物狼籍舒翰恐怖且痛之自念曰向  
叫我作貴人我今擊之必無苦遂潛取帳外竿忽於暗中  
擲出大叫擊鬼鬼大駭走舒翰乘勢逐之西北隅逾垣而  
去有一鬼最後不得上舒翰擊中流血乃得去家人聞變  
急起來救舒翰具道其事將收餘骸及至殯所儼然如故  
而暇處亦無所見舒翰恍惚以為夢中驗其牆有血其上  
有迹竟不知其然後數年舒翰顯達



廣異編卷之十四

印月軒主人彙次

幻術部一

申毒國道人

燕昭王七年沐胥之國來朝即申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  
人名尸羅問其年云百四十歲荷錫持瓶云發其國五年  
乃至燕都喜術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四  
諸天神仙巧麗特絕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人皆長五  
分四唱之音如真矣尸羅噴水為雲霧閣數里關鎖  
突為疾風霧霧皆止又吹指上浮屠漸入雲裏又

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始出之時纔一二寸稍至八尺而  
而風至雲起即以一手揮之則龍虎皆入耳中又張口向  
日則見人乘羽蓋駕鸚鵡直入於口內復以手抑其上而  
聞衣袖之中轟二雷聲更張口則向所見羽蓋鸚鵡相隨  
從口中出尸羅常坐日中漸二覺其形小或化為老叟或  
變為嬰兒倏忽而死香氣盈室時有清風來吹之更生如  
向之形呪術術惑神怪无窮

襄陽老叟

唐并華者襄陽鼓刀之徒也常因遊春醉卧漢水濱有一  
老叟叱起謂曰觀君之貌不是博徒我有一斧與君君但

持此造作必巧妙通神他日慎勿以女子為累華因拜受之華得此斧後造飛物即飛造行物即行至於上棟下宇危樓高閣固不煩餘办後因遊安陸間止一富人王枚家知華机巧乃請華臨水造一独柱亭工畢枚盡出家人以觀之枚有一女已喪夫而還家容色殊麗罕有比倫既見深慕之其夜乃踰垣竊入女之室其女甚驚華謂女曰不從我必殺汝女荏苒同心焉其後每至夜竊入女室中他日枚潛知之即以厚賂遣華華察其意謂枚曰我寄君之家受君之惠已多矣而復厚賂我我異日无以為答齒一巧妙之事當作一物以奉君枚曰何物也我无

敢留華曰我能作木鶴令飛之或有急但乘其鶴即于  
之外也枚既常聞因許之華即出斧斤以木造成飛鶴一  
雙唯未成注目枚怪問之華曰必須君齋戒始成之能  
若不齋戒必不成就枚遂齋戒其夜華盜其女俱乘而歸  
襄陽至曙枚失女求之不獲因前行入襄陽以事告州牧  
州牧密令撈求果擒華州牧怒杖殺之所乘鶴亦不能自  
飛

猪嘴道人

洛陽李獻少年豪邁以財雄一鄉常薄遊阡陌間遇心愜  
目適雖買一笑擲錢百万不靳宣和聞其本守自南郡解

邱還洛家富聲樂列屋一寵姬寂殊秀天麗西都人家徒  
妾以百數名倡千人莫能出其右嘗以暮春遊名園玩賞  
牡丹偕侶相携穿花徑嚬望見兀兀如癡寄目不暫瞬姬  
亦窺其容狀口雖笑叱而心頗慕之兩人遙相注意俱不  
能出言恨恨而去明日又邂逅於別圃度無由得狎方寸  
憤亂搖搖若風中懸旌思得暫促膝成須臾驩罄百計不  
就時有猪嘴道人者售異術於塵中能顛倒四時生物人  
莫能識嚬獨厚遇忽造門求醉嚬欣然接納深思扣以其  
事或能副所欲乃設盛饌延款且以誠告客初難之請置  
再四乃笑曰姑試為之嚬拜曰果遂願不敢忘報明日



往城外社壇四顧無人拈一片瓦呵祝移時以付獻曰吾  
去矣爾持此於庭壁間上下劃之當如頽矣善藏此瓦每  
念至則懷以來獻謹受教劃壁未幾劃然中閤竦身而入  
徑趨曲室內斗帳畫屏極為華美婦卧其中宿醒未醒見  
人驚起頰頰微怒曰誰家兒郎強暴至此輒入房院誰引  
汝來獻卻立凝笑不敢言熟視良久蓋真所願慕者婦人  
亦悟而笑畧道曩事即登榻共卧相與極懽既而曰太守  
且至即宜引避疾回後會可期也遂循故道而出壁合如  
初瓦故在手攜還家珍秘於櫝過三日率一遊每見愈款  
眈經累月杳無人知曾其密友賈生者訝獻久不相過意

其有奇遇潛伺所向迹至社壇側歎覺而捨去曹騰詰問不能隱具以始末告之賈不信曰果爾吾豈不可往邪如不吾同當發其妖幻首於官且白某太守嚙甚懼曰今日已暮矣俟明日同詣道人謀之拂旦往道人不悅曰機已泄恐不能神當作別計城西某家有園池之勝能從吾飲乎皆曰幸甚即具酒肴偕往小飲一亭前有大假山道人酒酣振衣起舉手指劃山石一峰中分兩人就視見巖巖山水花木靚麗漁舟從溪上來碧桃紅杏繽紛方注目道人登舟其去如飛賈引袖力挽石縫遽合傷其指兩人杳無踪矣它日兩人復至社壇用前法施之已無

然怨悔而歸後訪乳醫嘗出入太守家者使密扣門  
中恍惚與一男子燕私今久不復然矣

### 北山道者

唐張守珪之鎮范陽檀州密雲令有女年十七姿色絕人  
方病踰年醫不愈密雲北山中有道者衣黃衣在山數年  
年備有道術令自至山請之道人既至與之方女病立已  
令嘉厚予緡資居月餘女夜卧有人與之寢而私焉其人  
每至女則昏寢及明人去方復如常如是數夕女懼告母  
母以告令乃移床近已夜而同之覺床動掩焉擒一人遷  
命燈至乃北山道者令縛而誣之道者泣曰吾命當終被

惑乃爾吾居北山六百餘載未嘗到人間吾今垂千歲矣  
昨蒙召殷勤所以到縣及見公女意大悅之自抑不可於  
是往來吾有道術常晝夜能隱其形所以家人不見今遇  
此厄夫復何言令竟殺之

楊抽馬

楊望才字希呂蜀州江源人為兒童時言動已異常人與  
華陽富家某氏子游甚狎嘗欲貸錢二十千富子靳弗許  
夜偶於外室聞扣門聲曰我東家女也夫使酒見逐夜不  
可遠去幸見容一宿富子欣然延納與其寢慮人知覺  
曉呼起香不應但聞血腥滿室挑燈照之見女身置二

鮮血橫流如方被殺者駭怖幾絕自念此奇禍非楊不可救亟奔其家排闥入告急楊曰與君交厚緩急當濟之前日相從假貸拒不我答今急而求我何也富子泣拜引咎楊笑曰此易耳無庸憂持吾符歸寘室中亟閉戶切勿語人富子謝曰果蒙君力當奉百萬以報曰何用許錢但貸我二萬足矣遂以符歸惴惴如戒遲明潛窺室中不見尸一榻皎然若未嘗漬汗者不勝喜即日攜錢且具酒殺往謝楊曰吾家兀隘不可飲盍相與出郊乎遂行訪酒家命席對酌視常釪婦絕似前夕所偶者唯頰色萎黃婦亦頰屬自類有所疑呼問之對曰兩日前夢人召至一處少年

留連竟夕暨寤體中殊不快不住血下如注幾二斗乃止  
今猶奄奄短氣平生未嘗有此疾也始悟所致蓋其魂云  
王道士

楊太真生而有玉環在其左臂環上有八分太真二小字  
故小名玉環馬嵬變後明皇朝夕思惟形神憔悴有道士  
以少君術求見上極其寵待冀得復見即死不憾道士出  
袖中筆墨索細黃絹誦呪呵筆畫一女人像若天師所畫  
將符僅類人形而已使上齋戒懷之凝神定意想其平  
三日夜不懈道士曰得之矣上以像觀之乃真貴妃  
也上喜甚道士笑曰未也請具五色帳結壇壝而祭之

十五六聰慧端正之女二十四人齊聲歌子建步虛詞道士復焚符誦呪吸煙呵像上次命諸女一一如方呵之至定昏時請上自秉燭入帳中先是道士以五色石示上謂之衡遙以少許研極細和以諸藥令作燭外畫五色花謂之還形燭上既入道士命侍者出反閉金扉以歲蕤鑰鑰之於是大真在帳中見上泣曰以天下之主不能庇一弱女何面顏復見妾乎沉香亭下月中之誓何在也上亦淚下言馬嵬之變出於不意其言甚多太真意少釋輿上曲盡綢繆勝於平日脫臂上玉環內上臂天未明道士啟扉曰宜別矣上出帳回視不復更見惟玉環宛然在臂耳道

士具言太真所以尸解今見為某洞仙甚悉多所秘道士  
姓王名舟不知何許人要其術過於李夫人是邪非邪遠  
矣

趙十四

許至雍妻某氏儀容澹雅蚤歲亡沒至雍頗感歎每風景  
閑夜笙歌盡席未常不悲嗟至雍八月十五夜於亭前聽  
琴既月已久忽覺簾屏間有人行嗟吁數聲至雍問曰誰  
人至此必有異也良久聞有人語云乃是亡妻云若欲得  
相見過趙十四莫惜三貫六百錢至雍驚起問之乃無言  
見自此常記其言則不知趙十四是何人也後數年



閑遊蕪州時方春見少年十餘輩皆婦人妝乘畫船將鬪  
吳太伯蒨許君因問曰彼何人也而衣裾若是人曰此州  
有男巫趙十四者言事多中為土人所敬伏此皆趙生之  
下輩也許生問曰趙生之術所長者何也曰能善致人之  
魂耳許生乃知符其妻之說也明日早詣趙十四具陳懇  
切之意趙生曰某之所致者生魂耳今召死魂又令生人  
見之某久不為不知召得否知郎君有重念之意曰神理  
已有所自某安得不為召之乃計其所費之直果三貫六  
百耳遂擇良日於其內灑掃焚香施牀几於西壁下於簷  
外結壇場致酒脯呼嘯舞拜彈胡琴至夕令許君處於堂

內東隅趙生乃於簷下垂簾卧不語至三更忽聞庭有人  
行聲趙生乃問曰莫是許秀才夫人否聞吁嗟數四應云  
是趙生曰以秀才誠意懇切故敢相迎夫人無怪也請夫  
人入堂中逡巡似有人招簾見許生之妻澹服薄妝拜趙  
生徐入堂內西向而坐許生涕泗嗚咽君行若此無枉橫  
否妻曰此皆命也安有枉橫因問兒女家人及親舊間里  
等事往復數十句許生又問人問尚佛經呼為功德此誠  
有否妻曰皆有也又問冥間所重何物曰春秋奠享無不  
得然最重者漿水粥也趙王致之須臾粥至向口如食  
之復如故許生又曰要功德否妻曰某平生無惡豈有

手足下前與為者亦已盡得良父趙生曰夫人可去矣  
多時即有謫妻乃出許生相隨泣涕曰願惠一物可以  
為記妻泣曰幽寘唯有淚可以傳於人代君有衣服可接  
一事於地許生脫一汗衫寘之於地其妻取之於庭樹前  
懸一樹枝以汗衫蔽其面大哭良久揮手却許生掛汗衫  
樹枝間若乘空而去許生取汗衫視之淚痕皆血也許生  
痛悼數日不食趙生名何蘇州人

周生

唐太和中周生者廬於洞庭山時以道術濟吳楚人多  
敬之後將抵洛穀之間途次之頃陵舍佛寺中會有三四客

昔來時方中秋其夕霽月澄瑩且吟且望有說開元時明  
皇遊月宮事因相語歎曰吾輩塵人固不得至其所柰何  
周生笑曰某嘗學於師亦得焉且能挈月致之懷袂子信  
乎或患其妄或喜其奇生曰吾不為則妄矣因命虛一室  
翳四垣不使有纖隙又命以筋數百呼其僮繩而架之且  
告客曰我將梯耶月去聞呼可來觀乃閉戶久之數客步  
庭中且伺焉忽覺天地曠晦仰而視之郎又無纖雲俄聞  
生呼曰某至矣因開其室生曰月在某衣中耳請容觀焉  
因以舉之其衣中出月寸許忽一室盡明寒逼肌膚生曰  
子不信我乎客再拜謝之願收其光因又閉戶其外尚

晦食頃方如物

蒲老人

嵩山少林寺元和中常因風歇有一老人杖策叩門求宿  
寺人以闔門訖更不可開乃止寺外空室二間請自止宿  
亦無牀席老人即入屋二更後僧人因起忽見寺門外大  
明怖而視之見老人所宿屋內設茵褥翠幘異常華盛又  
見陳列穀饌老人飲噉自若左右亦無僕從訝其所以又  
不敢開門省問但衆伺之至五更後老人睡起自盥洗訖  
懷中取一葫蘆子大如拳遂取牀席帳幙凡是用度悉納  
其中無所不受收訖以葫蘆子內懷中空屋如故寺僧駭

異開門相與謁問老人辭謝而已僧因留之住問其姓名云娃潘氏從南嶽北遊太原其後時有見者

### 胡媚兒

唐貞元中揚州坊市間忽有一妓丐者不知所從來自稱姓胡名媚兒所為頗甚怪異旬日之後觀者稍稍雲集其所丐求欲獲千萬一旦懷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裏烘明如不隔物遂置於席上初謂觀者曰有人施與滿此瓶子則足矣瓶口剖如葦管大有人與之百錢或數錢然有聲則見瓶間大如粟粒衆皆異之復有人與之錢投之如前又有與萬錢者亦如之俄有好事者

萬二十萬皆如之或有以驢馬入瓶中見人馬皆如蠶太  
動行如故須臾有度支兩稅綱自揚子院部輕貨數十車  
至駢觀之以其一時入或終不能致將他物往且謂官物  
不足疑者乃謂媚兒曰爾能令諸車皆入此中乎媚兒曰  
許之則可綱曰且試之媚兒乃微側瓶口大喝諸車輅輅  
相繼悉入瓶中歷匕如行蟻然有頃漸不見媚兒即跳  
身入瓶中綱乃大驚遽取撲破求之一無所有從此失媚  
兒所在後月餘有人於清河北逢媚兒部領車乘趨東平  
而去是時尋捕道為東平帥也

江陵尹王潛有吏才所在致理但薄於義在江陵日有京兆呂氏子以饑寒遠謁潛潛不為禮月餘在逆旅未果還。有市門監俞叟者見呂生往來有不足色召而問之呂曰我居渭北貧苦未達無以奉親府帥王公中表丈也以親舊自遠而來雖入謁未嘗一問亦命之所致耶叟曰我亦困者無以問吾子之急今夕可泊我宇下展宿食之敬呂諾之既延入推簷破牖致席於地坐語且父所食陶甕粟而已叟曰吾嘗學道於四明山偶晦於此適聞王公嘉舊甚訝之因覆一缶於地俄頃乃舉以視之有一紫塊長五寸許纒指之謂呂曰此王公也呂熟視酷類



戒曰呂生爾之中表侄也以甘旨無朝夕之給自贖下中  
里而至而宜厚其館殺當金帛為贈何恃貴忘故之如是  
耶紫衣者卑揖若受教之狀遂不復見及旦雙促呂歸其  
逆旅潛召呂館之宴語累日將戒途助以僕馬橐囊甚厚

### 柳秀才

貞元末開州軍將冉從長輕財好士儒生道者多依之有  
畫人審采圖為竹林會甚工坐客郭壹柳城二秀才每以  
氣相軋柳忽盼圖謂主人曰此畫巧於體勢失於意趣今  
欲為公設薄伎不施五色令其精采殊勝如何冉驚曰素  
不知秀才此藝然不假五色其理安在柳笑曰我當出入

畫中治之萱抵掌曰君欲給三尺童子乎柳因要其賭亦請以五千低負舟亦為保柳乃騰身赴圖而城坐客大駭圖表於壁衆漠索不獲久之柳忽語曰郭子信未替若出畫中也食頃瞥自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祇及此衆視之覺阮籍圖像獨異唇若方嘯審未睹之不復認舟畫其得道與郭俱謝之數日竟他去宋存壽處士在舟家自擊其事

### 東流道人

池州東流縣村墟嘗有少年數輩相聚於酒肆賭博每歲歲三千被酒戰酣一道人容狀嶺武策鐵柱杖儼然

既而曰添我一分同戲可乎衆相視欲不許漫應之曰  
民小小作劇不足煩先生道人必欲預席裏不得已容之  
入社既蹴踘圍坐乃笑曰忘帶錢來且劇賭俟了後結筭  
若我輸却當一一奉還滿坐同言豈有是理不將一文隨  
身如何可賭道人怒目曰汝曹任意喝五喝六偏不看我  
衆恃人多交口肆罵至云定是個配軍賊道人奮起毆兩  
人背各一拳登時氣絕搖撼不醒或走報鄰里或只遙望  
恐其逸去必牽累入獄稍近前將為拘執之勢道人持柱  
杖示之曰來者就死洋洋而行旁若無人店人以竹籬遮  
兩尸候里正及縣吏相檢至夜尸忽作聲蹶起守者大叫

有鬼奔而出兩人曰我何嘗死且來聽說子細稍稍還寤  
之云日午正賭之際被道人邀我去吃酒痛飲二十盃不  
覺大醉困卧於此今已豁然衆猶疑不信共坐天明而歸  
道人不知所之

### 張山人

唐曹王貶衡州時有張山人技術之士王常出獵因得群  
鹿十餘頭圍已合計必禽獲無何失之不知其處召山人  
問之山人曰此是術者所隱遂索水以刀禁之少頃於水  
中見一道士長纜及寸負囊拄杖敝敝而行衆人視之  
不見者山人乃取布針就水刺道士左足遂見鱗尾

郎告曰此人易追止十餘里遂命走向北逐之十餘里  
見道士跛足而行與水中見者狀貌同遂以王命邀之道  
士笑而來山人曰不可責怒但以禮求請之道士至王問  
鹿何在曰鹿在也向見諸鹿無故即死故哀之所以禁隱  
亦不敢放今在山側耳王遣左右視之諸鹿隱於小坡而  
不動王問其患足之由曰行數里忽患之王召山人與之  
相視乃舊識焉其足尋亦平復乃是柳州連山觀侯生即  
從容遣之未期有一客過柳州寄宿此觀縛馬於觀門糞  
污頗甚觀主見而責之客大怒詬罵道士而去未十日客  
忽遇張山人山人謂曰君方有大厄蓋有所犯觸客郎說

前日與道士爭罵之由山人曰此異人也為君致禍却速  
往辭謝之不然不可脫也彼為雷厄君今夕所至當截一  
栢木長與身齊致所卧處以衣衾蓋之身別處一室以東  
木作丁字七枝釘地依北斗狀仍建辰位身居第二星下  
伏當免矣客大驚登時却迴求得栢木來柳州宿於山館  
如言設法半夜忽大風雷雨雷電震於前屋須臾電光直入  
所止客伏於星下不敢動電入屋數四如有搜獲之狀不  
得而止北明前視栢木已為粉矣客益懼奔謝觀主哀感  
生命又而方解謂客曰人不可輕也毒蛇之輩尚能害人  
豈合無狀相忤乎今已捨子矣客首罪而去遂求張山人

厚報之也

中部民

唐元和初有天水趙雲客遊鄜州過中部縣僚有燕吏檢一人至其罪不甚重官僚欲縱之雲醉固勸加刑於是杖之累百雲出塞行及蘆子關逢一人要之言款日暮延雲下道過其居去路數里於是命酒傷酌既而問曰君省相識耶雲曰未嘗此行實昧平生復曰前某月日於中部值君某遭罹橫與君素無仇隙奈何為君所勸因被重刑雲遂起謝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豈虞於此獲雪小耻乃令左右拽入一室室中有大坑深三丈餘坑中唯貯酒精

十斛剝去其衣推實於中饑食其精渴飲其汁於是昏  
幾一月迺縛出之使人感頰鼻額援掖支體其手指肩脚  
皆解舊形提出風中倏然凝定至於聲韻亦改遂以賤  
蓄之為烏延驛中襍役累歲會其弟為御史出按靈州獄  
雲以前事密疏示之其弟言於觀察使李銘由是廢卒討  
尋盡得奸宄乃復滅其黨臨刑亦無隱匿不前後如以  
改人者數世矣

### 青城道士

偽蜀青城山道士能幻術往往入錦城施其法有所  
濟擊歸洞穴或聞其行甚穢官吏中有識者頗惡之



成都誘引富室及勳貴子弟皆潛而隨之或於幽僻宅中灑掃焚香設榻張帷則獨於室內作法或召西王母或巫山神女或麻姑鮑姑神仙皆應召而至與之杯饌寢處生人無異因令學者隙而窺之歡笑罷則自簾帷之前躡足而去又忽於地中化出金樓衆皆覩之惑衆頗甚其民間少年膏粱子弟滿城如狂少主知其妖密使人禽之累月不獲後有人報云已出竿橋門去因使人以猪狗血齋行至青城路上三十餘里及之遂傾血沃之不能施其術及下獄訊之云年年採民家處子住山中行黃帝之道死於巖穴者不知其數豪貴之家頗遭淫穢少主不欲彰其

惡潛殺之

李處士

李文公翱自文昌宮出刺合肥郡公性褊直方正未嘗信  
巫覡之事郡客李處士者自云能通神人之言言事頗中  
合郡肅敬如事神明公下車旬月迺投刺候謁禮容甚倨  
公謂曰仲尼大聖人也而云未知生焉知死子能賢於宣  
父邪生曰不然獨不見阮生著無鬼論精辨宏贍人不能  
屈果至見鬼乎且公骨肉間旦夕常有違疾沉困者忍親  
溺而不援玆公愈怒立命械繫之夫人背疽明日內潰膿  
不食昏瞑百刻不醒遍召醫藥曾無少瘳愛女一人既

未嫁環床呱呱而泣自歸咎於文公之桎梏李生也公以  
死與義重且奮情牽不得已解纜綫而祈叩之則曰若手  
翰一文俟夜當祈之宜留墨篆同焚當可脫免仍誠曰慎  
勿箋易鈔繫他無所須也公竟受教即自草祝語潔手書  
之公性褊且疑數紙皆悞不能爽約則又再書炬地更深  
疲於毫硯尅意一副繕札稍嚴而寤傳之中竟箋一字既  
逾時刻遂并符以焚焚畢呻吟頓滅合室相慶黎明李生  
候謁公深德之生曰禍則見免猶謂遲遲誠公無得漏畧  
何為復注一字公曰無之生曰祝詞在斯因探懷以出示  
則昨夕所書之文也公驚愕慚服避席而拜酌之厚幣竟

無所取旬日告別不知所往疾亦漸間

鼎州汲婦

鼎州開元寺多寓客有數客同坐寺門見嬾人汲水一客善幻術戲惱之使挈水不動不知彼婦尤善幻也顧而言曰諸君勿相戲客不答頃之曰依然須校法乃可擲其擔化為小蛇客探懷取塊粉畫地作二十餘圈而立其中蛇不能入婦人汲水喫之稍大於前又懇言官人莫相戲客固自若蛇突入直抵十五圈中再喫水叱之遽大如椽徑躡中圈將嚙客婦人又諭止客猶不聽蛇即其足纏繞至項不可解路人聚觀且數百同寺人欲走訴官婦笑曰

傷也引手取蛇投之地依然一檐耳笑謂客曰汝術未精何敢若此若值他人汝必死矣客再拜悔謝隨詣其家為弟子云

梁僕毛公

福唐梁紕居城中嘗往某鄉求福縣視田一僕毛公操舟半塗值暮望遠岸民家男女雜沓若有所營毛語梁曰彼方賽神當往求酒肉來獻即絕茅挽之微作叱咤良久寂無應者毛窘怖失措亟入舟舉一盆覆其首俄風雲晦真嘈噴小舟搖棹如舞一物鏗然有聲墜盆上若刀劍之臨已上響止風息盆碎為四五片但有半破簷管在焉毛喜

而出曰彼伎倆極矣本只是寄個消息去戲覓祭除不然  
他便起惡意反要相害今救之不難不欲為官人作業且  
當小報之乃拈亂釋一把糞爐火焉其家應時煙起焰合  
轉眴間焚室廬幾半上人徒侶十餘人攜酒壺壺豚蹄  
一雙奔造水次見毛遜謝若蚤知是毛公自當祗奉何  
意却成激觸恕其罪過納微物毛為撲滅釋煙彼家炎  
炎方熾隨手頓息但已焚者不可救耳求福人大率好奉  
妖術而毛伎最高故勝之也兩下皆洞曉其名若外人遇  
之危矣

潘成

廣州人潘成敗香藥如成都擔村郎遇一道人謂曰君  
母食時倘有烏鵲及異物登案剥啄時切不可食其餘  
仍須尾逐之俟其落處急擊前有所獲越三日潘方食有  
人鳥自外飛入見人不懼舒徐就器中攫食潘憶道人語  
急擊之鳥突起潘攜挺奔逐鳥翔飛而去離地只數尺終  
不能高舉約二十里力乏墜地化為老嫗又擊之嫗悲鳴  
求納金贖命乃相隨行又十許里到江岸小山下有茆廬  
嫗叩門一女子年可十五六出迎置酒相款其家雖觸事  
野寂而酒饌精潔器用雅素不用白金為之酒罷女奉黃  
金十兩與客潘喜甚忘其為異物也遽受而辭歸告其逆

云 族夫人且將同訪黎且復往一無所見蓋此姬習幻術者

第十四卷終



中國圖書集成  
人事典

廣豔異編卷之十五

邱月軒主人彙次

幻術部二

竇致遠

竇致遠者蔡州伏羲縣人所居曰甘谷堡以聚生童自給  
為人放曠不拘小節嘗從村墅還家行遇古寺基下聞其  
上有人笑談升高以望見十餘輩衣冠形貌若古之王侯  
傳觴縱飲竇失聲大呼俱亡所在遺杯盤數器皆白角  
作因取以歸併得古文書一冊沿途展視蓋左道之術  
寔心學之食息不置久之盡驗能呼雲召雨意之所欲

致於前又素善卜筮虜正隆四年六月亢旱里人和雨  
應曰翌日當滂沛矣至日火雲鏤空淨无陰翳父老交織  
詰之竇曰諸君速歸湏臾雨必至衆既去竇詣後圃井傍  
取桶繩浸於水叩齒拋擲俄為龍雷聲震轟而甘霖傾瀉  
周匝二十里田苗勃具有惡子窺見其擲繩之幻告於官  
縛入郡治郡守便釋縛以好語問之對曰致遠穷書生也  
何能為所學者則劇術耳守命面呈一枝乃解腰間勒帛  
置地上一喝即卓立奮登其顛歌舞而下又解阜緜布地  
叱之研然成烏鱗廷下人怖畏奔走竇曰无傷也鱗盤旋  
之際已生鱗甲鬚鬣鱗鱗暴起化為飛龍遽乘之而去

板橋店記

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從何來寡居年三十餘无男女亦无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為業然而家甚富多有駟畜往來公私車乘不逮者輒賤其估以濟之人皆謂之有道故遠近行旅多歸之元和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是宿烏客有先至者六七八人皆據便榻季和後至最得深處一榻二隣比主人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給諸客甚厚夜深置酒與諸客會飲極歡季和素不飲酒亦與言笑至二更許客醉倦各就寢三娘子歸室閉闔息燭人皆熟睡袖季和展轉不寐隔壁聞三娘子悉虛語

物之聲偶於隙中窺之即見三娘子向壁下取燭挑明之  
後於巾箱中取一副耒耜并一木牛木偶人各大六七寸  
置於竈前含水噴之二物便行走小人則牽牛駕耒耜遂  
耕床前一席地來去數出又於箱中取出一裹蕎麥子授  
與小人種之須臾生花發麥熟令小人收刈持踐可得七  
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磴成麩訖却收木人子於箱中即取  
麩作燒餅數枚有頃鷄鳴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灯置  
新燒餅於食牀上與客點心季和心動遽辭開門而去即  
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圍牀食燒餅未盡忽一時踣地  
作駢鳴須臾皆變成駢矣三娘子盡驅入店後而盡沒其

賈財季和亦不告於人私有慕其術意後月餘日季和紅  
東都迴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所見既至  
復寓宿焉三娘子歡悅如初其夕更無他客主人供待甚  
厚夜深殷勤問所欲季和曰明晨發請隨事點心三娘子  
曰此事無疑但請穩睡半夜後季和窺之見一依前所為  
天明三娘子具盤食果罍燒餅數枚於盤中訖更取他物  
季和乘間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之覺也季和歸  
發就食謂三娘子曰適會某自有燒餅請撤去主人者  
待他賓即取已者食之方食次三娘子送茶出來季和  
請主人嘗客一片燒餅乃揀所易者與啜之繞入口

子據地作驢聲立變為驢甚壯健季和即乘之發兼盡  
木牛與木人子等然不得其術試之不成季和乘策所變  
驢周遊他處未嘗阻失日行百里後四年乘入關至華嶽  
廟東五六里路傍忽見一老人拍手大笑板橋三娘子何  
得作此形骸因捉驢謂季和曰彼雖有過然遭君亦甚矣  
可憐許父從此放之老人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擘開三  
娘子自皮中跳出宛若鷓身向老人拜訖走去更不知所  
之

李秀才

唐部郎中陸紹元口中嘗看表兄於定水寺因為說僧與

嘗餌時菓隣院僧亦邀之良父僧與一李秀才偕至乃  
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煮新茗巡時匝而不及李秀才  
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  
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隣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  
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怒曰我與上  
人素未相識焉知子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說變場  
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  
舉手袖中據兩膝叱其僧曰麓行阿師爭敢輒無禮註  
何在可擊之其僧房門後有筇杖子子跳出連擊其僧  
衆亦為敵護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也李獲此



此僧向牆僧乃負牆拱手色青短氣唯言乞命李又曰  
師可下階僧又趨下自投無數衲鼻敗頰不已衆為請之  
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然此為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大  
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矣

韓生

桂林有韓生嗜酒自云有道術人初不大聽重之也一日  
欲自桂過明同行者二人俱止桂林郊外僧寺而韓生亦  
來夜不睡自抱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衆共往視之則見  
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入籃狀爭戲之曰子何為乎韓生  
曰今夕月色難得我懼他夕風雨儻夜黑留此待緩急爾

衆笑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弊杓如故衆益哂其妄及月  
行至邵平共坐江亭上各命僕辦治殺膳多市酒期夜適  
會天大風俄日暮風益亟燈燭不得張坐上墨黑不辨眉  
目矣衆大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黦韓生曰子所貯月光  
今安在寧可用乎韓生為撫掌而對曰我幾忘之微子不  
克發我意即狼狽從舟中取籃杓而一揮則白光燎焉  
見於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盡如秋大晴夜月也  
激灑秋毫皆睹衆乃大呼痛飲達四鼓韓生者又酌數盃  
收之籃夜乃黑如故始知韓生果異人也

紫金梁

永樂中 文皇帝崇信二教遣使脩武當山德張二事

道士建羅天大醮道心尤篤 上一日宴坐文樓見雲際

冉冉一物下近則羽衣黃冠士也鶴駕翩跹駐欄楯外

上問何人答曰臣上帝侍臣以明年春建白玉殿遣臣為

陛下索紫金梁一枝其長二丈某月某日來取言訖杳然

西方而逝 上召群臣問之衆言此必真人安有人而鶴

遊空駐者侍郎夏原吉獨不信曰此幻術也天之蒼蒼二精

氣所為寧有白玉為殿而金其梁之理即使有之上帝當

示人以儉不應以侈至是 上狐疑未決居數日又見此

羽士乘鶴而降曰梁不為鑄以臣為諫乎上帝震怒將遣

雷神下擊薄示小警 上深謝未遑又翻然而沒已而雷  
擊謹身殿 上大懼亟命工範金為梁而內庫黃金不足  
乃令天下里甲各出金五錢凡半年金集使鼓鑄為梁如  
其所云二丈而夏公終不以為然 上聞之笑曰卿儒者  
泥常之見耳兩度鶴降豈皆誣罔原吉不敢言已而梁告  
成奏表天曾復見道人乘鶴至 上曰梁當與女何以携  
去答曰不難叱二鶴啣之而去原吉又以為妄 上密使  
人察之原吉戒以天下金殆盡至金賤處則其所窟穴底  
陝西華山下果有人售黃金者其直甚賤乃隨之至山麓  
人礪升三峯如履平地使者不能及乃令道士賈向

絙以升見六七方士方共斷金見人即起沃之以血不中  
皆飛升而去但持半梁還奏上始悔悟而嘆原吉之有  
識

### 陳季卿

陳季卿者家於江南辭家十年舉進士志不就無成歸  
獲輦下藹書判給夜食常訪僧於青龍寺遇僧他適因息  
於暖閣中以待僧還有終南山翁亦伺僧歸方擁爐而坐  
揖季卿就爐坐久謂季卿曰日已脯矣得無餒乎季卿曰  
實饑矣僧且不在為之柰何翁乃於肘後解一小囊出藥  
方寸止煎一杯與季卿曰粗可療饑矣季卿啜訖充然暢

通饑寒之苦洗然而愈東壁有寰瀛圖季卿乃尋江南路  
因長嘆曰得自滑泛於河遊於洛沫於淮濟於江達於家  
亦不悔無成而歸翁笑曰此不難致乃命僮童折堦前一  
竹葉作葉舟置圖中渭水之上曰公但注目於此舟則如  
公向來所願耳然至家慎勿久留季卿熟視之稍覺渭水  
波浪一葉漸大席帆既張恍然若登舟始自渭及河維舟  
於禪窟蘭若題詩於南楹云霜鐘鳴時夕風急亂鴉又望  
寒林集此時輟棹悲且吟獨向蓮花一峯立明日次潼關  
登岍題句於關門東晉通院門云度關悲失志萬緒亂心  
機下坂馬無力掃門塵滿衣計謀多不就心口自相

作羞歸計還勝羞不歸自陝東凡所經歷一如前願句  
至家妻子兄弟拜迎於門側有江亭晚望詩題於書齋云  
立向江亭滿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園已逐浮雲散鄉  
里半隨逝水流川上莫逢諸釣叟浦邊難得舊沙鷗不疑  
高髮未蓬暮吟對遠山堪白頭此夕謂其妻曰吾試期近  
不可久留即當進棹乃吟一章別其妻云月斜寒露白此  
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離歌棲鳳管別鶴怨  
瑤琴明夜相思處秋風吹半衾將登舟又留一章別諸兄  
弟云謀身非不早其柰命來遲舊友皆霄漢此身猶路岐  
北風微雪後晚景有雲特惆悵清江上區區趁試期一更

後復登葉舟泛江而逝兄弟妻子慟哭於家謂其鬼物也  
一葉漾漾遵舊途至於涓濱乃賃乘復遊青龍寺死然凡  
山翁擁褐而坐季卿謝曰歸則歸矣得非夢乎翁笑曰後  
六十日方自知時日將晚僧尚不至翁去季卿還主人後  
二月季卿之妻子賫金帛自江南來謂季卿厭世矣故來  
訪之妻曰某月某日歸是夕作詩於西齋并留別二章始  
知非夢明年春季卿下第東歸至禪窟及關門蘭若見所  
題兩篇翰墨尚新後年季卿成名遂絕粒入終南山去

張真人

咸化中真人張某家居忽一道人自空而降曰吾天



仙翁也奉帝命求有道者觀子清脩故特將引雲鶴  
可能同升乎真人疑之延坐忽飛去明日復至太息言曰  
僞綠難遇以公之才而不我信命也真人乃厚加款敬問  
有何能曰無所不能出丹點汞隨手成紫金飛符召將立  
現於前剪紙為禽獸飛舞與真者無異真人益敬事之乃  
出白金數百兩令治黃冶又出金銀器為宴聆其談洞曉  
玄秘雖伯陽子訓不是過也居數日席卷所有飛去草知  
所之真人憇忿曰吾為天下道師而受妖人欺罔胡顏世  
間耶即設壇召將問之云此人得奇術日飛萬里今在湖  
廣之某山當為吾師致之物可得人不可殺也尅期而去

至日見神將縛道人至所失物隨擲於地真人以木符  
之將論獻於朝一夕復失所在

倣詭部

吳約

宣教郎吳約字叔惠道州人以父左朝奉郎民瞻遺澤補  
官再仕廣右自韶州錄曹赴吏部磨勘家故饒財且久在  
南方多蓄珠翠香象奇貨駿馬及鞍勒可直千緡悉攜自  
以隨待引見留滯數出遨嬉服御麗好又與隣近寓館諸  
客相習熟有宗室趙監廟挈家居百步間志同道合以  
酒饌果蔬來致餉吳亦荅以南中珍異趙邀至居舍精

骨肉時取其衣衾洗濯縫紉細意慰帖曲盡精致周  
久令妻衛氏出相見美色妙年吳為之心醉遂同飲席酒  
酣以往笑狎譎浪目成雲雨忘形無間趙殊不動容唯恐  
宿之不我顧如是者屢矣一日趙從吳假僕馬欲往婺吳  
立遣衛密使蒼頭持簡來約未申前後詰彼云機不可  
失吳傲然不行至是入遠閣張筵偏坐極其歡適善謳且  
慧點唱醉應和出入意表及暮遂留宿將就枕忽聞扣扉  
甚急乃趙生歸衛棟汗變色命侍妾收撤觴豆掃除殺核  
方畢趙從外來吳欲竄去而不得其門衛目之俾趨伏床  
下衛見趙激浪如山渡江不得暫歸

拂曉即東矣索湯濯足置盆於前且洗且澆須臾間水流  
滿地吳衣裳濟楚慮為所污數展轉移避窻窻有聲趙乘  
燭照見大叱使出口與君本非親舊但念羈旅中故相援  
熱今交游累月何意所為若是吾妻係宗婦豈得輒犯明  
當執以告官此舉由淫婦始且先痛箠然後斷之以法吳  
頓首謝愆遂與衛並施束縛坐於地上鞭衛背數十趙取  
酒獨酌且飲且罵以賤畜醜詆衛不敢對但悲泣咽趙乘  
劔疾視如將揮擊夜過半方熟睡衛語吳曰今日之事固  
我誤官人亦是官人先有意向我不可謂隨手事敗為爾  
用宗陰刑責所不加儻坐奸論只同常人我委身受

足道將來猶可嫁與市井細民妻妾官人何吳曰汝夫  
 吾財耳衛口實然趙睡起訶言愈切吳請輸金贖罪  
 曰我忝為天胄以妻子易賄邪吳乞憐不已願納百萬弗  
 應增至三倍乃並鞍馬服玩盡賂之始肯解縛使自狀其  
 過乃放歸壯夫數輩盡掇資裝去同郵多為不平或謂曰  
 彼豈真宗婦哉蓋猾惡之徒結娼女誘餌君而君不悟也  
 吳大恚悒擬訟諸府縣往視昨處空無一迹怨恨欲死囊  
 中枵然幾無餬口之費迨改秩再往連州陽山縣歸所喪  
 既多心志罔罔而且貽里社姻友譏議常如醉夢中遂感  
 疾沉綿未赴官而卒

楊戩館客

楊戩貴盛時嘗往鄭州上冢挈家而西其姬妾留京師者  
猶數十輩中門大門悉加高鎖但壁隙裝輪盤傳致食物  
監護牢甚有館客在外舍一妾慕其風標置梯踰屋取以  
入恣其歡昵將曉送之去次夕復施前計同列漫聞之遂  
展轉延納逮七八晝夜賂舉院奴使勿言客不勝困憊而  
報戩且至亟升至屋兩股無力不能復下戩還家望見疑  
其非所處始為物所憑祟遣扶下招道士唎治因憂而  
是迷惑了不自覺經旬良愈戩固深惡其姦故置  
極口慰謝客謂事已秘弗洩矣一日召與共飲竟

室則有數壯士挽執縛於卧榻上持刀剖其陰剥出  
痛極暈如戩命以常法灌傳藥此數者蓋素所用工也  
後十餘日僅能起坐喚湯沃面但見墮鬚在盆無數日以  
益多已而儼然成一宦者自是主人待之益厚常延入寢  
閣與妻女同宴飲蓋知其不必防閑且以爲玩具也客素  
與方務德相善每休沐輒出訪尋是時半歲無聲迹皆傳  
已死偶出游相國寺遇之於大悲閣下視其形模容色疑  
爲鬼客呼曰務德何忽然無故人意乃前揖之客揮手洒  
涕道遭變本末深自咎悔云何顏復與士友接待貪戀餘  
生未忍死耳後不知所終

王朝議

宣和中吳人沈將仕調官京師方壯年攜金千萬肆遊觀  
適近邸鄭李二生與之游一飲一食三子者必參會周旋  
且半年歌樓酒場所之既倦頗思逍遙野外一日約偕行  
過一池見數圉人浴馬望三子之來迎喏頗肅沈驚異以  
為非所應得鄭李口此吾故人王朝議使君之隸也去之  
而行又數百步李謂沈曰與其信步浪遊棲棲然無所歸  
宿曷若跨王公之馬親謁之手翁常為大都家資絕重  
姬侍喜賓客今老而抱疾諸姬悉自離心而防禁苛第  
吾曹至必傾倒承迎一夕之歡可立得君有意否乎



修言動之沈大喜即回池邊李鄭喚馬圍人謹奉令罷來  
請所往曰到汝使君宅遂連轡按轡轉兩坊曲得車門門  
內字字華遂李先入報出曰主人聞有客喜甚但久病倦  
懶不能具冠帶願許便服相延已而翁出容止固如士大  
夫而衰態堪掬揖坐東軒命設席杯棹果饌咄嗟而辦雖  
不腆飫皆雅潔適口小童酌酒過三行翁嗽且喘喉間痰  
聲如曳鋸不可枝梧起謝曰體中不佳而上客倉卒惠顧  
不獲盡主禮奈何顧鄭生代居東道曰幸隨意劇飲僕姑  
小歇者藥併服少定復出矣沈大失想興緒亦闌珊散步  
於外將捨去又未忍忽闌坐中歡笑擲骰子聲穴屏窺

之明燭高張中寘巨案美女七八人環立聚博李徑入  
袂衆女曰李秀才汝又來斫攬遂廁其間且櫛且笑沈神  
志搖蕩頓足曰真神仙境界也何由使我預此勝會乎鄭  
曰諸人皆王翁侍兒翁方在寢恐難與接對非若我曹與  
之無間也沈禱曰吾隨身篋中適有茶券子某為我辭倘  
得一餉樂願畢矣鄭逡巡乃入睚盱偵伺良久介沈至局  
前衆女咄曰何處兒郎突然到此鄭曰吾友也知今宵良  
會故願拭目女曰汝得無與松子良誘我乎一姬取酒滿  
酌為沈飲醕無餘姬詫曰俊人也戒小鬟伺朝議睡竟  
報乃共博沈志得意逞每采輒勝須臾得千緡諸姬奴

首飾為之一空鄰引其肘曰可止矣沈心不在賄索酒蕪  
筭有姬最少艾敗最多愠而起挾空樽至前曰只作孤注  
一決此主人物也幸而勝固善脫有不如意明日當遭鞭  
垂勢不得不然同席爭勸止或責之皆不聽沈愀一擲敗  
為傾樽倒物蓋實以金釵珠琲評其直三千緡沈反其所  
擲又去探腰間券盡償之尚有餘錢方擬再角勝俄聞朝  
議大嗽索唾壺急衆女推客出奔入房三人趨諸原飲處  
翁使人追謝約後數日復相過沈歸邸卧不交睫鷄鳴而  
起欲尋盟拂旦遣召二子云已出侯之壬午春不至遂走  
王氏宅審之屋空無人詢旁側居者云事以無王朝議

之市但惡少年數輩偕平康諸妓飲博於此耳始悟  
計是時囊裝垂罄鄭李不復再見云

薛氏子

有薛氏二子野居伊闕先世嘗典大郡資用甚豐一日木  
陰初盛清和屆候偶有扣扉者啟闕視之則一道士也草  
履雪髯氣質清古曰半途病渴幸分一杯漿二子延入賓  
位雅談高論深味道腴又曰某非濁漿者杖藜過此氣色  
甚佳自此東南百步有五松亂偃在疆內否曰某之良田  
也道士愈喜因屏人曰此下有黃金百觔寶劍二口其氣  
隱隱浮張翼間張翼洛之分野其壽之久矣黃金可以分

贈親屬甚困者其龍泉自佩常位極人臣某亦請其一効  
斬靡之術二子大驚異道士曰命家僮役客輩悉具盃鉢  
候擇日癸土則可以自驗矣然若無術以制則逃匿黃壤  
不復能追今俟良宵剪方為壇用法水噀之不能遁矣且  
戒僮僕無得洩者問其結壇所須曰徽纒三百尺赤黑索  
也隨方色綵纒素甚多洎几案爐香裯褥之具且曰某非  
利財者假以為法又用祭膳十座酒茗隨之器皿須以中  
金者二子則竭力經營尚有所缺貸於親友又言某善點  
化之術視金銀如糞土常以濟人之急為務今有囊篋寓  
紫微宮欲以暫寄二子許諾即召人負荷而至巨笈有四

重不可勝緘鑄甚嚴祈託以寄旋至吉日因大設法  
五松間命二子拜祝訖亟令返居閉門以俟且戒無得  
隙某當効景純散髮銜劍之術脫為人窺則禍立至俟  
法畢當舉火相召可率僮僕備香鍾來及夜而發之冀得  
靜觀至寶也二子依所教自夜分危坐專望燭光杳不見  
舉不得已闢戶覘之默絕影響步至樹下則擲盃覆器飲  
食狼籍絲縷器皿悉皆攜去輪蹄之跡錯於其所疑用微  
纜束固以遁因發所寄之笈瓦礫實中自此家產甚困失  
信於人驚愕憂慚默不得訴

真珠姬

宣和六年正月朔五日京師宣德門張燈賣近家皆設帳於  
門外兩廡觀者億萬一宗王家在東偏有姻族居西遣青  
衣邀其友真珠姬者曰若肯來當遣兜轎至女年十七八  
歲未適人顏色明豔服御麗好聞呼喜甚請毋欲行時日  
猶未暮少頃轎從西幄來昇以去又食頃青衣復與一轎  
至王家人語之曰姬已去矣青衣駭曰方來相迎安得有  
先我者於是知為奸黠所欺亟告於開封散遣賊曹迹捕  
其家立賞揭二百萬求訪杳不可得明年三月都人春遊  
見破轎在野有女子哭聲無人肯與扣窓詢之乃真珠也  
走報其家取以歸露髮鬢鬢不施朱粉望父母擲身大哭

父乃能言初上車時不復由正路其行如飛俄入一狹道  
漸進漸暗車止而出乃是古神堂鬼卒十餘輩執其杖夾  
立坐者髯如戟面闊尺餘目光如炬我懼而泣拜比即叱  
曰汝何人敢奸吾靈宇便使人捽拽裸衣用大杖撻二十  
杖畢痛不可忍昏昏不知人稍甦乃在密室內一媪拊我  
甚勤為洗瘡敷藥將護一月甫能起先遭奸污然後售於  
某家為妾主人以色見寵同列皆妬嫉因同浴窺見瘡痕  
語主人云我為女時嘗與人姦受杖矣主人原知我行止  
至是乃曰若果近上宗室女何由犯官刑遂相棄還付原  
牙僧家猶念舊愛不督餘顧直僧家既先得金多且異



敗露不敢再驚以乘未晚送於野亦幸不死耳乃知尚來  
神堂所見皆群賊詐為之

張祐

進士崔涯張祐下第後多遊江淮嘗嗜酒侮謔時輩或乘  
其飲興即自稱豪俠二子好尚既同相與甚洽崔嘗作俠  
士詩云太行額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  
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徃徃傳於人口曰崔張真俠  
士也因此人多設酒饌待之得以互相推許後張以詩上  
鹽鐵使授其子漕粟小職薄有資力一夕有非常人粧束  
甚武腰劍手囊中貯一物流血殷於外入門謂曰此非

豪俠士居也曰然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仇人之非  
年矣今夜獲之喜不能已因指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  
酒店否命酒飲之飲訖曰去此三四里有一義士予欲解  
之若濟此夕則平生恩怨畢矣聞公氣義能假予十萬緡  
否立欲酌之是予願畢此後赴蹈湯火誓無所憚張深喜  
其說且不吝嗇即傾囊燭下籌其緣素中品之物量而與  
焉客曰快哉無所恨也遂留囊首而去期以卻回既去及  
期不至五鼓絕聲杳無踪跡又慮囊首彰露以為已累客  
且不來計無所出乃遣家人開囊視之乃承首也由是豪  
俠之氣頓衰矣

臨安武將

向巨源為大理正其子士肅因出謁呼寺隸兩人相隨階  
所謂院長者也到軍將橋遇婦人蓬髮垂泣而來一武士  
着青紵絲袍如將官狀執劍率騎衝其後唾罵切齒時以  
鞭痛擊怒色不可犯又有健卒十輩負繫箱篋行路爭駐  
足以觀士肅訝其事院長曰只是做一場經紀耳肅殊不  
曉使踪跡其由徐而來言浙西一後生官人赴銓試寓於  
三橋黃家客店樓上每出入下樓常見小房青簾下婦人  
往來姿態頗美心慕之詢茶僕曰彼何人僕感額對曰一  
店中為此婦所苦二年矣問何為曰頃歲某將士攜妻居

此房十許日去欲往近郡留妻守舍物約不過旬時則  
杳無信婦無以食主人不免供其二膳久而不能供然  
季在邸者輪供焉未知何日可了此業債也生喜曰可得  
一見乎曰彼乃良人妻夫又出外豈宜如是曰然則致少  
飲饌為禮可乎曰若此則可於是買合食送之明日婦人  
却以勸酒一椀答謝生生愈注意信宿復致餉婦亦如前  
以報生買酒自酌使茶僕捧一杯下為壽饋至於三彊僕  
必盡力邀請婦固辭不獲勉登樓一酬亟趨下生覺可動  
厚賂此僕使游說他日再至遂留坐從容久而不復自  
浸淫及亂相從兩月許婦人與生曰我日日自下而對

目所視終為人所疑君若從而相就似兩便也生滿意遇  
至立攜囊索卜真隣室而身與婦人處甫兩夕平日未櫛  
洗望見一丈夫長六尺餘自外至婦變色顫悸曰吾天也  
生遽走避彼丈夫直入室叱詈捽妻髮亂筆生委身從後  
門竄凡所賣皆遺席卷方迷戀時足跡不出戶庭竟未嘗  
赴也蓋少年多資且不解事故為惡子所誘陷耳

寧王

寧王善獵於鄆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高鑰甚固命發  
視之乃一少女也詢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仕昨夜  
遇一夥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其至此舍擊上訴治態橫

生王驚悅之遂載以後乘時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  
之值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不冠子女即日表上之且具  
所由上令老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鄴京食店有僧二人  
以万錢獨賃房一日夜言作法事唯昇一櫃入店中夜深  
膈膊有聲店主怪日出不起啟門視之有熊衝人走去二  
僧已死体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大哥善能必置  
此僧也莫氏能為新聲當時号莫才人轉

第十五卷終

月...  
...

...

フ

廣輿異編卷之十六

印月軒主人吳果次

徂異部

梵玄國記

開元中前進士張佐常為叔父言少年南次鄆杜郊行見  
有老父乘青驢四足白腰背鹿革囊顏甚悅懌旨趣非凡  
始自斜徑合路佐甚異之試問所從來叟但笑而不荅至  
再三叟忽怒叱曰年少子乃敢相逼吾真盜賊椎埋者耶  
何必知從來佐遜謝曰向慕先生高躅願從事左右耳叟  
曰深責叟曰吾無術教子但壽永者子當嗤吾潦倒



復乘促走佐亦撲馬趣之俱至逆旅叟枕鹿囊寢衣  
乃貰白酒將飲試就請曰單瓢期先生共之叟跳起曰此  
正吾之所好何子解吾意耶飲訖佐見叟色悅徐請曰小  
生寡昧願先生賜言以廣聞見他非所敢望也叟曰吾之  
所見梁陳隋唐耳賢愚治亂國史已具然請以身所異者  
語子吾字文周時居岐扶風人也姓申名宗慕齊神武因  
改宗為觀十八從燕公子謹征梁元帝於荊州州陷大軍  
將旋夢青衣二人謂余曰呂走天年人向主壽不千吾乃  
請占夢者於江陵市占夢者謂余曰呂走迴字也人向主  
住字也豈子住乃壽也時留兵屯江陵善遂陳情於校尉

拓跋烈許之因却詣占夢者曰住即可矣壽有術乎占者  
曰汝前生梓童薛君冑也好服術藥散多尋異書日誦黃  
老一百紙徙居鶴鳴山下草堂三間戶外駢植花竹泉石  
縈繞八月十五日長嘯獨飲因酣大言曰薛君冑疏澹若  
此豈無異人降旨忽覺兩耳中有車馬聲因積然思寢頭  
纔至席遂有小車朱輪青蓋駕赤犢出耳中各高二三寸  
亦不覺出耳之難車有二童綠幘青帔亦長二三寸憑軾  
呼御者踏輪扶下而謂君冑曰吾自堯玄國來向聞長嘯  
月下韻甚清激私心奉慕願接清論君冑大駭曰君曠出  
吾耳何謂堯玄國來一童子曰堯玄國在吾耳中君曠

能處我君胄曰君長二三寸豈復耳有國土倘若有之國  
人當盡焦螟耳二童曰胡為其然吾國與汝國無異不信  
盍從吾遊或能便留則君離生死苦矣一童因傾耳示君  
胄君胄覘之乃別有天地花卉繁茂薨棟連接清泉縈繞  
巖岫杳冥因捫耳投之已至一都會城池樓堞窮極壯麗  
君胄徬徨未知所之顧見向之二童已在其側謂君胄曰  
此國大小於君國既至此盍從吾謁蒙玄真伯蒙玄真伯  
居大殿墻垣階陛盡飾以金碧垂翠簾帷帳中間獨坐  
伯身衣雲霞日月之衣冠通天冠垂旒皆與身等玉童四  
人立侍左右一執白拂一執犀如意二人既入拱手不敢

仰視有高冠長裾綠衣人宣青紙制曰肇分太素國既有  
億爾淪下土賤卑萬品聿臻於此實由冥合况爾清乃躬  
誠叶於真宰大官厚爵俾宜饗之可為主籙大夫君胄拜  
舞出門即有黃帔三四人引至一曹署其中文簿多所不  
識每月亦無請受但意有所念左右必先知當使供給因  
暇登樓遠望忽有歸思因吟曰風軟景和煦異香馥林塘  
登高一長望信美非吾鄉因以詩示二童子童子怒曰吾  
以君質性冲寂引至吾國鄙俗餘態果乃未去鄉有何境  
耶遂疾逐君胄如陷落地仰視乃自童子耳中落已在  
甚處隨視童子亦不復見因問諸隣人云失君胄已七人

年矣君胃在彼如數月未幾而君胃卒生於君家即今身也占者又云吾前生乃出耳中童子以汝前生好道已得到兜玄國然俗態未盡不可長生然汝自此壽千年矣吾受汝符即歸因吐朱絹尺餘令吞之占者遂復童子形而滅自是不復有疾周行天下名山迨茲向二百餘歲然無所見異事甚多並記在鹿革中因啟囊出二軸書甚大字頗細佐不能讀請叟自宣畧述十餘事其半昭然可紀其夕將佐畧寢及曉已失叟後數日有人於灰谷湫見之叟曰為我致意於張君佐遽尋之已不復見

賈脫

賈耽在滑州境內天旱耽召大將二人謂曰今歲荒煩君  
二人救民也皆言苟利軍州死不足辭耽笑曰君可專為  
健步明日當有兩騎衣慘緋所乘馬蕃步鬣長經市出城  
可隨之識其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將乃裹糧衣皁衣尋  
之果有二緋衣經市至野行二百餘里暎大塚而滅遂露  
石表之信速而返耽大喜發數百人具畚鍤與二將諸徃  
發塚獲陳粟數十萬斛人竟不之測又有部民家富於財  
而父偶得疾身體漸瘦糜粥不通日飲鮮血半升而已其  
家憂懼乃多出金帛募善醫者自兩京及山東諸通醫人  
無不至者雖接待豐厚率皆以無效而旋後有人自剗

來診候旬日亦不識其狀乃謂其子曰某之醫家傳三世  
矣凡見人之疾則必究其源今觀叟則惘然無知豈某之  
藝未至而叟天降之灾乎然其聞帥府博學多能蓋異人  
也至於卜筮醫藥罔不精妙子能捐五十千乎其子曰何  
用曰將以遺御吏候公之出以車載叟於馬前使見之倘  
有言則某得施其力矣子如其言公果出行香見之注視  
將有言為監軍使白事不覺馬首已過醫人遂辭去其父  
後語子曰吾之疾是必死之徵今頗煩躁若厭人語爾可  
載吾城外有山水處置之三日一來省吾如死則葬之於  
彼其子不獲已載去得一磐石近池置之悲泣而歸其父

忽見一黃犬來池中出沒數四狀如沐浴既去其水即舐  
叟渴欲飲而氣弱力微乃肘行而前既飲則覺四體稍輕  
飲之不已即能坐子驚喜乃復載歸家則能飲食不旬日  
而愈他日賈帥復出至前所置車處問曰前度病人在否  
吏報今已平復公曰人病固有不可識者此人是虱癥世  
間無藥可療湏得千年木梳燒灰服之不然則飲黃龍浴  
水此外無可治也不知何因而愈遣吏問之叟具以對公  
曰此人天與其疾而自致其藥命矣夫時人聞之咸服公  
之博識則醫士所謂異人者信矣

鈕婆



鄂州司法闕某有傭婦人姓鈕闕給其衣食以充黽使年長謂之鈕婆并有一孫名萬兒年五六歲同來闕氏妻亦有小男名封六大小相類闕妻男常與鈕婆孫同戲每封六新製衣必易其故者與萬兒一旦鈕婆忽怒曰皆是小兒何貴何賤而彼衣皆新而我兒得其舊甚不平也闕妻問曰此吾子爾孫僕隸耳吾念其與吾子年齒類故以衣之柰河不知分理自此故衣亦不復得矣鈕婆笑曰二子何異也闕妻曰僕隸那與好人同鈕婆曰審不同某請試之遂引封六及其孫悉內於裙下着地按之闕妻驚起奪之兩子悉為鈕婆之孫形狀衣服皆一不可辨乃曰此郎

同矣。閨妻大懼，郎與司法同祈，請懇至曰：「不意神人在此，自此一家敬事不敢以舊禮相待矣。」良久，又以二子致裙。下按之，郎各復本形。閨氏乃移室居，鈕婆厚待之，不復使役。積年，閨氏頗厭怠，私欲害之，令妻以酒醉之。司法伏戶下，以鐵擊之，正中其腦，有聲而倒。視之，乃栗木長數尺，夫妻大喜，命斧砍而焚之。道盡鈕婆自室中出，曰：「郎君何戲之酷耶？」言笑如前，殊不介意。鄆州之人知之，閨不得已，自白於觀察使，入見。次忽有一閨，司法已見，使言說形狀，異聞遂歸。及到家堂前，已有一閨，司法先歸矣。妻子莫辨之，又哀求鈕婆，涕泣拜請，良久，熱相抱，却成一人。

其家不復有加害之意至十數年尚在關氏之家亦無患耳

大曆士人

唐大曆中有士人獨行到鳳皇臺望見一男子與一婦人相和而歌聲徹雲際婦人歌曰深閨閑鎖難成夢那得同衾共繡床一自與郎江上別霜天更自覺宵長男子和曰織阿斂照窓風起漸覺霜寒逼玉床幽恨從來無早暮不知宵漏向人長又歌曰愁聽黃鶯喚友聲空閨曙色夢初驚窓前捲有花牋紙難寄妾心字字明和口遙知把筆怯禽聲密語書來屢自驚若道花牋傳不盡幽情含處已分

明又歌曰寂靜旋閨度歲年並頭蓮葉又如錢愁人獨  
那堪此安得君來獨枕眠和曰愁多四月日如年金錯  
無買醉錢滿地落花愁不寐非關明月夜遲眠又歌曰卧  
病匡床香屢添夜深猶有一絲煙懷君無計能成夢更恨  
沾聲到枕邊和曰寒燈未滅夜愁添輕帳垂羅薄似煙志  
却閨中病無寐空教魂夢到君邊歌罷其人迫而視之乃  
二獸焉一類猪而體特高蔚有文采一類龍而小徧體純  
黃色其人驚而走行者問之因語其故共往觀之寂然無  
所見惟竹書一束在地取視簡策幾段文不可辨惟有  
隸書地出梓桐偽失其衆邪去之立言灌平獲誦於古有

年得斯人慈心勿用筆冠日輪二十二字

劉氏子妻

劉氏子者少任俠有膽氣常客遊楚中淮陰縣交遊多市井惡少鄰人王氏有女求聘之王氏不許後數歲因饑遂從戎數年後役罷再遊楚鄉與舊友相遇甚歡常恣遊騁書事弋獵夕會狹邪因出郭十餘里見一壞墓棺柩暴露歸而合飲酒時將夏夜暴雨初止衆人戲曰誰能以物送至壞塚棺上者劉秉酒恃氣曰我能之衆曰若審能之明日衆置一筵以賞其事乃取一壻同會人列名於上今生特去餘人飲而待之至獨行夜半至墓月初上如有物墜

踞棺上諦視之乃一死婦也生捨樽於棺上負此屍而歸衆方歡語忽聞生推門如負重之聲門開直入燈前直屍於地卓然而立不施粉黛髻髮半披一座絕倒亦有奔走藏伏者生曰此我妻也遂擁屍致床同寢衆人驚懼至四更忽覺口鼻微微有氣診視之即已蘇矣問所以乃王氏之女因暴疾亡不知何由至此未明生取水與之洗面濯手整釵髻疾以平復乃聞鄰里相謂云王氏女將嫁暴卒未殮昨夜因雷遂失其屍生乃以告王氏王氏悲喜乃嫁生焉衆咸歎其冥契亦服生之不懼也

揚知春

開元中忽相傳有殭人在地一千年因墓崩殭人復生不食五穀飲水吸風而已時人呼為地仙者或有呼為妾者或多知地下金玉積聚焉好行吳楚齊魯間有二賊乘殭人言乃結克徒十輩於濠壽開發墓至盛唐縣界發一塚時呼為白茅塚發一穴其塚有四房閣東房皆兵器弓矢鎗叉之類悉備南房皆繒絲中奩隔皆錦綺上有牌云周夷王所賜錦三百端下一隔皆金玉器物西房皆漆器其新如昨北房有玉棺中有玉女儼然如生綠髮稠直皓齒編貝纒織脩短中度若素畫焉衣紫帔繡襪朱履新香可愛以手循之體如煖焉玉棺之前有一銀樽酒滿克徒競

飲之甘香如人間上罇之味各取其錦綵寶物王女左手  
無名指有玉環賊爭脫之一賊揚知春曰何必取此諸寶  
已不少久不可脫競以刀斷其指指中出血如赤豆汁知  
春曰大不仁有物不能贖卒斷其指痛哉衆賊出塚以知  
春為詐共欲殺之一時舉刀皆不相識九人自相砍俱死  
知春獲存遂却送所掠物於塚中粗以土瘞之而去知春  
詣官自陳其狀官以軍人二十餘輩脩復復尋討銘誌終  
不能得

王守一

唐貞觀初洛城有一布衣自稱終南山人姓王名守一



負一大壺賣藥人有求買之不得者病即死或急趨  
人授與之者其人旬日後必染沉痾也柳信者世居洛陽  
家累千金唯有一子既冠後忽於眉頭上生一肉塊歷使  
療之不能除去及聞此布衣遂躬至禱請既至其家乃出  
其子以示之布衣先焚香命酒脯猶若祭祝後方於壺中  
探一丸藥嚼傳肉塊復請具樽俎須臾間肉塊破有小蛇  
一條突出在地約長五寸五色爛然漸漸長及一丈已來  
其布衣乃盡飲其酒叱蛇一聲其蛇騰起雲霧昏暗布衣  
欣然乘蛇而去不知所在

廬山漁者

廬山中有一深潭名落星潭多魚釣者後唐長興中有釣者得一物頗覺難引連躍至岸見一物如人狀戴鐵冠積歲每首裹之意其本則太重意其石則太輕漁者置之潭側後數日其物上有泥滓每苦為風日所剝落又經雨淋洩忽見兩目俱開則人也歎然而起就潭水盥手頤面感漁者驚異共觀之其人即語漁者本處土地山川之名及朝代年月甚詳審問訖却入水中寂無聲迹然竟無一人問彼所從來者南中吏民神異之為建祠壇於潭上

張茂先

張茂先傳述記嘗為建安從事遊於洞宮遇一人

問華曰君讀書幾何對曰華之未讀者則二十年内未盡  
有之也若二十年外則華固已盡讀之矣其人論議超然  
華頗內服相與驩甚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  
入數步則別是天地宮室差我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  
人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室則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  
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三犬守之華問故荅曰  
此皆玉京紫薇金真七瑛丹書紫字諸秘籍指二犬曰此  
龍也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如三墳九  
丘禱祝春秋亦皆在焉華心樂之欲賃住數十日其人笑  
曰君癡矣此豈可賃地耶即命小童送出華問地名對曰

新塚福地也華甫出門忽然自閉舉回視之但見雜草藤  
蘿繞石而生石上苔蘚亦合初無縫隙撫石徘徊久之望  
石下拜而去攀後者博山志多瑣錄中所得帝使削去可  
惜也

### 崩武安

隋崩武安蔡州人有巨刀善弓矢會嵩山南有大虫為患  
甚往射之漸至深山忽有異物如野人手開大虫皮冒武  
安身上因推落澗下及起已為大虫矣惶怖震駭莫知所  
為忽聞鐘聲知是僧居往求救果見一僧念金剛經  
俯伏其僧以手摩顛忽爆作百聲顛已破矣武安

中出即具述前事又撫其背隨手而開既出金身裝履  
在有少大虫毛益先炙瘡之所粘也從此遂出家專持金  
剛經

### 程頤

程頤稅居新昌里調選不集貧而復病有老嫗謂曰君貧  
病吾能救之復能與君致妻言訖而去是夜三鼓有人  
云陳尚令持禮來頤莫測其由開關乃送綾絹數十束頤  
問陳尚何人也使者曰醫也乃付藥一丸令帶之能愈一  
切疾頤帶之果疾愈數日後夕有大旋風入頤居須臾風  
定見擔輿三乘有一女一青衣從之間其故曰越州扶餘

縣趙明經之女父母配爭前扶餘射程顏適為大風飄至此顏無所遣因納之既而以其事驗之信然而越州自有  
人與顏姓名同

活玉巢

塾屋吏魁召士人訓子弟館於門士人素有蛀牙一日復作左腮掀腫遂張口卧意似膏騰忽聞有聲發於齧齧若切切語言人馬喧闐漸次出口外痛頓止至半夜却聞早來之聲仍云小都郎回活玉巢矣似呵喝狀頰上秦蠶然直入口彈指頃齒大痛詰旦且告主人勸呼巫祝用藥士人從之痛已腫消竟不知何怪

王布女

求真年東市百姓王希知書藏鏹千萬商旅多賓之有女  
年十四五豔麗聰悟鼻兩孔各垂息肉如皂莢子其根如  
麻線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錢數百萬治之不差  
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問布知君女有異疾可一見吾能  
止之布被問大喜即見其女僧乃取藥色正白吹其鼻中  
少頃摘去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賞之白金梵僧曰吾  
脩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遂珍重而去行疾如飛  
希亦意其賢聖也計僧去五六坊復有一少年美如冠王  
騎白馬遂扣門曰適有胡僧到無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

其人吁嗟不悅曰馬小踈足竟後此僧布驚異詰其故曰  
上帝失樂神二人近知藏於君家方鼻中我天人也奉上  
帝命來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吾當誰以譴矣布方作禮舉首  
而失

海王三

山陽海王三者父轉賈泉南航巨浸為風濤敗舟同載數  
十人俱溺王得一板自託任其簸蕩到一島嶼傍遂步  
行山間幽花異木珍禽怪獸多中土所未識而風氣和柔  
不類巒嶠所至空曠更無居人王憇於大木下莫知所  
忽見一女子至問曰汝是甚處人如何到此王以



溺告女曰然則隨我去女容狀頗秀美髮長委地不梳櫛  
語言可通曉舉體無絲縷撲撒蔽形王不能測其為人耶  
爲異物耶默念業已墮它境一身無歸亦將畢命豺虎死  
可立待不若姑聽之乃從而下山抵一洞深杳潔遠是耀  
常如正晝蓋其所處但不設庖爨女留與同居朝夕餉以  
果實戒使勿妄出王雖無衣衾可換易幸其地不甚覺寒  
暑故亦可度歲餘生一子迫及周醉女采果未還王信步  
往水涯適有客舟避風於岫隩認其人皆舊識也急入洞  
抱兒至徑登舟女繼來度不可及呼王姓名罵之極口悲  
啼撲地氣幾絕王從蓬底舉手謝之亦爲掩涕舟已張帆

乃得歸楚兒既長楚人字為海王三

### 利路知縣女

淳熙五六年間有官人赴利州路縣宰自房陵金州西上到洋川界地名石王子一女墜驕墮於棧道崖中知不復可救舉家拊膺頓足痛哭而去請傍近隔塘寺招魂追脩後一日僧早入佛殿見仙花一餅在几上念無所從來尚未深訝明日復然旋着意窺覘乃筭年女子也素非檀信又子子獨來疑之遍詢左右數十百家皆無此女因隨其所之抵棧崖而隱證以為鬼而且供花之勤未嘗少懈後三年多厥父官滿還次其處寺僧以告宰垂泣言如何

我得一見僧曰明日伺於佛殿恐可值遇如期女果來置  
花徑出其行如飛宰急步逐之望其下崖不可得語於是  
留信宿慕漁人布網崖口遂得之父母抱拊悲痛未敢喜  
徐扣其生死曰初墮落時不在石不在水適處藤盤上略  
無所傷攀緣下草中睡每日但食花草數旬以往不覺寒  
饑衣裳漸斷壞唯聯木葉自蔽而身體絕輕可飄飄然升  
崖上覩仙花滿棧谷因采以供佛今再獲人世蓋冥佑也  
父母與之歸鄉里及嫁如常

王仁裕

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纔三四尺兩眼

亦不知其來往之迹牀頭有一柳箱可尺餘封鎖甚密人未嘗得見其中物常戒諸孫曰如我出慎勿開此箱開則我不回也諸孫中有一無賴者一日醉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牀頭取封鎖柳箱開之其中止有一小鐵篋子餘無他物自此祖母竟不回矣

### 侯適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適入城至劍門外忽見四廣石壁大如斗適愛之收藏於書籠負之以驢因歌鞍取看管為金適至城貨之得錢百萬市美妾十餘人大開第宅

近甸置良田別墅後乘春景出遊盡載妓妾隨從下車  
設酒榼忽有一老翁負大笈至坐於席末逼怒而詬之命  
蒼頭扶出叟不動亦不嗔恚但飲滿啖炙而笑云吾比來  
求君債債耳君昔將我金去不記憶乎盡取適妓妾十餘  
人投之書笈亦不覺笈中之窄負之而趨走若飛鳥適令  
蒼頭馳逐之斯須已失所在自後適家日貧却復昔日生  
計十餘年却歸蜀到劍門又見前者老翁攜所將之妾遊  
行儻從極多見適皆大笑問之不言逼之又失所在訪劍  
門前後並無此人竟不能測也

村正妻

河北村正妻新死未殮日暮其兒女忽覺有樂聲漸近至  
庭宇屍已動矣及入房如在梁棟間屍遂起舞樂聲復起  
屍倒旋出門隨樂聲而去其家驚懼時月黑亦不敢尋遂  
一更村正方歸知之乃折一桑枝如臂被酒大罵尋之入  
墓林約五六里復聞樂聲在一栢林上及近樹樹下有火  
荧々然屍方舞矣村正舉杖擊之屍倒樂聲亦住遂負之  
而返

### 臂龍

大江金山寺有行者素佻健嘗晝寢同袍者戲畫一  
其臂頭尾鱗鬣狀頗逼真行覺而見之戲曰吾寢而

龍豈非天授乎當黥之以成其異乃以針刺而加墨  
數月墨色漸紫又數月其紋稍々隱起約高一黍米  
雨之夕此龍蜿蜒如動一臂為之搖々不安行病之它日  
澡於江江水為之開豁數丈此臂騰掉上下如非已有者  
行益以為神時時潛沒水中見鼉鼉魚鼈歷歷在目一日  
自念曰金山盤踞江心其下宜有根著盍探之乃下投窺  
至江底見山根大僅數抱若一柱擎其山焉因運臂撼之  
山為搖盪不止屋宇皆動僧怖以為地震焚香祝三寶  
頃而定行登山知而竊笑之旬日乃為同袍說其實因具  
言臂龍之神同袍驚以白長老長老曰此妖人也潛請

江生官請殺之官謂誣罔不為理僧惧其為已累也醉  
而縊之行既亡龍亦頓逝竟無異焉

### 海賈

天觀中廣南有海賈使帆風逆飄至一所舟中一客老於  
海道起四顧变色語衆曰此海外怪洋我昔年飄泛至此  
百怪出沒幾喪厥生今不幸再來性命未可知也至日  
天水皆黃濁有獨山峙水中央山巔大石崩巨聲振  
水高丈餘黑雲亘山橫起雲中兩朱塔隱隱然有光  
遂移舟四望龍怪也舟裏持弓矢滿引鳴鉦鼓自  
聖人善於舟中水面持金剛杵轉轉舟中



授經文乃沒老者曰此不宜夜泊盡入怪港指示  
迅急轉盼即到夜深燈泊港心風止月明老者令  
百塊以待需索或問之曰第為備勿問也二更有  
然來欲相並亟擲飯與之且唾且罵彼人爭奪而  
舟益多或出或沒擲飯如前時約四更始散去老  
皆覆舟鬼也視舟行月中無影若無以克其飢害  
矣天將曉張帆前進水氣腥熾大鱗千百出沒波  
至一高岸隆然如山多荆棘少壯三數人登岸問  
五里見長城橫亘不知藝極高百尺到一門兩巨  
各以一手持衆髻拄於大木抄入門攜火盆出取

投火中灸至焦黑分食之既攜盆復入衆悉畏駭共議曰  
若再吾屬無噍類矣斷髮沿水疾馳至舟中急解維雖老  
者亦不知為何處幸風便猶數月到家

王氏贊

宿州符離北境農民王友聞居邑之蔡村與弟友諒同處  
娶邑人秦彪女天性狼戾日夜譖諒竟分村出外或經年  
不相面諒嘗乞蠶種於兄秦以火熯而遺之諒妻如常法  
煖浴以俟其出過期亦但得其一已而漸大幾至百觔秦  
氏伺諒夫婦作客東村但留稚女守舍秦呼其夫同歸  
婦女往庖下直入蠶房見蠶卧牖畔喘息如牛食葉

雨聲秦鞭以巨挺每一擊輒吐絲數舫秦震怖魂魄俱喪  
急促夫歸因病心顛踰日而死及諒蚕成繭皤然如蠶絲  
之正得絲百舫

徐使

杭州徐副使清苦之士致仕後偶巡行小院凭欄觀缸中  
菡萏盛開忽有物瞥然墮于水面視之乃一小舟也其長  
五寸許篙櫓帆楫合用之物無不畢具有三人皆長寸半  
操篙把舵與生人不異大以為怪呼其兒二官者同玩其  
喧呼運轉儼若世態有時舟歌側亦復手足紛紜若救護  
之狀已而三人同拽一帆張之帆與竹葉等馭風排空而

去竟莫喻其怪

李婆墓

下邳境內有古丘相傳為李婆墓莫知其何時又言多藏  
珍寶積為亡賴惡子所睥睨紹興丁巳歲偽齋之末群盜  
肆行焚廬發塚畧無虛日遂從事於李墓呼聚三百人各  
歸脩集自辰至午啟鑿及於埏中棺槨皆露衆疲困聽則  
或餐乾糲俄一媪長七尺餘髮白面黑形極醜素練遺履  
端坐柳上彈指長嘯響振林壑溪谷洎流一切沸涌衆靡  
而散走須臾煙靄四合神鬼出沒或聞闐闐車馬聲轟轟  
如雷移時開睛一盜有膽者復往視已失棺槨野莽

空穴嗟悔而歸五旬中多暴死及無故顛墮者里民  
力掩壙且致祭焉

### 大業開河記

睢陽有王氣出占天耿純臣奏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煬  
帝已昏淫不以為信時遊木蘭庭命袁寶兒歌柳枝詞因  
觀殿壁上有廣陵圖帝瞪目視之移時不能舉步時蕭后  
在側謂帝曰知它是甚圖畫何消皇帝如此挂意帝曰朕  
不愛此畫只為思舊遊之處於是帝以左手凭后右手  
指圖上山水及人煙林落寺宇歷歷皆如目前謂后曰朕  
昔征陳主時遊此豈期九有臨軒萬機在躬使不得豁於

懷抱也言訖聖容慘然后曰帝意在廣陵何如一幸濟川  
心中豁然翌日與大臣言欲至廣陵旦夕游賞時有諛議  
大夫蕭懷靜議自大梁開河引孟津之水東入於淮一則  
路達廣陵一則鑿穿王氣帝聞大喜乃以征北大總管麻  
叔謀為開河都護以左屯衛將軍令狐達副之於大業五  
年八月上旬建功者鋪既集東西橫布數千里纔開斷未  
及丈餘得古堂室可數間瑩然肅靜漆燈晶煌照耀如畫  
四壁皆有彩畫花竹龍鬼之像中有棺柩如豪家之塋其  
從功吏聞於叔謀命啟棺一人容貌如生肌膚潔白如玉  
而肥其髮自頸出而覆其面過腹胸下畧其足倒生而

及其背下而方止搜得一石銘上有字如蒼頡鳥跡之類  
乃召夫中有識者免其役有一下邳民讀曰我是大金仙  
死來一千年數滿一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葬我  
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候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謀乃自  
備棺槨葬於城西隅之地次開掘陳留帝遣使馳御署王  
祝并白璧一雙具少牢之奠祭於留侯廟以假道祭訖忽  
有大風出於殿內窓牖間吹鏐人面使者退自陳留果開  
掘東去往來負檐拖鋤者風馳雷激遠近之人如蜂屯聚  
既達雍丘時有一夫乃中年人偶患偃僕之疾不能前進  
墮於隊後伶仃而行是夜月色澄靜聞呵殿聲甚嚴夫鞠

躬於道左良久見清道繼至儀衛周旋一貴人載民就  
王者衣乘白馬命左右呼夫至前謂曰與我言爾三郎  
還白壁一雙爾當賓於天言畢取壁以授夫跪受訖郎  
拜貴人躍馬西去屈雍丘以獻於叔謀熟視乃帝獻留侯  
物也詰其夫具道叔謀性貪乃匿壁又不曉其言慮夫  
洩於外乃斬以滅口然後於雍丘至大林林中有小祠廟  
叔謀訪問村叟曰古老相傳呼為隱士墓其神甚靈叔謀  
不信將瑩域發掘數尺忽鑿一竅嵌空群夫下視有聲  
熒熒無人敢入乃指使將官武平郎將狄去邪者請入  
之叔謀喜曰真荆冪之輩也命繫去邪腰下釣釣數寸



方及地去邪解其索行約百步入一石室東北各有四石  
柱鐵索二條繫一獸大如牛熟視之一巨鼠也須臾石室  
之西有一石門洞開一童子出曰子非狄去邪乎曰然也  
童子曰皇甫君望子已久乃引入見一人服朱衣頂雲冠  
居高堂之上去邪再拜其人不言亦不荅拜綠衣吏引去  
邪立於廊之西階下良久堂上人呼力士牽取阿廢耒武  
夫數人形質醜異魁偉控所見大鼠至去邪本乃廷臣知  
帝小字莫究其事但屏氣而立堂上人責鼠曰吾遣爾暫  
脫皮毛為中國主何虐民害物不遵天道鼠但點頭搖尾  
而已堂上人益怒令武士以大棒撻其腦一擊而碎有聲

如墻崩其鼠大叫若雷吼然方欲舉杖再擊俄一童子  
天符而下堂上驚躍降陛俯伏聽命童子乃宣言曰阿  
數本一紀今已七年更候五年當以練巾繫頸而死童子  
去堂上人復令繫鼠於舊室中乃謂去邪曰與吾語麻叔  
謀謝爾伐吾瑩域來歲奉爾二金刀勿謂輕酌也言訖綠  
衣吏引去邪於它門出約行十數里入一林躡石攀藤而  
行回顧已失使者又行三里餘見草舍一老父坐土榻上  
去邪訪其處老父曰此乃嵩陽少室山下也老父問去邪  
所至之處去邪一一言老父遂細解去邪去邪知場  
求之事且曰子能免官即脫身於虎口也去邪東行

菲屋已失所在時麻叔謀已至寧陽縣去邪見叔謀其自  
其事初去邪入墓後其墓自崩將謂去邪已死今日却來  
叔謀不信將謂狂人去邪乃託狂疾隱終南山時煬帝以  
患腦疼月餘不視朝訪其因皆言帝夢中為人搃其腦遂  
發痛數日乃是去邪見鼠之日也叔謀既至寧陵縣患風  
逆起坐不得帝令太醫令巢元方往視之曰風入腠理病  
在胸臆須用嫩羊肥者蒸熟糝藥食之則瘥叔謀取半年  
羊羔殺而取腔以和藥藥未盡而病痊自後每令殺羊羔  
日數枚同杏酪五味蒸之置其腔盤中自以手攪擊而食  
之謂曰含酥攪鄉村獻羊羔者數千人皆厚酌其直寧捧

下馬村陶榔兒家中巨富兄弟皆凶悖以祖父焚燒窮河  
道二丈餘慮其發掘乃盜它人孩兒年三四歲者殺之去  
頭足蒸熟獻叔謀咀嚼香美迥異於羊羔愛慕不已召詰  
榔兒榔兒乘醉泄其事及醒叔謀乃以金十兩與榔兒又  
令役夫置一河曲以護其塋域榔兒兄弟自後每盜以獻  
所獲甚厚貧民有知者競竊人家子以獻求賜襄邑寧陵  
睢陽界所失孩兒數百冤痛哀聲旦夕不輟虎賁郎將段  
達為中門使掌四方表奏事叔謀令家奴黃金窟將金一  
埒贈與凡有上表及訟食子者不訊其詞理並令笞背四  
十押出洛陽道中死者十有七八時令狐達知之潛令人

收兒骨未及數日已盈車於是城市村坊之民有孩兒者  
家置木櫃鐵裹其縫每夜置子於櫃中鎖之全家秉燭圍  
守至明開櫃見子即長幼皆賀既達睢陽界有豪寨使陳  
伯恭言此河道若取直路徑穿透睢陽城如要回護即取  
令旨叔謀怒其言回護令推出腰斬令狐達救之時睢陽  
坊市豪民一百八十戶皆恐掘穿其宅并塋域乃以醵金  
三千兩將獻於叔謀未有梯媒可達忽穿至一大林中有  
墓古老相傳云宋司馬華元墓掘透一石室室中漆燈棺  
柩帳幙之類遇風皆化為灰燼得一石銘云睢陽土地高  
竹木可為壕若也不迴避奉贈二金刀叔謀曰此乃詐也

不足信是日叔謀夢使者召至一宮殿上一人衣絳綃衣  
戴進賢冠叔謀再拜王亦答拜畢曰寡人宋襄公也上帝  
命鎮此方二千年矣儻將軍借其方便回護此域即一城  
老幼皆荷恩德也叔謀不允又曰適來護城之事蓋非寡  
人之意從奉上帝之命言此地後五百年間當有王者建  
萬世之業豈可為逸遊致使掘穿王氣叔謀亦不允良久  
有人入奏云大司馬華元至矣左右引一人衣紫衣戴進  
賢冠拜覲於王前王乃言護城之事其人勃然大怒曰上  
帝有命匡護叔謀愚昧之夫不曉天意乃大呼左右令置  
拷訊之物王曰拷訊之事何法最苦紫衣人曰鑄銅灌足

口爛其腸胃此為第一王許之乃有數武夫拽叔謀脫去衣惟留犢鼻縛鐵柱上欲以銅汁灌之叔謀魂膽俱喪殿上人連止之曰護城之事如何叔謀連聲言謹依上命遂令解縛與本衣冠王令引去將行紫衣人曰上帝賜叔謀金三千兩取於民間叔謀性貪謂使者曰上帝賜金此何言也使者曰有睢陽百姓獻與將軍此陰注陽受也忽如夢覺既覺神不住體睢陽民果賂黃金三千兩因叔謀家奴黃金窟而獻叔謀思夢中事乃改之立召陳伯恭令自睢陽西穿渠南去回屈東行過劉趙村連延而去令狐選知之累上表為段遼節而不窮

路經大林中有偃

王墓掘數尺不可掘乃銅錢也四面掘去其上惟見鐵墓  
旁安石門扃鎖甚嚴用鄴人揚民計撞開墓門叔謀自入  
墓中行百步二童子當前曰偃王願望久矣乃隨而入見  
宮殿一人戴通天冠衣絳綃坐殿上叔謀拜王亦拜曰寡  
人瑩域當河道今奉與將軍玉寶遣君當有天下儻然護  
之丘山之幸也叔謀許之王乃令使者持一玉印與叔謀  
叔謀視之印文乃古帝王受命寶也叔謀大喜王又曰  
三保惜此刀刀之兆也叔謀出令兵夫曰護其墓時煬帝  
在洛陽忽失國寶搜訪宮闈莫知所在隱而不宣煬帝  
功甚急叔謀計點丁夫約折二百五十萬功既畢其



帝決下口注水入汴梁帝乃自洛陽發駕時舳舻相繼連  
接千里既過雍丘水淺河窄舟行甚難帝令為鐵脚木鸞  
長一丈二尺放於上流驗水深淺自雍丘至灌口得一百  
二十處帝大怒既達睢陽帝問叔謀曰坊市人煙所掘幾  
何叔謀曰睢陽地靈不可干犯若掘之必有不祥臣已回  
護其城帝怒令劉岑乘小舟根訪屈曲之處比直路較二  
十里帝益怒乃令禽出叔謀囚於後獄急宣令狐達詢問  
其由達因盡奏其不法狀帝令人搜叔謀囊橐中得睢陽  
民所獻金又得留侯所還白璧乃受命寶玉印上驚異問  
宇文達曰金與璧皆微物寡人之寶何自而得乎宇文達

曰必是遣賊竊取之帝瞪目而言曰叔謀今日竊吾寶明日盜吾首矣達在側奏曰叔謀嘗遣陶榔兒盜人之子恐國寶榔兒所盜也上益怒遣榮國公來護兒腰斬叔謀於河側時來護兒受勅未至叔謀夢一童子自天而降謂曰宋襄公與大司馬華元遣我來感將軍護城之惠去年所許二金刀今日奉還叔謀覺曰據此先兆不祥我腰領雖存矣言未畢護兒至驅於河之北岸斬為三段榔兒兄弟五人并家奴黃金窟皆鞭死中門外段達免死降官為

陽監門令

劉錄事

和州劉錄事者大曆中罷官居旁縣食兼數人尤能  
營言鱸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觔會於野庭觀其  
下筋劉初食鱸數楮忽似小哽因嘔出一骨珠子大如豆  
乃置於甌中以楮覆之食未半怪覆甌楮傾側舉視之自  
骨珠子已長數寸如人狀座客競觀之隨視而長頃刻長  
及人遂捽劉因相毆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廳之西一轉  
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翕成一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  
方能語訪其所以皆不省劉自是惡鱸

刁俊朝

安康伶人刁俊朝

者初微若鷄卵漸巨

三四升瓶盜積五年大如數斛之昂重不能行其中有琴瑟笙磬埙箎之響細而聽之若合音律泠泠可樂積數年瘳外生小穴如針芒者不知幾億每天欲雨則穴中吹白煙霏霏如絲縷漸高布散結為屯雲雨則立降其家少長懼之咸請遠送巖穴俊朝戀戀不能已因謂妻曰吾迫以衆議將不能庇於伉儷送君於無人之境如何妻曰吾此疾誠可憎惡送之亦死拆之亦死君當為我決拆之看有何物俊朝即磨淬利刃揮挑將及妻前瘳中軒然有聲遂四分披裂有一大獐跳躍而去即以帛絮裹之雖瘳疾頓愈而冥然大漸矣明日有黃冠扣門曰吾瘳中之獐也

獼猴之精解致風雨向與漢江老蛟往還常覆舟以害  
昨因太乙誅蛟搜索黨與故借君夫人輜轡之備以應性  
命雖分不相干然為累亦甚矣今於鳳皇山禱處求得小  
許靈膏請君塗之畢當立愈俊朝如其言隨乘舟今因留  
黃冠言雞設食黃酒歌候黃冠因嘯喚高歌之為終始也  
王之音固不鏗鏘可愛既而辭去莫知所詣時大定也

廣豔異編卷之十七

印月軒主人彙次

定數部

李揆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  
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雲集自辰及酉不  
次而有空反者揆時持一縑晨往生為之開卦曰君非文  
章之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宜為此色爾  
而去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為左拾遺新  
可涯也揆懇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駕揆以書

第補汴州陳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徵後詣之藍屋凡下  
取一緘書可十數紙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養此緘不爾  
當大咎揆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水以揆才華廉  
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於中朝通者無如揆乃  
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璿為宗  
長適適上尊號揆既謁璿璿素聞其才請為表三通以次  
上之上召璿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甚嘉之璿頓首謝  
曰此非臣所為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為乃下詔召揆時  
揆寓宿於懷遠坊盧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  
上意欲以推舉遂出既見乃宣命宰臣試文辭時陳黃門

各題曰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土蕃書三曰  
代南越獻白孔雀書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  
無所遺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拆其緘塗八  
字旁注兩句既進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之緘視  
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命駕往宣平坊訪  
王生則竟不復見矣

張去逸

肅宗張皇后祖母竇氏玄宗之姨母也玄宗先后蚤薨  
有鞠育之恩景雲中封鄧國夫人帝甚重之其子去感  
去去奢去逸依倚恩寵頗極豪華一日弟兄同獵渭濱



有巨虺長二丈騰起草上迅捷如飛去逸因縱轡彎弧一  
發而中則命從騎挂之而行俄頃霧起於渭上咫尺昏晦  
驟雨驚電無處遁逃偶得野寺去逸即棄馬徑依佛廟烈  
火震霆隨而大集方霆火交下之際則聞空中曰勿驚僕  
財霆火遽散俄而復臻又聞空中曰勿驚司空霆火登止  
俄復集又聞空中曰勿驚太尉既而陰翳廓然終無所  
損然死虵從馬則已失矣去逸自負坐須富貴不數年染  
疾而卒官止太僕卿天寶中其女選東宮充良媛及肅宗  
收復兩京良媛頗有輔佐之力至德二載冊為淑妃乾元  
元年詔中書令崔圓持節冊為皇后而去逸以后父前

三贈官皆如空中之語

琴臺子

趙郡李希仲天寶初宰偃師有女曰閑儀生九歲嬉戲於  
解署之花欄內忽有人遽招閑儀曰鄙有懇誠願託賢淑  
幸畢詞勿甚驚駭乃日鄙為崔氏妻有二男一女男名琴  
臺子鄙允鐘念生六十日鄙則謝去夫人當為崔之繼室  
敢以愛子為託願仁愍之因悲慟嗚咽俄失所在閑儀亦  
沉迷无所覓知矣家人善養之旬日无恙希仲秩滿因家  
洛京天寶末幽薊起戎希仲則挈家東迈以避兵乱行至  
臨淮謁臬尹崔析既相見情欵依然各叙旧姻崔乃內外

三從之昆仲也時崔喪妻半歲中饋无主幼稚零丁困求  
妻於希仲希仲家貧時危方為遠適女既成立遂許成親  
女既有婦將謀南度偃師故事初不省記一日忽聞崔氏  
中堂沉痛大哭即令詢問乃閑儀也希仲因自詢問則出  
一孺孩曰此花欄所謂琴臺子者也因是倍加撫育名  
之及遇及長官至陳郡太守

盧生

弘農令之女既笄適芦生卜吉之日女巫有來者李氏之  
母問曰小女今夕適人芦郎常來巫當屢見其人官祿厚  
薄巫者曰所言芦郎非長髯者乎曰然然則非夫人之子

婿也夫人之婿中形而白且無鬚也夫人驚曰吾之女今  
夕適人得乎巫曰得夫人曰既得適人又何以云非盧郎  
乎曰不知其由然盧終非夫人之子婿也俄而盧納采夫  
人怒巫而示之巫曰事在今夕安敢妄言其家大怒共唾  
而逐之及盧乘軒車來展親迎之禮賓主禮具解珮約花  
盧生忽驚而奔出乘馬而適眾賓追之不返主人素負氣  
不勝其憤且恃其女之容邀客皆入呼女出拜其貌之麗  
天下罕敵指之曰此女豈驚人者耶今而不出人且以  
默形也衆人莫不憤歎主人曰此女已奉見賓客中有  
聘者願赴今夕時鄭某為盧之偕在坐起拜曰願事

於是奉書擇相登車成禮巫言之貌宛然乃知巫之言不謬也後數年鄭任於官逢盧問其事盧曰兩眼赤且大如朱蓋牙長數寸出口之兩角得無驚奔乎鄭素與盧相善廉出其妻以示之盧大慙而退乃知結縞之親命固前定不可苟而求之也

### 李君

江陵副使李君嘗自洛進十數至華陰見白衣人在店李君與語圍爐飲啜甚洽同行至昭應曰某隱居西嶽甚荷郎君相厚之意有故可旦先徑往城中不得奉陪也其要知向後事否君再拜懇請乃命紙筆於月下凡書三封

次第緘題云甚急則開之乃去五六舉下第欲歸無糧  
將往求容足之地不得曰此為窮矣仙兄書可以開也遂  
沐浴清旦焚香啟之曰某年月日以困迫無資用開一封  
可青龍寺門前坐見訖遂往到已晚矣望至昏時不敢歸  
心自笑曰此處坐可得錢乎少頃寺主僧領行者至將閉  
門見李君曰何人曰某驢馬居遠前去不得將寄宿於此  
僧曰門外風寒不可且向院中遂邀入牽驢隨之具解烹  
茶夜艾熟視李君低頭笑語者良久乃曰郎君何姓  
李僧驚曰松滋李長官識否李君起頓感曰某先人  
垂泣曰某父故舊適覺郎君酷似長官然奉來已

今乃遇李君涕流被面因曰郎君甚貧長官比繼  
求官至此狼狽有錢二千貫寄在某處自是以來如有重  
負今得郎君分付老僧此生無事矣明日留一文書便可  
挈去李君悲喜及旦遂載鋤而去營宅安居遂為富室又  
三數年不第塵土困悴欲罷去思曰乃一生之事仙兄弟  
二緘可以發也又沐浴清旦啟之曰某年月日以將龍舉  
可開第二封可西市鞦韆行頭坐見訖復往至即登樓飲  
酒聞其下有人言交他郎君平明郎到此無錢郎道元是  
不要錢及第李君驚而問之客曰侍郎郎君有切故要錢  
一千貫致及第昨有其某期不至者今欲去耳李君問曰

此事虛實客曰郎君見在樓上房內李君曰某是舉人亦有錢郎君可一謁否曰實如此何故不可乃却上果見之話言飲酒曰侍郎郎君也云主司是親叔父乃面定約束明年果及第後官至殿中江陵副使患心痛少頃數絕危迫頗甚謂其妻曰仙師第三封可以開矣妻遂灌洗開視之云某年月日江陵副使忽患心痛可處置家事更兩日卒

李行脩

故諫議大夫李行脩娶江西廉使王仲舒女貞懿賢淑脩敬之如賓王父有幼妹嘗挈以自隨行脩亦深所



如已之同氣元和中有名公與淮南節度李公鄩論親諸族人在洛下時行脩罷宣州從事寓居東洛李家吉期有日因請行脩為儻是夜禮竟行脩昏然而寐夢已之再娶其婦即王氏之幼妹行脩驚覺甚惡之遽命駕而歸入門見王氏晨興擁膝而泣行脩尋究其由家人皆曰老奴於厨中自說五更作夢夢阿郎再娶王家小娘子行脩以符已之夢尤惡其事乃強喻王氏曰此老奴夢安足信無何王氏果以疾終時仲舒出牧吳興及凶問至王公悲慟且極遂有書疏意託行脩續親行脩傷悼未忘固阻王公之請有祕書衛隨者即故江陵尹伯玉之子有知人之鑒言

事屢中忽謂行脩曰侍御何懷亡夫人之深乎如侍御要見夫人奚不問稠桑王老後二三年王公屢諷行脩託以小女行脩堅不納及行脩除東臺御史是歲汴人李介逐其帥詔徵徐泗兵討之行脩緩轡出關程次稠桑驛已聞勅使數人先至遂取稠桑店宿至是日追踵順往逆旅間有老人自東而過店之南北爭牽衣請駐行脩訊其由店人曰王老善錄命書為鄉里所敬行脩忽悟衛祕書之言密令召之遂說所懷之事老人曰十一郎欲見亡夫人今夜可也乃引行脩使去左右疑屨由一徑入土山中又陟一坡近數仞坡側隱隱若見叢林老人止於路隅謂行脩

曰十一郎但於林下呼妙子必有人應應即答云請九  
娘子今夜暫將妙子同看亡妻行脩如王老教呼於林間  
果有人應仍以老人語傳入有頃一女子出行年十五便  
六九娘子遣隨十一郎去其女子言訖便折竹一枝跨馬  
行脩觀之迅疾如馬須臾與行脩折一竹枝亦令行脩跨  
與女子並馳依依如抵西南行約數十里忽到一處城闕  
壯麗前經一大宮宮有門仍云但循西廊直北從南第二  
宮則賢夫人所居內有所觀必趨而過慎勿怪行脩心記  
之循西廊見朱裏緹幕下燈明其內有橫眸寸餘數百行  
脩一如女子之言趨至北廊及院果見行脩十數年前丁

者一青衣出馬迎行脩前拜乃齎一榻云十一郎且坐娘子續出行脩比苦肺疾王氏嘗與行脩備治疾阜萊子湯自王氏之亡也此湯少得至是青衣持湯令行脩啜焉即宛是王氏手煎之味言未竟夫人遽出涕泣相見行脩方欲伸離恨之義王氏固止之曰今與君幽顯異途深不願如此貽某之患苟不忘平生但得納小妹鞠養即於某之道盡矣所要相見奉託如此言訖已聞門外女子叫李十郎速出聲甚切行脩食卒而出其女子且怒且責措太不別頭腦宜速返依前跨竹枝同行有頃却至舊所老人枕塊而寐聞行脩至遽起云豈不如意乎行脩答曰

人曰須謝九娘子遣人相送行脩亦如其教行脩因  
因問老人曰此等何哉老人曰此原上有靈應九子母祠  
耳老人行引行脩却至逆旅壁缸熒二檉馬啖芻如故僕  
夫等昏憊熟寐老人因辭而去行脩心憤然一嘔所飲車  
筴子湯出馬時王公亡移鎮江西矣從是行脩續王氏之  
婚後官至諫議大夫

盧求

楊嗣復第二子盧求者李翱之子婿先是翱典合肥郡有  
一道人詣翱言事甚異翱後任楚州其人復至其年嗣復  
知舉求落第嗣復翱之妹婿由是頗以為嫌因訪於道人

言曰經事亦可為奏章一通凡硯紙筆復置醇酎數斗於  
側其人以巨杯引滿而飲寢少頃而覺覺而復飲酒盡即  
整衣冠北望而拜遽對案手疏二紙遲明授翱曰今秋有  
主司且開小卷明年見榜開大卷翱如所教尋報至嗣復  
依前主文即開小卷詞云裴頭黃尾三求六李翱竒之遂  
寄嗣復已有所貯彼疑漏泄及放榜開大卷乃一榜煥然  
不差一字其年裴求為狀元黃駕居榜末次則盧求耳餘  
皆契合後翱領襄陽其人又至翱愈敬異之謂翱曰鄙人  
再來蓋仰公之政也因命出諸子熟視皆曰不繼翱之居  
得遂遣諸女出拜之乃曰尚書他日外孫三人皆位重矣

輔後求子攜鄭亞子畋杜審權子讓能皆為將相

秀師言記

唐崔晤李仁鈞二人中外弟兄崔年長於李在建中末偕  
來京師調集時薦福寺有僧神秀晚陰陽術得供奉禁中  
會一日崔李共詣秀師師泛叙寒溫而已更不開一語別  
揖李於門扇後曰九郎能惠然獨賜一宿否小僧有情曲  
欲陳露左右李曰唯唯後李特赴宿約饌且豐潔禮甚謹  
敬及夜半師曰九郎今合選得江南縣令甚稱意從此後  
更六年攝本府糺曹斯乃小僧就刑之日監刑官人即九  
郎耳小僧是其兒酷好瓦棺寺後松林中一段地最高敞

處上元佳境盡在其間死後乞九郎作宰堵坡於此為小  
僧藏骸骨之所李徐曰斯言不謬遠之如皎日秀泣然流  
涕者良久又謂李曰為余寄謝崔家郎君且崔只有此一  
政官家事零落飄寓江徼崔之孤終得九郎殊力九郎終  
為崔家女婿祕之祕之李詰旦歸旅舍見崔唯說秀師云  
說其終為兄之女婿崔曰我女縱薄命死且何能嫁與田  
舍老翁作婦李曰比昭君出降單于猶是生活二人相顧  
大笑後李補南昌令到官有能稱罷攝本府糺曹有驛遞  
流人至州坐洩宮內密事者遲明宣詔書宜付府笞死  
人解衣就刑次熟視監刑官果李紉也流人即神秀也



呼曰瓦棺松林之請子勿食言秀既死乃掩泣請告相佳  
貨扁舟擇幹事小吏送尸柩於上元縣買瓦棺寺松林中  
地壘浮圖以塋之時崔令即棄世已數年矣崔之異母弟  
暉携孤幼來於高安暉落拓者好遠游惟小妻殷氏獨在  
殷學秦箏於常守堅盡傳其妙護食孤女甚有恩意會南  
昌軍伶能箏者求丐高安亦守堅之弟子故殷得見之謂  
軍伶曰崔家小娘子容德無比年已及笄供奉與把取家  
狀到府日求秦晉之匹可乎軍伶依其請至府以家狀歷  
抵士人門曾無影響後因謁趙鐵李侍御即李仁鈞也出  
家狀於懷袖中鋪張几案上李憫然曰余有妻喪已大期

矣待余饑餓寒燠者頑童老媪而已徒增余孤生半死之  
恨蚤夜往來於心矧崔之孤女實余之表侄女也余視之  
等於女弟矣彼亦視余猶兄焉徵曩秀師之言信如符契  
納為繼室余固崔兄之夙眷也遂定婚崔氏

### 尉遲敬德

隋末有書生居太原苦於家貧以教授為業所居低官廨  
因穴而入其內有錢數萬貫遂欲携挈有金甲人持戈曰  
汝要錢可索取尉遲公帖來此是尉遲敬德錢也書生訪  
求不見至鐵冶處有煨鐵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煨鐵  
之次書生伺其歇乃前拜之尉遲公問曰何故曰某貧

足下富貴欲乞錢五百貫得否尉遲公怒曰某打鐵人安  
有而貴乃侮我耳生曰若能哀憫但賜一帖他日自知尉  
遲不得已令書生執筆曰錢付某乙五百貫具月日署名  
於後書生拜持去尉遲公與其徒拊掌大笑以為妄也書  
生既得帖却至庫中復見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繫於  
梁上高處遣書生取錢於五百貫後敬德佐神堯立殊  
功請歸鄉里勅賜錢并一庫物未曾開者遂得此錢閱簿  
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子敬德視之乃打鐵  
時書帖累日驚嘆使人密求書生得之具陳所見公厚  
之仍以庫物分惠故舊

李公

唐貞元中萬年縣捕賊官李公春月與所知街西官亭子  
置鱸一客俚至淹然不去氣色甚傲衆問所能曰某善知  
人食料李公曰且看今日鱸坐中有人不得吃者否客微  
笑曰唯足下不得吃李公怒曰某為主人故置此鱸安有  
不得吃之理此事若中奉五千若是妄語當遭契濶請坐  
中為證因促饌將就有一人走馬來云京兆尹召李公奔  
馬去適會有公事李公懼晚使報諸客但餐恐鱸不存  
語虛人但留我兩碟欲破術人之言諸客甚訝良久走  
來諸人已餐畢獨所留鱸在馬李公脫衫就坐執

術士顏色不動曰其所見不錯未知何如李公曰  
此尚敢大言前約已定安知其不能忽忽醉酢言未了實  
亭子仰屋上壞方數尺墮落食器粉碎鱠並雜於糞埃全  
公驚異問厨者更有鱠否曰盡矣乃厚謝術士以錢五千  
以之

崔潔

太府卿崔公名潔在長安與進士陳彤同往街西尋親故  
陳君有行先知崔公不信將出陳君曰當與足下於裴令  
公亭餐鱠崔公笑不應過天門街偶逢賣魚甚鮮崔都忘  
陳之言曰此去亦異事何如吃鱠遂令從者取錢買魚

得十觴曰何處去得左右曰裴舍公亭子甚近乃先遣人  
計會及昇亭下馬方悟陳君之說崔公大驚曰何處得人  
斫鱸陳君曰但假刀砧之類當有第一部樂人來俄頃紫  
衣三四人至亭子遊看一人見魚曰極是珍鮮二君莫欲  
作鱸否其善此藝與郎君設手詰之乃梨園第一部樂人  
也餘者悉去此人遂解衣操刀極能敏妙鱸將辦陳君曰  
此鱸與崔兄餐紫衣不得鱸也既畢忽有使人呼曰駕幸  
龍首池喚第一部音聲切者攜衫帶望門而走亦不暇言  
別崔公甚嘆異之兩人既餐陳君又曰少頃有東臺三千  
里外九品官來此得半碗清羹吃語未訖延陵縣尉奉

至將赴任與崔公中外親舊探知在裴令公亭子故與  
辭方吃食羨次崔公曰有鱸否左右報已盡只有  
許公大笑曰令取來與少府啜乃吃清羹半碗而去延  
尉乃九品官也食物之微冥路已定况大者乎

### 吳四娘

臨川貢士張擗赴省試行次玉山道中暮宿旅店揭薦治  
榻得絹畫一幅展視之乃一美人寫真其傍題四娘二字  
以問主者荅曰非吾家物比來士子應詔東下每夕有寓  
客始好事少年所攜而遺之者擗旅懷惻惻注目不釋援  
筆書曰捏土為香禱告四娘四娘有靈今夕同牀月挂之

於壁酌酒獨酌持盃接其吻曰能為我飲否燈下恍惚  
軸上應聲莞爾微笑醉而就枕俄有女子卧其側撼之使  
醒曰我是卷中人感爾多情故來相伴於是撫接盡歡將  
曉告去曰先詣前途侍候自是夜夜必來暨到臨安亦然  
但不肯說鄉里姓氏擗嘗謂之曰汝既通靈能入貢院探  
題目乎曰不可彼處神人守衛巡察周備無路可入試罷  
西歸追隨如初將至玉山惇然曰明當抵向來邂逅之地  
正使未晚盍弛擔吾當與子訣別及期擗執其手曰我未  
曾娶願與汝同歸白母以禮婚聘女曰我宿緣合位願今  
則未也君今舉失利明年受室為別不久他時當自



然而去操果不第尋約婚於崇仁吳氏來春好合妻之  
貌絕艷卷中入而排行亦第四一日戲語妻曰方媒妁  
議鄉吾私遺畫工圖爾貌妻未之信開筭出示吳門長初  
見之合詞贊嘆以為無分毫不似可謂異矣

汪玉山

淳熙中王季海為相奏起汪玉山為大宗伯知貢舉且以  
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  
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所會於富陽一蕭寺與之  
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希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  
試程文易義冒子字以為驗其人感喜玉山

既知貢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  
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  
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  
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洩於  
他人玉山終不釋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  
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  
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於  
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閑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漉漉  
曰此一官員女也殞於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  
聞葦之困相與默然一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

赴省試妻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卷子中可用三古字  
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枯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  
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富陽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  
久之

張太

京師有王四老者雖貫鉅萬嘗見其故人子張太丐於門  
叱之其媪問焉曰此故張某子不肖破產以至是媪曰嗟  
翁奈何不周故人子而徒罵之乎翁曰善郎呼太入飯與  
之十金曰以是貿易毋妄費費則子貧在膏盲矣太感激  
用以買米獲利半之數月三二倍出入翁家益恭翁知其

厲行命僭族子持千金販木荆南後既具而江行甚遲二  
子謀先陸還裝成散步月下見一缸自遠浮至其行如飛  
其中若有物焉而不甚辨朗以手攬之力不勝各得其脫  
瓦三寸而去以其異物漫置於橐中明旦啟行至山東假  
宿一田舍是夕月明二子不于於庭除見簷下一缸實缺  
二處土花若新漉以所得合之無隙乃大驚曰豈其神邪  
主人翁坐牕下聞其言甚習出呼曰子非京師張太執太  
益駭問翁何以知余名翁笑呼其妻及子婦曰吾主至矣  
當且齎餐其妻營辦延二子酌盡醉二子疑問不肯嘗屢  
餐堂供撫周洽質明二子求去翁把其袂曰若何

使童入城市少者核美二子不得已復留飲又明日告去  
翁留愈堅午宴次一少年下蹇置一囊拜曰至京謁王四  
老云張太商楚中阻於江已報登陸回則必令相造翁笑  
指太曰已在此矣顧謂此兒子為張太入京奉候乃虛  
勞往返因屏人

之錫於此月中掘得白物一打即昨夕所見者中一牌刻  
云銀五百兩歸北京張太干四老物計也是以敬依神旨  
專令相覓豈意茲辰遂見君一囊還之不少減原額  
太初辭翁固不許乃焚香祝拜而受之翁復出五十金為  
贈太曰此遠天矣吾死不敢奉命翁乃與媪計造餅五十

枚每置金一兩明日贈別而去二子行二十里渴甚見一  
安子持漿餉田停轡乞之婦無難色太感其意以五十餅  
為贈婦喜先與所抱兒一枚餘悉携詣田所示其夫夫曰  
若翁六十坐貧無物為壽今得此餅汝并一鷄饌若翁且  
乞銀五兩以甦夏天勤作之苦婦如其言造父家正掘  
老翁也謹謝失禮出雞餅陳於堂翁愕然問所自女白路  
人所遺翁告於媪已歎其異坐久女言婿白大人貧竭力  
作求少貲以給勞翁笑曰人予汝五十金不受願保  
公和女不諭翁曰餅中銀寺以遠親戚者乞養之  
法胡辭為此餅示女女體面者有是取鬼手中

如也翁媪悉駭問之子婦婦云昨倉卒中失銀一星早  
得之酒瓮下恐大家嗔故不敢白翁乃嘆曰彼不受而吾  
強贈此徒贖而仍以見歸凡物有定數豈智力能回哉因  
助女十金而遣之

### 灌園女

頃有一秀才年及弱冠切於婚娶經數十處託媒氏求聞  
竟未諧偶乃詣善易者以決之卜人曰伉儷之道亦繫宿  
緣君之室始生二歲矣又問當在何州縣是何姓氏卜人  
曰在滑州郭之南其姓某氏父母見灌園為業只生一女  
當為君嘉偶其秀才自以門第才望方求華族聞卜人之

言懷抱鬱怏然未甚信也遂詣滑質其事至則於滑郭之南尋訪果有一蔬圃問老圃姓氏與卜人同又問有息否則曰生一女始二歲矣秀才愈不樂一日伺其女嬰父母出外遂就其家誘引女嬰使前郎以細針內於腦中而去尋離滑臺謂其女嬰必死矣是時女嬰雖遇其酷竟至無恙生五六歲父母俱喪本州縣以孤女無主申報廉使廉使即養育之一二年間廉使憐其黠慧育為已女恩愛倍至廉使移鎮他州女亦長成其問卜秀才已登科第兼歷薄官與廉使素不相接因行李經由投刺謁廉使一見慕其風采甚加禮遇問及婚娶答以未婚廉使知其有適



弟其蒸其為與乃以幼女妻之潛令道達其意秀才欣然  
謂定亦能成婚漸使資送甚厚其女亦有殊色秀才深戀  
所望其婚計者之言頗有清其謬妄耳其後每因天氣陰  
則其妻輒患頭痛數年不止為訪名醫醫者曰病在頂腦  
刺即以藥對腦上有頃內潰出一針其疾遂愈因潛訪廉  
事之親舊問女子之所出方知圃者之女信卜人之不給  
也

大喜

源師脩司兵世嗣母以年老解軍籍為販夫曾果實自  
給其妻湯氏舊給事掖庭晚乃嫁喜宣和二年六月喜賣

瓜於東水門外汴堤叢柳間所坐處去人居百許步柳陰  
尤茂午暑方盛行人不至若聞木杪呼小兒繼有應者呼  
者曰物在否應者曰在如是再三仰頭周視無所覩懼不  
自安欲歸而妻饋食適至具以語之妻曰老人腹虛耳鳴  
妾聞耳明日復如前又以語妻妻曰然則翌日我坐此代  
汝汝當為我饋食妻慧人也伺其時至應答聲畢遽曰既  
在何不出示即於樹間擲金數十顆銀十餘錠黃白爛然  
妻四顧無人亟拾置瓜籃中未畢而喜至驚笑曰吾不暇  
食矣喜見黃物形製甚異疑不曉妻曰此馬蹄金盡食之  
度以所坐敗簾覆益瓜籃共舁而歸僅行百步重不能

暫寄張家茶肆山募擔脚挈取張氏訝其倉皇如許發篋見物悉以瓦礫易之喜夫婦不復閤視及家始覺妻曰姑忍勿言明當復用前策尚可得也泊坐樹下過時無所聞乃效其呼小兒復應曰諾妻曰再以昨日之物來曰亡矣問何故曰已煩賣瓜人送與張氏矣喜將訟於官妻曰鬼神不與我雖訴何益不若謀諸張氏張曰物已歸我又無證驗安得取且爾夫婦皆老而無子多貲亦奚為幸館於吾門隨所用錢相給畢此一世可也喜乃止張氏由此益富

西蜀舉人

祥符中西蜀有二舉人同硯席既得舉貧甚干索旁郡以  
辦行將迫歲始離鄉里懼引保後時窮日夜以行至劍門  
張惡子廟號英顯王其靈響震三川過者必禱焉二子過  
廟已昏晚大風雪苦寒不可夜行遂禱於神各占其得失  
且祈夢為信草就廟廡下席地而寢入夜風雪轉甚忽見  
廟中燈燭如晝殺俎甚盛人物紛然往來俄傳導自遠而  
至聲振四山皆嶽瀆貴神也既就席賓主勸酬如世人三  
子大懼已無可奈何潛起伏暗處觀焉酒行忽一神曰帝  
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物為題  
既而諸神皆一韻且各刪潤彫改商確又久之遂畢朗然

誦之曰當召作狀元者魂魄授之二子默喜私相謂曰此正為吾二人發迨將曉見神各起致別傳呼出廟而去視廟中寂然如故二子素聰警各盡記其賦亟寫於書帙後無一字忘相與拜賜鼓舞而去倍道而行笑語欣然惟恐富貴之逼身也至京適將引保就試過省益志氣洋洋半驗矣至御試二子坐東西廊御題出果鑄鼎象物賦韻脚畫同東廊者下筆思廟中所書愜然一字不能上口問闕過西廊問之西廊者望見東來者曰御題驗矣我乃不能記欲起問子幸無隱也東廊者曰我正欲問子也於是二子交相怒曰臨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且此神賜而獨私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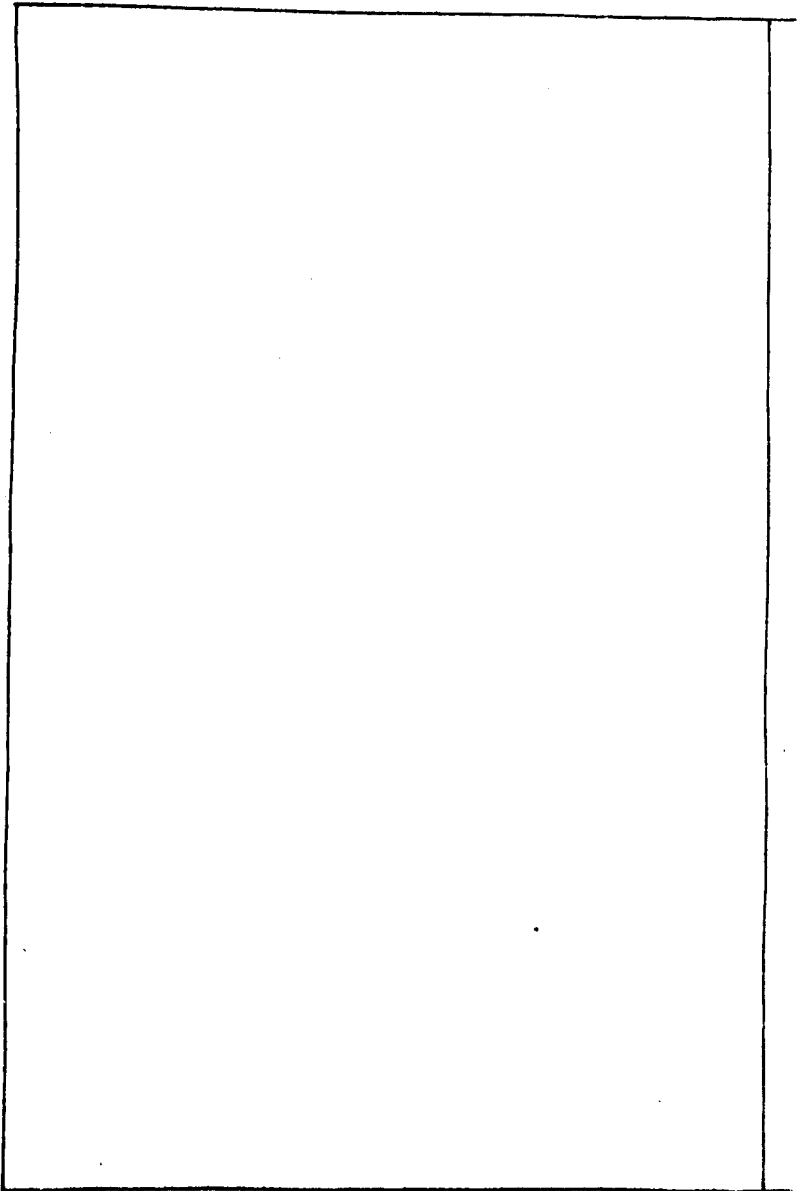
自用天其福爾邪各憤怒不得意草草信筆而出及唱名  
二子皆被黜狀元乃徐奭也既見印賣賦二子比廟中所  
記者無一字異也二子歎息始悟凡得失皆有假手者遂  
皆罷筆入山不復事筆硯云

第十七

原其編

定數節

二一



續編卷之十八

印月軒主人彙次

冥跡部

劉長史女

吉州劉長史死子獨養三女皆殊色甚念之其長女年十五病死官舍中劉素與司丘掾高廣相善俱秩滿與同歸劉載女喪還高廣有子年二十餘甚聰慧有姿儀略次豫章守水不得行兩船相去百餘步日夕相往來一德高氏子独在舩中披書二更後有一婢年可十四五容色甚麗直詣高云長史船中賊滅來乞火耳高子甚愛之



調妾亦欣然就焉曰某不足顧家中小娘子豔絕无双  
郎通意必可致也高甚驚喜意為是其存者因與為期而  
去至明夜婢又來曰事諧矣郎可便待高甚踴躍立候於  
船外時天无纖云月甚清明有頃遙見一女自後船出從  
此婢直來未至十步光彩映發馨香襲人高不勝其意便  
前持之女縱体入懷姿態橫發乃與俱就船中倍加款密  
此後夜二輒來情念弥重如此月餘日忽謂高曰欲論密  
事得无嫌難乎高曰固請說之乃曰兒本長史亡女命當  
更生業得承奉君子若垂意相採當為白家令知也高大  
驚喜曰幽冥契合千載未有方當未同枕席何樂如之女

又曰後三日必生使為開棺夜中以面秉霜露飲以薄粥  
當遂活也高許諾明日遂白廣二未之甚信亦以其絕異  
乃使詣劉長史具陳其事夫人甚怒曰吾女今已消爛寧  
有玷辱亡靈至此也深拒之高求之轉苦至夜劉及夫人  
俱夢女曰某命當更生天使配合必謂喜而見許今乃靳  
固如此是不欲某再生耶及覺遂大感悟亦以其姿色衣  
服皆如所白乃許焉至期乃共開棺見女姿色鮮明漸有  
煖氣家人大驚喜乃設幃模於舛側舉置其中夜以面承  
露晝哺飲父母皆守視之一日轉有氣息稍開日  
言數日如故高問其婢曰女先死屍柩亦在舟中女

遂臨悲泣與決乃擇吉日遂於此地成婚後生數子因  
其地号為社会村也

麗春

唐常諷家於汝穎常虛默不務交朋誦習時暇緝園林親  
稼植小童雜草鋤地見人髮鋤漸深漸多而不乱若新梳  
理之狀諷異之即掘深尺餘見婦人頭其肌膚容色儼如  
生人更加鍬鋪連身背全唯衣服隨手如粉其形氣漸盛  
頃能起便前再拜言是郎君祖之女奴也名麗容初有過  
娘子多妬郎不在便生埋於園中託以它事亡去更无外  
人知其初死被二黑衣人引去至一處大閤廣殿貴勇其

嚴拜其王略問事故某亦不敢訴娘子須臾引至一曹司  
見文案積屋吏人或二或五檢尋甚關某初一吏執案而  
問檢案言其命未合死以娘子巨意非禮強殺因斷滅娘  
子十一年祿以與某又經一判官案問亦見娘子判官尋  
別有故被罰去職其案便被寢絕九十餘年矣被此散行  
昨忽有天官來搜求幽繫冥司積滯者皆決遣某方得處  
分如某之流亦甚多數蓋以下賤之人冥官不急故也天  
官一如今之道士絳服朱冠與騎隨從方決幽滯令其重  
生亦不失十一年祿諷問曰魂既有所詣形何不壞答曰  
凡事未了之人皆地界王者以藥傅之遂不至壞

之乃為沐浴易衣親如二十許來其後潛道幽冥中事無  
所不至諷亦洞曉之常曰脩身累德天報以福神仙之道  
宜勤求之數年後失諷及婢所在親族於其家得遺文紀  
在生之事云

### 徐太守女

東晉馮暉將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餘獨宿廡中夜  
夢一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蚤  
亡亡來出入四年為鬼所枉殺案生錄當年八十餘聽我  
更生要當有依憑方得活又應為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  
否馬子答曰可爾與馬子尅期當出至期床前有頭髮正

與地平令人掃去愈分明始悟所繫者遂屏左右使斷頭  
而出以頭形體皆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奇妙  
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戒云我尚虛借問何時得出答曰  
出當待本生日尚未至遂往院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  
計生日至且教馬子出已卷之方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  
言至日以丹雉雞一隻蒸飯一盤清酒一升酌其喪前去  
廐十餘步祭訖掘棺出開視女身體完全如故徐徐抱出  
著氈帳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氣令婢四人養護之常以青  
羊乳汁灑其兩眼始開口能咽粥積漸能語二月持杖  
行一期之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上下

八德品系  
求選吉日下禮聘為夫婦生二男長男字元慶嘉禾初歲  
秘書郎小男敬度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乃延世  
之孫

魏叔介

魏道弼參政夫人趙氏紹興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以病  
亡至四七日女婿胡長文延洞真法師黃在中設九幽醮  
影響所接報應殊偉魏公敬異之及五七日復命主黃籙  
醮先三日招魂入浴幼子叔介年十二歲以念母之切願  
自入室持幡伺視既入慟哭亡母自白幡下坐椅上垂足  
入浴盆左右挂所著衣正舉首相顧忽然不見所以哀泣

已而迎魂至東偏靈位黃法師見夫人在坐叔介至前即  
仆地曰媽媽在此家婢小僕先因病腫死亦從而至語言  
甚乂黃慮鬼氣傷兒神乃布氣吹其面取湯一盃令飲即  
醒云適徃市門下看迎仙女見數十人衣金錦袍擁一轎  
四角皆金鳳口啣金絲球二仙童行前捧金香爐唾壺到  
吾家門仙女出轎見先生再拜請符纔得符收真袖間却  
乘金毛羚羊二童蕩而去遂覺蓋所見之者乃是夕壇上  
所供神虎堂追召魂魄者也時已五鼓方就睡又夢入大  
門將軍長丈許金甲青靴引而行殿上人青服戴青冠執  
青圭坐龍椅上云太乙救苦天尊也聞呼第二曹請九天



司命第一主者同坐俄空中有青雲起王女數百捧黃幡  
幢迎上清宮第六位至其食仙果叔介前觀之為異鬼如  
獅子形者逼逐令去將軍叱曰救苦天尊召來對事安得  
輒逐命獄卒斫之左右天仙無數嬉戲自如或戴碎玉花  
冠動搖有聲云是狼荒冠上天真宰下降檢察地獄將軍  
曰三界各有體天界逍遙自在故多快樂人世務禮法故  
尚恭敬謙遜地府治人罪故尚威猛正自不同又聞呼都  
案判官追在獄囚列廷下約萬人皆荷鐵校傳呼引第十  
人直符使乘雲持牒下取牒閱可二尺長幾丈徑至地挾  
此人同上雲去其餘火輪銅柱銅狗鐵蛇銀台於前楚毒

倫極三人者公服在其中將軍曰一為臨政酷虐二為專  
父不孝三為作監官不廉監官乃吾弟曾任潭州稅官盜  
用公家錢而逃至今在獄而酷虐者獲罪尤重叔介問如  
何可救之曰除是轉九天生神章一萬遍即可救拔又引  
至鑊湯碓石高律等獄縱觀諸囚叔介言敢問將軍何姓  
曰舊在人間姓王在此間無姓每見世人設水陸請地府  
諸司稱崔判官李判官之類皆不肯去不若只稱第幾司  
第幾案判官便了又曰吾得一幘次甚窄身却不在彼當  
在壇上聽指揮不敢離一步便一二兩字亦從吾手中過然  
後奏上吾一看三清二看法師至誠便是喫一盞白湯也

奏去只為排得幙次不是左右多有穢觸又黃衣人炷香  
衣服不潔負水人身體腥穢一青衣小兒抱嬰兒來天尊  
位前戲仰天尊怒皆追來枷了青詞甚好宣開地獄赦亦  
至誠特以判官罄雄道字不真一字讀作潭字數人猜不  
出天尊主者皆怒已而辯之乃濤字也主者白請放六人  
判官密言赦文不清白再墮其四只放兩人其一則趙氏  
也將軍曰汝父常請汝懶惰不肯讀書我教你聰明呪云  
無碍遮三界遲奇此江海一磨二磨轉不覺纜管一覺無  
碍空戒令勿泄每遇節序焚香默誦百遍且謂人心如鏡  
須管常磨勿令塵染汚自然聰明又言吾一身五職第一

二天門下引進主者第二黃先生主管文字第三自然山  
主第四監灰河主第五職事微不可說遂引叔介至灰河  
無罪者過橋業重者解其下服着渡河禪由河中過岸上  
大枯木數株鬼卒以所脫衣挂於上續以車載從橋行衣  
上各書姓名窺其一標云屠氏十娘叔介臨欲歸拜將軍  
曰自別真間荷將軍慈顧答曰汝何所謝吾實當謝汝憶  
昔嘗與汝同官魯綠公累賴汝調護得免至今不忘今歸  
時凡此中所見所說盡為人道之使知省戒無得隱息稱  
州而行望其家已逝母在一室塗澤罪令引至壇對曰黃  
先生不許孝子登壇母乃強之徧詣列位詣黃君幙前焚

香拜曰謝救苦黃法師便冉冉翔空回首言宿世冤家皆  
得解脫汝物復悲憫今從者取盂水喚叔介而乃叱之遂  
寤天方明自寢至覺僅數刻而所經歷聞見連日言之不  
龍馬魏公以其事物色之蓋醜筵置龍虎堂於兩廂偏近  
外庖往來喧雜炷香乃老卒而汲水一兵患疥癩圍中兒  
每戲戲聖位前皆符其語乃告白龍虎神徙位於靜處而  
易執事者禁而勿得至又攷所謂潭字之誤蓋詞文舊語  
內云或死於水濤之中道童書濤為淘以唾潤指措作潭  
字字甚明了故讀者誤焉魏公自作記五千言今擬取其

湯氏子

湯氏子者其父為樂平尉令李氏隴西望族素輕易恒以  
吳人狎侮尉甚不平輕為令所猥辱如是者已數四尉不  
能堪某與其兄詣令紛爭令怒罵叱左右曳下將加捶楚  
某懷中有劍直前刺令中臂不深後數日死令家人亦擊  
某繫獄州斷刑令辜內死當決殺將入市無悴容有善相  
者云少年有五品相必當不死若死吾不相人矣施刑之  
人加之以繩決畢氣絕牽曳就獄至夕乃蘇獄卒白官官  
云此手殺人義無活理令卒以繩縊絕其夕三更復蘇卒  
又縊之及明復蘇獄官以白刺史舉州嘆異而限法不

呼其父令自斃之又於州門對衆縊絕刺史哀其終始命  
家收之及將歸第後活因塋空棺養之暗室久之無恙乾  
元中為全椒令卒

秋英

臨海樂安章沆年二十餘死經日味殯而蘇云被錄天曹  
天曹王者是其外兄料理得免勅到時有少女子同被錄  
送立住門外女子見沆事散知有力助因泣涕脫金釧三  
隻及臂上雜寶託沆與主者求見救濟沆即為請之并進  
釧物良久出語沆已論秋英亦同遣去秋英即此女之名  
也於是俱去脚痛頓絕行會日亦暮止適側小窰

非如客舍而不見主人沉共宿媼接更相問女曰我家吳縣烏門臨瀆為居門前倒棗樹即是也明辰各去遂并活沉先為護軍府吏依假出都經吳乃對烏門依此尋索得徐氏舍與主人叙闊問秋英何在主人云女初不入君何知其名沉因說昔日魂相見之由秋英先已言但不及寢媼之事徐氏令侍婢數人遮出示沉沉曰非也乃令秋英見之則如舊識徐氏謂天意遂以妻沉生子名曰天賜

龍陽王二丞

王渙字季光乾道末年為武陵宰郡邑蕭條惟王東



使居宅當官道邊旁有圃為士民遨嬉地季光嘗與數  
那正夫約同遊未果夢出迎使容如常時所行路至王氏  
後門而止及下輿不見從卒獨一節級行前而面長二尺  
餘極可怖又一人負胡床徑入園由便門至其家到廳後  
柱廊桂廊上列水盆幌巾堂壁皆金漆涼隔頗華濟一吏  
前揖衣皂紅衫帕首季光問汝為胥吏何裝束詭異如此  
對曰方呈稟公事於禮而然那探懷出一牘鉗其左請書  
系云准條合決脊杖二十如言書思將退吏白須盤斷乃  
可竟俄而東偏門開一少年可四十許歲囚首而出顏面  
堂鬚髯挖抄自袒其背四旁無人而杖從空下少年

呼痛楚季光測然曰此是大夫不應爾吏曰天旨已定當奉行曰然則稍減杖數可乎曰若決行則唯命於身耳至十三而止出就輿輿從城上行若無肩舁者殊臬兀不安遙望官府如郡治審視之則蘄州也拊式欲下長面持節者曰此處無路可下望之雖近其實甚遠已而前吏復至白曰更請斷高朝請案季光辭焉曰吾與之有中外不應治獄吏曰若是則引嫌可也以所持文書挿於腰季光欲取視之曰既已引嫌自不當問遂循城輿下跌而寤寤緒絕不樂時七月間也後兩月邢君始相率尋前約入王園儼然盡夢中境趣邢曰君識其子弟當令具酒拉過墓

宅及柱廊水盆悅中亦歷歷舊所見邢入其內季光彷徨  
東廂有小室垂箔設啟視之乃一綠衣人影像香燈羅陳  
蓋受杖少年也季光慄然覺如數斛水沃體少頃邢攜酒  
殺來王氏婦女隨窺容皆發聲哭季光益罔測問邢曰少  
年者何人曰此蓮使之子龍陽丞也下世二年矣扣其何  
如人曰亦謹恪無他過但暮年一事累德方在龍陽時將  
嫁女會已受代從已令假小吏辯集怒其蓮鈍筆之至死  
小吏臨絕語其妻曰我抱冤以死汝宜告於官不可受賂  
使我無所愬如我冤未白汝勿得嫁然則殺汝妻泣應曰  
諾既乃受丞錢百千置不理未幾改嫁成婚之女筵上粟

皆騰起尺餘不傾倒不一月妻無疾而死冥冥之中負此  
冤對聞其家人頃者同夢君受吏訟故適望見而悲也丞  
光始告以所夢急趨出不復再遊

趙泰

晉趙泰字文和清河貝丘人也祖父京兆太守泰郡察孝  
廉公府辟不就精思聖典有譽鄉里南晚乃仕終中散大  
夫泰年三十五時嘗卒心痛洩更而一死下屍於地心煖不  
冷屈申隨意既死十日忽然喉中有聲如雨俄而蘇活詎  
初死之時夢有一人來近心下復有二人乘黃馬從者二  
人夾持泰腋徑將東行不知可幾里至一大城崔季羣

城邑青黑色遂將素向城門入經兩重門有瓦室可  
問男女大小亦數千人行列而吏看皂衣有五六人條疏  
姓氏云當以科呈府君素名在三十頃吏將素與數千人  
男女一時俱進府君西向坐閱視名簿訖復遣素南入里  
門有人著絳衣坐大屋下以嗷呼名問生時作何罪孽行  
何福善諦汝等以實言也此恆遣六部使者在人間疏記  
善惡具有條狀不可得虛奏答父兄仕官皆二千石我少  
在家脩學而已無所事也亦不犯惡乃遣素為水官監作  
吏將二千餘人運沙禪岸晝夜勤苦後轉素小官都督知  
諸獄事給素兵馬今案行地獄府至諸獄楚毒各殊或針

貫其舌流血竟體或披頭露髮裸形徒跣相摩而行有持  
大杖從後催促鐵牀銅柱燒之洞然驅迫此人抱臥其上  
赴即焦爛尋復還生或炎鑪巨鐵焚煮罪人身首碎墜隨  
沸翻轉有鬼持叉倚於其側有三四百人立於一面次當  
入鑊相抱悲泣或劍樹高廣不知限極根莖枝葉皆劍為  
之人衆相誓自登自攀若有欣競而身體割截尺寸離斷  
忝見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獄中涕泣忝出獄門見有二人  
齋文書來說獄吏言有三人其家為於塔寺中懸幡燒香  
救解其罪可出福舍俄見三人自獄而出已有自然衣服  
完整在身南誥一門名關光大舍有三重門朱彩照耀

此三人即入舍中泰亦隨入前有大殿珍寶周飾精潔  
目金玉為牀見一神人姿容偉異殊好非常坐此座上邊  
有沙門之倚甚眾見府君來敬恭作禮泰問此是何人府  
君致敬吏曰號名世尊度人之師有頃令惡道中人皆出  
聽經時有萬九千人皆出地獄入百里城在此到者奉法  
惡主也行雖虧殆尚當得度故聞經法七日之中隨其所  
作善惡多少差次免脫泰未出之頃已見十人昇虛而去  
出此舍復見一城方二百餘里名為受變形城地獄考治  
已畢者當於此城更受變報泰入其城見有土瓦屋數千  
區各有房舍正中有瓦屋高壯欄檻采端有數百局吏對

校文書云殺生者當作蜂蟻朝生暮死刻盜者當作狸  
受人屠割媵逸者作鶴鶩鷹麋兩舌作鷓臯鷓鴣捩齒者  
為騾驢牛馬素紫行畢還水官處主者語素卿是誰者子  
以何罪過而來在此泰谷祖父兄弟皆二千石我舉孝廉  
公府辟不行脩志念善不染衆惡主者曰卿無罪故相使  
為水官都督不爾與地獄中人無以異也泰問主者曰人  
有何行死得樂報主者言唯奉法弟子精進持戒得樂報  
無有謫罰也泰復問曰人未事法時所行罪過事法之後  
得以除否答曰皆除也語畢主者開藤篋檢年紀尚有  
算三十年在乃遣泰還臨別主者曰已見地獄罪報如



當告世人皆令作善善惡隨人其猶影響可不慎乎時  
表內外候視泰者五六十人同聞泰說泰自書記以示時  
人時晉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也乃為祖父母二弟延請  
僧衆大設福會皆命子孫改意奉法課觀精進士人聞泰  
死而復生多見罪福互來訪問時有太中大夫武城孫豐  
關內侯常山郝伯平等十人同集泰會歎曲尋問莫不悚  
然皆即奉法

陸四娘

笠山縣丞鉅耳含光者其妻陸氏死經半年含光秩滿從  
家居笠山寺有大墩暇日登望忽於墩側見陸氏相見悲

其死事便爾北望見一大城云所居在此遂舍去入成城中屋宇壯麗與人間不殊傍有一院院內西行有房數十間陸氏處第三房夫婦之情不異平素衣玩服具亦爾又之日暮謂含光曰地府嚴切君宜且還後日可領兒子等來欲有所囑明日不煩來也及翌日含光又往陸氏見之驚愕曰戒卿勿來何得復至頃之有緋衣吏侍從數十人來入院陸氏令含光入牀下垂氈至地以障之戒使勿視恐主客有犯俄聞外呼陸四娘陸氏走出含光初甚怖懼後稍竊視院中都有二十八婦人緋衣各令髻兩兩結投釜中寃楚之聲聞於數里火滅乃去陸氏

走入房舍光見入接手牀上良久問絕既寤舍光闔扉  
齋蔬誦經念佛何以更受此苦答云昔欲終時有僧見  
令寫金光明經當時許之病亟草草遂忘遺囑坐是受毒  
語報罹此酷罰所欲見兒子者正為造金光明經今君已  
見無煩兒子也舍先還家乃具向諸子說其事悲泣終夕  
及明往視已不復見但荒草耳遂貸家產得五百千刺史  
以下各有資助滿二千貫文乃令長子載往五臺寫經至  
山中徧歷諸臺未有定居尋而又上臺山路之半遇一老  
僧謂之曰寫經救母何爾遂施錢於臺宜速還寫金光  
經也言訖不見其子知是文王菩薩留錢而還乃至舍寫

經畢上墩又見地獄因爾直入遇閉門乃扣之門內問誰  
是鉗耳贊府即云是我久之有婦人出曰貴閤令相謝寫  
經之力已得託生人間千萬珍重含光乃問夫人何故居  
此荅云罪狀頗同故復在此爾

衛仲達

衛仲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為館職時因病入冥府俟命  
廷下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與他檢一檢三人難  
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遣三人曰渠已合還何必檢  
恐出手不得爾少年意不可回呼朱衣吏諭意吏捧牙  
而上中置紅墨牌二紅者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

指黑牌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持簿書盈庭一秤橫前兩首  
皆有秤吏舉簿置東秤秤重壓至地地為動搖衛之不能  
安三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柰何少年亦慘  
懼有悔意須臾與檢善者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隅微明  
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起道士至居中  
而坐望玉盤中文字僅如筋大吏持下置西秤秤亦壓地  
而東秤高舉向空大風颺起捲其紙弊大如烏鳶亂飛無  
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生衛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  
平生不敢為過惡何由簿書克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  
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即書之何必真犯然已灰滅

魯夫衛謝曰是即然夫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死  
與工脩三山石橋君曾上書諫此乃奏藁也衛曰雖曾上  
疏朝廷不從何益於事曰在君盡矣君言得用豈只活數  
萬人命君位當極人臣柰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座勉之遂  
遣人道歸衛後至吏部尚書

### 郅惠連

大曆中山陽人郅惠連始居泗上以其父嘗為河朔官遂  
從居清河父歿惠連以哀瘠聞廉使命吏臨弔贈粟帛既  
免喪表授禕南尉歲餘一夕獨處於堂忽見一人繡衣佩  
刀移至前謂惠連曰上帝有命拜公為司命主者以册

閻波羅王即以錦紋箱貯書進於惠連曰此上帝命也  
用璽鈿標以紋鈎又象笏紫綬金龜玉帶以賜惠連且喜  
且懼心甚惶惑不暇顧問遂受之立於前軒有相者達人  
替曰驅殿吏卒且至已而有數百人繡衣紅額左右佩兵  
器趨入羅為數行再拜一人前曰某幸得為使之吏敢以  
謝詞竟又拜拜訖分立於前相者又曰五獄衛兵主將復  
有百餘人趨入羅為五行衣如五方色皆再拜相者又曰  
禮器樂懸吏鼓吹吏車輿乘馬吏符印簿書吏帑藏厨膳  
吏道數百輩皆趨而至有頃相者曰諸嶽衛兵及禮器樂  
懸車輿乘馬等請使躬自閱之惠連曰諸嶽衛兵安在對

曰自有所自耳惠連耶命駕於是控一白馬至具以  
其導引控御從輩皆向者繡衣也數騎夾道前驅引惠  
東北而去傳呼甚嚴可行數里兵至萬餘或騎或步盡介  
金執戈列於路槍槊旗旆文繡交煥俄見朱門外有數十  
人皆衣綠執笏曲躬而拜者曰此屬吏也其門內悉張帷  
纓几榻若王者居惠連既升階據几而坐俄綠衣者十輩  
各齎簿書請惠連判署已而相者引惠連於東廡下一院  
其前庭有車輿乘馬甚多又有樂器鼓簫及符印管鑰書  
致於榻上以黃紋帕蔽之其榻繞四墻又有玉冊用紫金  
填字似篆籀書盤函若龍鳳之勢主吏白曰此閻波羅王



之冊也有一人具簪冕來謁惠連與抗禮既坐謂惠連曰  
上帝以鄴郡內黃縣南蘭若海悟禪師有德立心畫一冊  
為閻波羅王禮甚重以執事有至行故拜執事為司命主  
者統冊立使其幸列賓掾故得侍左右惠連問曰閻波羅  
王居何府掾曰地府之尊者也標冠嶽瀆總幽冥之務非  
有奇特之行者不在是選惠連思曰吾行冊禮於幽冥豈  
非身已死乎父念及妻子怏怏有不平之色府掾已察其  
旨謂惠連曰執事有憂色得非以妻子為念乎惠連曰然  
府掾曰冊命之禮用明日執事可暫歸治其家然執事官  
至崇幸不以幽顯為恨言訖遂起惠連即命駕出行而昏

然若醉者即據案假寐及寤已在縣時天纔曉驚嘆且久  
自度上帝命固不可免即具白妻子為遺命又白於縣令  
令曹某不信惠連遂湯沐具紳冕卧於榻是夕縣吏數輩  
皆聞空中有聲若風雨自北來直入惠連之室食頃惠連  
卒又聞其聲北向而去嘆駭因遣使往鄴郡內黃縣南問  
果是蘭若院禪師海悟者近卒矣

### 鄭生

鄭生者天寶末應舉之京至西郊日暮投宿主人主人問  
其姓鄭以實對內忽使婢出云娘子合是從姑湏臾見一  
老母自堂而下鄭拜見坐語久之問其婚姻乃曰姑有一

外甥女在此姓柳氏其父見任淮陰縣令與兒門第相埒  
今欲將配君子以為何如鄭不敢辭其夕成禮極人世之  
樂遂居之數月姑謂鄭曰可將婦歸柳家鄭如其言挈其  
妻至淮陰先報柳氏柳舉家驚愕柳妻意疑令有外婦生  
女怨望形言俄頃女家人往視之乃與家女無異既入門  
下車冉冉行庭中內女聞之笑出視相值於庭中兩女忽  
合遂為一體令即窮其事乃是妻之母先亡而嫁外甥女  
之魂焉生復尋舊跡都無所有

蒼壁

相國李林甫家一奴號蒼壁性俊慧林甫憐之忽一日卒

然而死經宿復蘇林甫問之曰死時到何處見何事  
却得生也奴曰死時固不覺其死但忽於門前見儀仗擁  
一貴人經過有似君上方潛窺之遽有數人走來禽去去  
至一峭拔奇秀之山俄及一大樓下須臾有三四人黃衣  
小兒曰且立於此候君旨見殿上捲一珠翠簾依稀見一  
貴人坐臨階砌似剗斷公事殿前東西立仗衛約千餘人  
有一朱衣人攜一文簿奏言是新奉命亂國革位者安祿  
山及祿山後相次三朝亂主兼同時悖亂貴人定案殿上  
人問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之數雖將足壽命之數夫  
足如何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節儉本合折數但緣

好殺有仁心故壽命之數在焉又問曰安祿山之後數  
借為偽主殺害黎元當須速止之無令殺人過多以傷上  
帝心慮罪及我府事行之時當速止之朱衣奏曰唐主紹  
位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安堵樂業亦已久矣據期運推遷  
之數天下之人亦合罹亂惶惶至矣夫唐害黎元必至傷上  
帝心也殿上人曰宜速舉而行之無失它安祿山之時也  
又謂朱衣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楊國忠也朱衣曰唯受  
命而退俄頃有一朱衣捧文簿至奏言大唐第六朝天子  
復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效力甚  
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復亂也雖嗣主復位乃至於宋代

終不治也謂朱衣曰當速行之朱衣奏訖又退及將日夕  
忽殿上有一小兒急喚蒼壁令對見蒼壁方子細見殿上  
一人坐碧玉案衣道服帶白玉冠謂蒼壁曰當却回寄語  
李林甫速來歸我紫府應知人問之苦也蒼壁尋得放回  
林甫知必不久時亂矣遂潛恣酒色焉

朱客

太倉朱某家監撤口偕十五人為商渡海往崇明舟破  
皆溺死獨某得附破舟漂流六七晝夜饑甚嚙其衫  
至一島隱隱若有室廬某自忖雖死且觀焉遂登陸見  
宇巍偉扁曰紫陽府遙見一婦人於道旁汲水貌絕

妹思妹與夫皆死久矣安得尚存逼之果耳驚呼曰兄  
自而來某告以故妹因言旨是地紫陽真人所治掌錄天下  
罪囚汝妹夫見執役於府而家居密邇兄飢矣往飯乃引  
至家門宇整潔問妹夫何在曰差出勾人常歸矣向來安  
否曰大佳此與世人無異但世人不能來耳俄而夫歸曰  
何以有生人氣妻云汝舅在此即趨見相勞苦如平生歡  
為之設食且云世間物也但喫無害因問舅便歸耶住此  
耶住此亦不惡某言母老子幼吾焉能留亟欲歸耳夫云  
歸亦甚易吾當相送及晚復令飽餐妹隨至水濱殷勤而  
別夫乃負之而行戒其閉眼行時但聞風水聲湏臾大呼

開眼即置之於地妹夫忽不見而身在故灘上矣

### 花子

洛州刺史盧瑱表姨常畜一獨子名花子每加念焉一旦而失為人所斃後數月盧氏忽亡冥間見判官姓李乃謂曰夫人天命將盡有人切論當得重生一十二年拜謝而出行長衢中途大宅有麗人侍婢十餘人將遊門屏使人呼夫人入謂曰夫人相識耶曰不省也麗人曰某即花子也平生蒙不以獸畜之賤常加育養某今為李判官別室昨所囑夫人者即某也冥司不俞其請只加一紀某潛已改十二年為二十以報存育之恩有頃李至別坐語甚



人首以圖乙改年白李李將讓之對曰妾平生受恩以此申報萬不獲已料必無難之李欣然謂曰事則匪易感言請之切遂許之臨將別花子謂夫人曰請收餘骸為瘞埋之骸在履信坊街之北墻委糞之中夫人既蘇驗而果在遂以子禮葬之後申謝於夢寐之間至二十年夫人乃亡也

庾甲

潁川庾某宋孝建中遇病亡心下猶溫經宿未殯忽然而寤說初死有兩人黑衣來收縛之驅使前行見一大城門樓高峻防衛重複將庾入廳前同入者甚衆廳上一貴人

南向坐侍直數百呼為府君府君執筆簡閱到者次至庾  
曰此人筭尚未盡催遣之一人階上來引庾出至城門語  
吏差人送之門吏云須覆白然後得去門外一女子年十  
五六容色閑麗曰庾君幸得歸而留停如此是門司求物  
庾云向被錄徑來無所齎持女脫左臂三隻金釧投庾云  
并此與之庾問女何姓氏云姓張家在茅渚昨霍亂亡  
曰我臨亡遣齋五千錢擬市材若更生當送此錢相報女  
曰不忍見君艱厄此我私物不煩還家中也庾以釧與  
吏受竟不復白便差人送去庾與女別女長嘆泣下  
恍惚蘇至茅渚尋求果有張氏新亡少女云

真音錄

廬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於洛之河南太和初卒於官有  
外婦崔氏本廣陵倡家生二女既孤且幼孀母撫之以道  
近於成人因寓家廬江侃既死雖侃之宗親居顯要者絕  
不相聞廬江之入咸哀其孤藐而能自強崔氏性酷嗜音  
雖貧苦求活常以弦歌自娛有女弟遊奴風容不下善鼓  
箏為古今絕妙知名於時年十七沐浴而卒人多傷焉二  
女幼傳其藝長女適邑人丁亥夫死其家甚聰慧幼時每  
教其藝小有所未至其母輒加勸導其苦究其妙每心念  
其姨曰我姨之甥也今乃死其家其姨愛久絕姨之生乃

聰明死何蔑然而不能以方佑助使我心開目明粗及流  
輦我母至節朔輒舉觴酌地哀咄流涕如此者八歲母玄  
哀而憫焉開成五年四月三日因夜寐驚起號泣謂其母  
曰向者夢姨執手泣曰我自離人世在陰司簿屬教坊授  
曲於博士李元憑元憑屢薦我於憲宗皇帝帝召居宮一  
年以我更直穆宗皇帝宮中以箏篋諸妃出入一年上帝  
誅鄭注天下大酺唐氏諸帝宮中互選妓樂以進神龜太  
宗二宮我復得侍憲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值長秋殿餘  
日得肆遊觀但不得出宮禁耳汝之情懇我乃知也但無  
由得來近日襄陽公主以我為女思念頗至得出入主

私許我歸成汝之願汝蚤圖之陰中法嚴帝或聞之當獲  
大譴亦上累於王復與其母相持而泣翌日乃麗掃一室  
列虛筵設酒果彷彿如有所見因執箏就坐閉目彈之隨  
指有得初授人間之曲十日不得一曲此日獲十曲曲之  
名品殆非生人之意聲調哀怨幽然鶉啼鬼嘯聞之者  
莫不歎歎曲有迎君樂榭林歎秦王賞金歌廣陵散行路  
難上江虹晉城僊絲竹賞金歌紅窓影十曲畢慘然謂女  
曰此皆宮闈中新翻曲帝尤所愛重榭林歎紅窓影等每  
宴飲即飛耗舞盞為佐酒長夜之歡穆宗敕脩文舍人元  
稹撰其詞數十首甚美宴酣令宮人述歌之帝親執玉如

意擊節而和之帝秘其調極切恐為諸國所得故不敢泄  
歲攝提地府當有大變得以流傳人世幽明路異人鬼道  
殊今者人事相接亦萬代一時非偶然也會以吾之十曲  
獻陽地天子不可使無聞於明代於是縣白州州白府刺  
史崔壽親召試之則絲桐之音鎗鏗可聽其差琴調不類  
奉聲乃以衆樂合之則宮商調殊不同矣母令小女再拜  
求傳十曲亦備得之至暮訣去數日復來曰聞揚州連帥  
欲取汝恐有謬誤汝可一一彈之又留一曲曰思歸樂燕  
何州府果令送至揚州一無差錯庶使故相李德裕遺業  
其事女尋卒

第十八卷終

卷之十八終

七

廣韻異編卷之十九

印月軒主人彙

冤報部

東洛客

牛僧孺任伊闕縣尉有東洛客張生應進士舉攜文往謁  
至中路遇暴雨雷電日已昏黑去店尚遠歇於樹下逡巡  
雨定微月穿林遂解鞍放馬張生與僮僕宿於路側困倦  
甚昏睡良久方覺見一物如夜叉長數丈拏食張生之馬  
張生懼甚伏於草中不敢動讒訖又取其驢驢將盡遂以  
手拽其從奴提兩足裂之張生惶駭遂狼狽走野叉



叫呼詬罵望餘漸不聞略抵太塚塚畔有一女空張口  
呼救命女人問之其言其事女人曰此是古塚內空無物  
後有一孔郎君且避之不然不免矣張生遂尋塚孔投身  
而入內至深良久亦不聞聲須臾覺月轉明忽聞上有人  
語推一物入便聞血腥氣視之乃死人也身首皆異矣少  
頃又推一人至於數四皆死者也既訖聞其上分錢物衣  
服聲乃知是劫賊其帥且唱曰某色物與某乙某衣某錢  
與某乙都唱十餘人姓名又有言不平相怨怒者乃各罷  
去張生恐懼甚將出復不得乃熟念其賊姓名記得五六  
人至明鄉村有捕賊者至墓旁覩其血乃圍墓掘之覩賊

所殺人皆在其內見生驚曰兼有一賊墮於墓中乃持出  
縛之張生具言其事皆不信曰此是刦賊殺人送於此偶  
墜下耳笞之數十乃送於縣行 二里見其從奴鞍馬悉  
至張生驚問曰何也從者曰昨夜困甚於路傍睡着至明  
不見郎君故此尋求張生乃說所見從者曰皆不覺也遂  
送至縣牛公先識之知必無此乃為保明先生記刦賊數  
人姓名言之於令令遣捕捉盡獲之遂得免究其意乃神  
物冤魂假手於張生以禽賊耳

鄂州小將

鄂州小將某者本田家子既仕欲結豪族而謀其故妻

相與歸寧殺之於路棄尸江側并殺其同行婢已而奔告  
其家號哭云為盜所殺人不之疑也後數年奉使至廣陵  
舍於逆旅見一婦人賣花酷類其所殺婢既近乃真是婢  
見已亦再拜因問為人耶鬼耶荅云人也往者為賊所擊  
幸而不死既蘇得賈人舡寓載東下今在此與娘子賣花  
給食而已復問娘子何在曰在近可見之乎曰可即隨之  
而去一小市中指一貧舍曰此是也婢先入頃之其妻乃  
出相見悲涕備述艱苦某亦恍然莫之測也俄而設食具  
酒復延入內室置飲食於從者皆醉日暮不出從者稍前  
覘之寂若無人因直入室中但見白骨一具衣服毀裂流

血滿地問其鄰云此空宅久無居人矣

盧氏

上谷侯生者家於荆門以明經入仕調補宋州虞城縣初  
娶南陽韓氏女五年矣韓氏嘗夕夢黃衣者數輩召出其  
門偕東行十餘里至一官署其宇下立吏卒數十輩軒宇  
華壯人物極衆又引至一院有一青衣危冠方屨狀甚峻  
峙左右者數百几案茵席列前後韓氏再拜俄有一婦人  
年二十許身長豐麗衣碧襦絳袖以金玉釵為首飾自門  
而來稱盧氏謂韓氏曰妾與子仇敵且父子知之乎韓氏  
曰妾一女子未嘗出深閨安得有仇敵耶盧氏色甚怒

我前身嘗為職官子誣告我罪而代之使吾擯斥墜野而  
死豈非仇敵乎今我訴於上帝且欲雪前身寃帝從吾請  
汝之死不朝夕矣韓氏益懼欲以詞拒而盧氏喋喋不已  
青衣者謂盧氏曰汝之寃固如是然韓氏未當死不可為  
也遂令吏出案牘吏曰韓氏餘壽一年青衣曰可疾遣爆  
無久留也命送至門行未數里忽悸而寤惡之不敢言自  
是神色摧沮若有疾者侯生訊之具以夢告後數月韓氏  
又夢盧氏者至其家謂韓氏曰子將死矣韓氏驚寤由是  
疾益加歲餘遂卒侯生竊嘆異未嘗生於人後數年旅遊  
襄漢途次富水郡僚蘭陵蕭某慕生之善以女妻之及蕭

唐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長安里家女也色  
既傾國思乃入神喜讀書屬文尤致意於一吟一味破瓜  
之歲志慕清虛咸通初遂從冠帔於咸宜而風月賞玩之  
佳句徃徃播於士林然蕙蘭弱質不能自持復為豪俠  
調乃從游處焉於是風流之士爭備飾以相狎或

綠翹

為小字則君亡室之夢信矣

之者必嗚琴賦詩間以譔浪情學輩自視缺然其詩有  
陌春望遠堦微秋興多又殷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又焚  
香空上壇端簡禮金闕又雲情自鬱爭同夢仙貌長芳又  
勝花此數聯為絕矣一女僮曰綠翹亦明慧有色忽一日  
機為隣院所邀將行誠翹曰無出若有客但云在某處機  
為女伴所留迨暮方歸院綠翹迎門曰適某客來知鍊師  
不在不舍轡而去矣客乃機素相暱者意翹與之私及夜  
張燈倚戶乃命翹入卧內訊之翹曰自執巾盥數年實自  
於御不令有是之過致物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翹陽闔報  
云鍊師不在客無言策馬而去若云情愛不蓄於胸襟者

年矣幸鍊師無疑機愈怒裸而笞百數但言無之既垂頓  
請盃水酌地曰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能忘解佩  
薦枕之歡反以沈猜厚誣真正翹今必斃於毒手矣無天  
則無所訴若有誰能抑我強魂誓不蠢蠢於冥冥之中縱  
爾淫佚言訖絕於地機恐乃坎後庭瘞之自謂人無知者  
時咸通戊子春正月也有問翹者則曰春雨霽逃矣客有  
宴於機室者因搜於後庭當瘞上見青蠅數十集於地驅  
去復來詳視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竊語其僕僕歸  
語其兄其兄為府街卒嘗求金於機機不顧卒深銜之  
此遽至觀門覘視見偶語者乃訝不覩綠翹之出入



復呼數卒攜鋪具突入玄機院發之而綠翹貌如生率獲錄玄機京兆府吏詰之辭伏而朝士多為言者府乃表列上至秋竟戮之在獄中亦有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又明月照幽隙清風開短襟此其美者也

### 盧從事

頴南從事盧傳素寓居江陵元和中常有人遺一黑駒初甚寒劣傳素養歷三五年稍益肥駿傳素未從事時家貧薄矻矻乘之甚勞苦然未有銜檠之失傳素頗愛之一旦傳素因省其槽楹偶戲之曰馬子得健否黑駒忽人語曰丈人萬福傳素驚怖却走里駒又曰阿馬雖畜生身有

故須曉言非是變恠乞丈人少留傳春曰爾畜生也忽曉  
人語必有冤抑之事可盡言也黑駒復曰阿馬是主人親  
表甥常州無錫縣賀蘭坊玄小家通兒者也丈人不省貞  
元十二年使通兒往海陵賣一別墅得錢一百貫時通兒  
年少無行被朋友相引狹邪處破用此錢畧盡此時丈人  
在遠無柰通兒何其年通兒病死冥間了了為丈人徵債  
甚急平等王謂通兒曰爾須見世債他錢若後作人身待  
長大則不及矣當須誓作畜生身十數年間方可償也  
兒遂被驅出畜生道不覺在江陵群馬中即阿馬今身  
也阿馬在丈人槽櫪於茲五六年其心朗然常與丈人

積所竭盡駑蹇不敢居有過之地亦知夫人憐愛畜養之  
馬非無戀主之心然記傭五年馬畜生之壽已盡後五日  
當發黑而死請夫人速將阿馬貨賣明日午時夫人自乘  
阿馬出東柵門至市西北角赤板門邊當有一胡軍將問  
夫人買此馬者夫人但索十萬其人必酬七十千便可速  
就之言事訖又曰兼有一篇留別夫人乃驥首朗吟曰既  
食夫人粟又飽夫人芻今日相償了永離三惡途遂奮迅  
數遍嘶鳴齧草如初傳素更與之言終不復語其所言表  
甥姓字盜用錢數年月一無所差傳素深感其事明日試  
乘至市角果有胡將軍懇求市傳素微驗之因賤其估云

十緡軍將曰郎君此馬直七十千一以上請以七十  
之亦不以試水草也傳素載其緡歸四日復過其家見  
軍將曰嘻七十千緡夜來飽發黑汗斃矣

### 王士真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間少有膂力恃氣好俠不拘  
細行常與輕薄少年游年二十餘方折節讀書為詩歌人  
頗稱之屢為河朔官後至深州錄事參軍生美風儀善鼓  
笑曲曉吏事廉謹明幹至於擊鞠飲酒皆號為能雅為太  
守所知時王武俊帥成德軍恃功負眾不顧法度吏  
畏之則日嘗遣其子士真巡屬郡至深州太守大具

所君備聲樂宴士真太守畏武俊而奉士真之禮甚謹又慮有以波忤士真者以故僚吏賓客一不敢召士真大喜以為它郡莫能及飲酒至夜士真乃曰幸使君見待之厚欲盡歡於今夕豈無嘉賓願得召之太守曰偏郡無名人不敢奉宴席唯錄事參軍李某足以侍談笑士真曰但命之於是召李生入趨拜士真目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真愈不悅瞪顧攘腕無向時之歡矣太守懼莫知所謂顧視生醜然而汗不能持盃一坐皆愕有頃士真叱左右縛李其繫獄左右即牽李袂疾去械獄中已而士真歡飲如初迨曉宴罷太守且驚且懼乃潛使於獄中訊李生

曰君貌甚恭且未嘗言固非忤於王君君寧自知耶李生  
悲泣久之乃曰嘗聞釋氏有現世之報吾知之矣某少貧  
無以自資由是好與俠士遊往往掠奪里人財帛常馳馬  
腰弓往還大行道日百餘里一日遇一少年鞭駿驢負二  
巨囊吾利其資顧左右皆岩崖萬仞而日漸曛黑遂力排  
之墮於崖下即疾驅其驢至逆旅解其囊得繒百餘段自  
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閉門讀書遂仕而至此及今九二十  
七年矣昨夕君僕命以王公之宴既入而視王公之貌乃  
善曩時所殺少年也一拜之後中心慚惕自知死不爾  
今則延頸待死又何言哉為我謝君侯幸知我深敢以處

後為託有頃士真醉悟急召左右往取李某首左右即馳  
獄中斬其首以進士真熟視而笑既而又與太守大飲於  
郡齋酒醉太守因歡而訊其故士真笑曰李生亦無罪但  
吾一見之遂忿然激吾心已有戮之之意今既殺之吾亦  
不知其所以然也君無復言及宴罷太守密訊其年則二  
十有七矣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真坐於王氏也太守  
嘆異久之因以家財厚葬焉

軍使女

唐西川節度使嚴武少時仗氣任俠嘗於京城與一軍使  
隣居軍使有室女容色艷絕嚴公因窺見之乃賂其左右

評至宅月餘遂竊以逃東出關將匿於淮泗間軍使  
且窮其迹訊其家人乃暴於官司亦以狀上聞有詔遣  
年縣捕賊官專往捕捉捕賊乘遮日行數驛隨路已得其  
踪矣嚴武自鞏縣方在舡而下聞制使將至懼不免乃以  
酒飲軍使之女中夜乘其醉解琵琶絃縊殺之沈於河明  
自制使至搜捕嚴公之舡無迹乃已嚴公後為劍南節度  
使病甚本性強尤不信巫祝之類有云云者必罪之忽一  
日亭午有道士至衙門自云從峨眉山來欲謁武門者初  
不敢言道士聲厲不得已遂進白武亦異之引入見羅士  
至階呵叱若與本論難者久之方止寒温畢謂武曰公



疾災厄至重冤家在側公何不自悔咎以香燭陳謝衆  
友固執如是武怒不答道士又曰公試思之曾有負心殺  
害人事否武靜思良久曰無道士曰適入至階前冤死者  
見某披訴某初謂山精木魅與公為祟遂加呵責他云上  
帝有命為公所冤殺已得請矣安可言無也武不測且復  
問曰其狀若何曰女人年纔十六七項上有物如一條樂  
器之絃武大悟叩頭於道士曰天師誠聖人矣是也為之  
奈何道士曰它即欲面見公公當自求之乃令灑掃堂中  
撤去餘物焚香於內乃昇武於堂門內遣清心具衫笏留  
小童一人側侍堂門外東間有一閣子亦令灑掃垂簾道

士坐於堂外含水噴嚏又以柳枝灑地却坐瞑目叩齒  
巡閣子中有人吁嗟聲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見一女子  
被髮項上有琵琶絃結於嚙下褰簾而至及堂門約髮於  
後向武拜武見驚慚甚且掩其面女子曰公亦太忍某從  
公是某之失行於公則無所負公懼罪棄某於他所則可  
何忍見殺武悔謝良久兼欲厚以佛經紙綺求免道士亦  
懇為之請女子曰不可某為公手殺上訴於是僅三十年  
今不可矣期在明日日晚言畢却出至閣子門遂拂然而  
沒道士乃謝去嚴公即處置家事至其日黃昏嚴公果  
焉

桃英

晉富陽縣令王範妻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豐更華  
期二人姦通範當出行不還帳內督孫元弼聞丁豐戶中  
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卧元弼扣戶叱之桃英  
即起攬裙理髮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帶佩桃英麝香  
囊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謗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辨察  
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  
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  
腋竟曳將去入荒澤中雷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  
子曰吾孫元弼也訴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今相

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既為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  
文度在泰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錄挑英魂魄亦取在女  
青亭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揚都詰範未敢言之便見鬼  
從外來逕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魘連呼不醒家人  
牽青牛臨範上并加桃英啗索向明小蘇十數日而死蔘  
亦暴亡超乃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為何規後五年二月三  
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  
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死

### 唐紹

唐紹幼而通悟知生前事歷歷備記而未嘗言於人

子亦不知之也。後為給事中，同里對門有一郎中李邈。邈  
紹休沐日多，召邈與之言笑，情好甚篤。或時為具饌中堂，  
偶食，郎中亦不知其所謂。其妻詰紹曰：君有盛名，官至清  
近，宜慎所交。李邈，魏君亟與之狎，竊為君不取。紹默然。  
父之曰：非子所知。吾與李邈情好逾厚。唐開元初，驪山講  
武，紹時攝禮部尚書。玄宗援桴擊鼓，時未三合，兵部尚書  
郭元振遽令紹奏。畢，神武赫怒，拽元振坐於纛下。張說跪  
奏於馬前，稱元振有保護社稷大功，合赦。殊死，遂釋。尤恨  
而斬紹。先是一日，紹謂妻子曰：吾與李邈，須死而言。今時  
至矣。遂為畧言之。吾自幼郎，具前生事，明日講武，吾其不

免吾前世為某氏女既笄適灞陵王氏子為妻姑待吾甚嚴吾年十七冬至先一日姑令吾躬具主饌比畢吾困怠亦甚姑又令吾縫羅裙遲明服以待客吾臨燈運針慮功之不就夜分不息忽一犬衝扉入房觸燈燈僵油仆裙上吾且懼且恨因叱犬走突扉而扉又闔犬周章却伏牀下吾復照燭將理裙汗而狼藉殆遍吾懼姑深責且恨犬之觸燈遂舉牀以剪刀刺犬偶中其頸而剪一股庠折吾復以一股重刺之俄而犬斃姑朝持裙白姑姑亦責罵而吾夫適自外至詢其故遂於牀下引斃犬陳於牀前而少解吾年十九而卒適生於此身往者斃犬乃為之

也吾明日之死蓋緣報也行戮者必是李邕子報唐之常爾無駭焉及翌日講武坐誤就戮果奉邀執刀初一刀不殊而刀折易刀再舉乃絕焉死生之轉固猶影響至於刀折殺亦不異蘇神明不欺矣

劉正彥

宣和中陝西大將劉法與西夏戰死朝廷厚卹其家賜宅在京師其子正彥既終喪自河中徙家居之宅屋百間西偏一位素多鬼每遇門開必見紫衣金甲人如唐中人徘徊其中小童拱立於後亦時來宅堂頗為人害正彥表兄平生尚膽氣其怪乃書刺往謁置於門外

少選門自開紫衣端笏延客入設茶相對儀矩殊可觀  
其何代人何自居此曰三百年在唐為汴宋節度使以臣  
節不終合家三百口併命於此至今思之雖悔無及客曰  
歲月如許胡為尚墮鬼錄曰負罪既重受生實難非得  
臣如吾者相代未易可脫客曰為公徵福於釋氏作水陸  
薦拔以資真福若何曰無益也然且試為之客退語正彥  
它日呼闍黎僧建道場於廳事甫入夜紫衣者據胡牀而  
觀小童在旁九執事人無不見者一僧獨懼振杵誦經  
呪纔出口紫衣已覺大聲呼小童曰索命去童趨而前  
即仆地如為物所擊搏乃告曰我實殺汝焚其骨以



灰挂寺浮圖三級下碑隙中人無知者今不敢隱願  
踰時乃蘇紫衣與小童皆不見問之惘然不知所言蓋此  
童為僧箠死乃從紫衣者僧忽見之故懼也建炎中正彥  
以逆誅

華陽李尉

唐天寶後有張某為劍南節度使中元日令郭下諸寺盛  
其陳列以縱士女遊觀有華陽李尉者妻貌甚美聞於蜀  
人張亦知之及諸寺嚴設傾城皆至其從事及州縣官家  
人看者所由必白於張唯李尉之妻不至異之令人潛問  
其隣果以貌美不出張乃令於開元寺選一大院適身之

三絕巧者極其妙思作一鋪木人音聲闐戾在內絲竹  
皆倍令百姓士庶恣觀三日云三日滿即將進內殿百里  
車輿間噓兩日李君之妻亦不來三日欲夜人散李妻乘  
鬼子從婢一人而至將入宅人已奔走啟於張矣張乃易  
其衣服先往於院內一脫空佛中坐覘觀之須臾至先令  
探屋內都無人乃下張見之乃神仙中人非代所有及歸  
潛求李尉之家來往者浮圖尼及女巫更致意焉李尉妻  
皆驚而拒之會李尉以推事受賊為其僕所發張乃令  
吏深文按之奏杖六十流於嶺徼死於道張乃厚賂李  
之母強取之寵敬無與倫比然自此後亦常彷彿見

在於其側令術士禳謝竟不能止歲餘李之妻亦卒  
張疾病見李尉之狀亦甚分明忽一日睹李尉之妻宛如  
平生張驚前問之李妻曰某感公恩深思有所報李某已  
上訴於帝期在此歲然公亦有人救拔但過得茲年必無  
虞矣彼已來迎公若不出必不敢升公之堂慎不可下言  
畢而去其時華山道士符籙極高與張結壇場於宅內言  
亦畧同張數月不敢降階李妻亦同來皆教以嚴慎之道  
又一日黃昏時堂下東廂有叢竹張見一紅衫綵袖於竹  
側招已者以為李妻之來也卻忘前所戒便下階奔走往  
赴之左右隨後叫呼止之不得至則見李尉衣婦人衣拽

張於林下毆擊良久云此賊若不著紅衫相招肯下階耶  
乃執之出門去左右如醉及醒見張仆於林下眼鼻皆血  
唯心上煖扶至堂而卒

滿少鄉

滿生少鄉者失其名世為淮南望族生獨跡弛不羈浪遊  
四方至鄭圃依豪家久之覺主人倦客則知舊出鎮長安  
往投謁則已罷去歸次中牟適故人為主簿賙之不能足  
又轉而西抵鳳翔窮冬雪寒饑卧寓舍鄰叟焦大郎見面  
惻然飯之旬日不厭生感幸過望往拜之大郎曰吾非有  
餘哀君逆旅披褐故量相濟非有它意也生又拜叟

或以進不敢忘報自是日詣其家親昵無間杯酒流宕  
通其室女既而事露慚愧無所容大郎叱責之曰吾與汝  
本不相知過為極拔何其所為不義若此豈士君子之行  
哉業已爾雖悔何及吾女亦不為無過若能遂為婚喜亦  
不復言生叩頭謝罪願從命既成婚夫婦相得歡甚居二  
年中進士第甫唱名即歸綠袍槐簡跪於外舅前隣里爭  
持羊酒往賀款黠誇詫生連夕燕飲然後調官將戒行謂  
妻曰我得美官便來取汝并迎夫人俱東雋氏本市井人  
謂生富貴可俯給便不事生理且厚贖厥婿貲產半空生  
在京得東海尉曾宗人有在京者與相遇喜其盛名拉斐

還鄉生深所不欲託辭以拒宗人罵曰書生登科名可不  
歸展墳墓乎命僕負其囊裝先赴舟生不得已而行到家  
逾月其叔父曰汝父母俱亡壯而未娶宜思嗣續計吾為  
汝求宋都朱從簡大夫次女今事諧矣汝需次尚歲餘先  
須畢姻徐為赴官計叔性嚴毅歷顯官且為族長主素敬  
畏不敢違抗但唯唯而已心殊窘懼數日忽幡然改曰彼  
焦氏非以禮合况門戶寒微豈真吾偶哉異時來通消息  
以禮遣之足矣遂娶于朱朱女美好而裝奩甚富生大慙  
適凡焦氏女所遺香囊巾帕悉焚棄之常慮其來而杳不  
聞問如是幾二十年累官鴻臚少卿出知齊州視印三

偶攜家人子散步後堂有兩青衣自別院右舍出逢生輒  
趨避生追視之一婦人着冠帔褰帟出乃焦氏也生惶懼  
失措焦泣泫然曰一別二十年向來婉孌之情畧不相念  
汝真忍人也生不暇扣其所從來具以實告焦氏曰吾知  
之父矣吾父已死兄弟不肖鄉里無所依千里相投前一  
日方至此為闇者所拒懇祈再三僅得托足今一身孤單  
茫無棲泊汝既有嘉耦吾得備側室竟此餘生以奉事君  
子及尊夫人足矣前事不復校也語畢長慟生軟語慰藉  
之且畏彰聞於外乃以語朱氏朱素賢淑欣然迎歸待之  
如妹越兩旬生微醉詣其室寢明日門不啟家人趣起視

事則反扃其戶寂若無人朱氏聞之喚僕破壁而入生見  
死牖下口鼻流血焦與青衣皆不見是夕朱氏夢焦曰滿  
生受我家厚恩而負心若此自其去後吾抱恨而死我父  
棺繼淪沒年移歲遷方獲報怨此已幽府伸訴建証衆生  
未及問而寤但護喪柩南還耳

李氏婦

東嘉中黃門將張禹曾行經大澤中天陰晦忽見一宅  
大開禹遂前至廳事有一婢出問之禹曰行次遇雨歇宿  
宿耳婢入報之尋出呼禹前見一女子年三十許雙  
有侍婢二十餘不衣服皆素衣禹曰自有



須飲耳女勅取鐺與之因燃火作湯鑊聞沸聲探之  
女曰我亡人也塚墓之間無以相共慚愧而已因獻書  
禹曰我是任城縣孫家女父為中山太守出適頃丘李氏  
有一男一女男年十一女年七歲亡後李氏幸我舊使婢  
承貴者今我兒每被捶楚不避頭面常痛入髓欲殺此婢  
然亡人氣弱須有所憑托君助濟此事當厚報君禹曰雖  
念夫人言緣殺人事大不敢承命婦人曰何緣令君身外  
唯欲因君為我語李氏家說我告君事狀李氏念惜承貴  
必作椽除君當語之自言能為厭斷之法李氏聞此必令  
承貴造事我因伺便殺之禹許諾及明而出遂語李氏

以其言告之李氏驚愕以語承貴大懼遂求救於禹既而禹見孫氏自外來侍婢二十餘人悉持刀刺承貴應手仆地而死未幾禹復經過澤中此人遣婢送五十疋雜綵以謝禹

### 張客

餘干鄉民張客因行販入邑寓旅舍夢婦女鮮衣華飾求薦寢迨夢覺宛然在旁到明始辭去次夕方闔戶燈猶未滅又立於前復共枕自述其所從來曰我隣家女也無多言經旬日張意頗忽忽主人疑焉告曰此地昔有猛死之人得非所惑乎張秘不言須其來具以問之畧無慚

答曰是也張與之狎不甚畏委曲扣其詳曰我故偶交  
客楊生素厚楊以貲二百千約以禮娶我而三年不結盟  
我悒悒成疾求生不能家人亦見厭不勝憤鬱投繯而死  
家以所居售人今為旅舍此室實是故棲尚眷意不忍捨  
楊客與爾同鄉人亦識之否張曰識之聞移饒州市門娶  
妻開邸生計絕如意婦人咨嘆良久曰我當以始終託子  
矣憶有白金五十兩埋床下人莫之知可取以助君張發  
地得金如數婦人自是正晝亦出他日密語曰久留此無  
益能挈我歸乎張許諾令書一紙曰念二娘位藏於篋中  
遇所啟緘微呼便出張悉從之 人謂所鬼氣已深必殞

於道路張殊不疑日日經行無不同處既到家徐於壁間  
設位牌妻謂其是所事神去瞻仰次婦人遽出妻驚問夫  
白斯何人勿盜掠良家子累我張以實對妻貪所得亦不  
致詰同室九五日又求往州中督債張許之至城南且渡  
江婦人出曰甚愧謝爾相從不久柰何張泣下莫曉所云  
入城門亦如常及就店呼之再三不可見乃亟訪揚客居  
見其家慌迫殊甚曰楊原無疾偶七竅流血而死張駭怖  
遂歸後竟無遇

趙營奴

潭州有趙知縣女嫁泉人滕迪功而生男女五人男已

婦而趙性慘酷自專家正門戶遇夜扃鎖首身自臨之非  
侵晨弗啟待婢妻尤嚴或有獲罪輒留伴宿然後囚縛  
搥以數百計氣幾絕始命拽出淳熙十六年冬妻陳馨奴  
擻怒頗甚手殺之斷其頭及手足為五貯於糠籠而嚇老  
僕曰吾藏金銀不欲令它人知為我害於廁傍當厚搗汝  
僕喜而從之紹熙元年正月十九日辰巳聞宅門未開二  
里呼問之其男曰鄰舍素諳我家事須媪媽起來則可遂  
詣母房外集眾共叫移時不應鄰以告廂官廂官排闥而  
入諸人盡至獨趙氏之室悄然又破壁揭帳但流血滂沱  
文體橫卧而失首級具事狀申郡郡守顏師魯尚書捕一

乃鞠治累旬不成及三月晦日乞筭橋南有婦人左手持  
刀右挈女子首戴花滿髻歌笑而來邏卒執問為誰曰我  
乃殺滕迪功妻趙氏者即繫之入府顏公極驚異詰其故  
對曰妾非人蓋鬼也本為滕公妾名曰馨奴趙氏剗斫我  
埋於廁下殺訴獄廟得以報仇恐干連無辜枉害人命所  
以冒禁明之顏不之信械項送司理獄鬼初微笑不止及  
獄吏用大辟法枷扭鎖綑訊亦大笑理椽以白顏掘地得  
尸雖經百許日全不壞為辨醮席付天慶道士鄭紹勳行  
持方拜章之次鬼於枷上笑曰我去矣奄爾不見騰騰  
者盡得釋

月  
補張氏

大桶張氏者以財雄長京師凡富人以錢委人權其子而  
取其半謂之行錢富人視行錢如部曲也或過行錢之家  
設特位置酒婦女出勸主人皆立侍富人遜謝強令坐再  
三乃敢就位張氏子年少父母死主家事未娶因祀州西  
灌口神歸過其行錢孫助教家孫置酒數行其未嫁女出  
勸容色絕世張目之曰我欲娶為婦孫皇恐不可且曰我  
公家奴也奴為郎主夫人隣里笑怪張曰不然煩主少錢  
物耳豈敢相僕隸也張固家侈奇衣飾即取臂上古玉繚  
脫與女且曰擇日納幣也飲罷去孫隣里交來賀曰有女

曰萬主母矣其後張別議婚孫念勢不敵不敢往問期而張亦恃醉戲言耳非實有意也逾年張婚他族而孫女不肯嫁其母曰張已娶矣女不對而私曰豈有信約如此而別娶乎其父乃復因張與妻祝神回并邀飲其家而使女窺之既去曰汝見其有妻可嫁矣女語塞去房內蒙被卧俄頃即死父母哀慟呼其隣鄭三者告之使治喪具鄭以送喪為業世所謂仵作行者也且曰小口死勿停喪即日穴壁出瘞之告以致死之由鄭辦喪具見其臂有玉釧脫心利之乃曰某一園在州西孫謝之曰良便且厚相酬號泣不忍視急揮去即與親族往送其殯而歸夜半月明



鄭發棺欲取條脫女蹶然起顧見鄭曰我何故在此亦聞  
識鄭鄭以言恐曰汝之父母怒汝不肯嫁而念張氏辱其  
門戶使我生埋汝於此我實不忍乃私發棺而汝果生女  
曰第送我還家鄭曰若歸必死我亦得罪矣女不得尸鄭  
匿他處以為妻完其殯而徙居州東鄭有母亦喜其子之  
有婦彼小人不暇寃所從來也積數年每語及張氏猶念  
恚欲往質問前約鄭每勸阻防閑之崇寧元年聖端太妃  
上仙鄭當從御宴至永安將行祝其母勿令婦出遊居一  
日鄭母晝睡孫出就馬直詣張氏門語其僕曰孫氏第幾  
女欲見某人其僕往通張驚且怒謂僕戲已罵曰賤奴誰

教汝如此對曰實有之乃與其僕俱往視焉孫氏望見  
跳踉而前曳其衣且哭且罵其僕以婦女不敢往解張以  
為鬼也驚走女持之益急乃擊其手手破流血推仆地立  
死僦馬者恐累已往報鄭毋毋訴之有司因追鄭對獄具  
狀已而園陵復土鄭發塚罪該流會赦得原而張實推女  
而殺之雜死罪也雖奏獲貸猶杖脊竟憂畏死獄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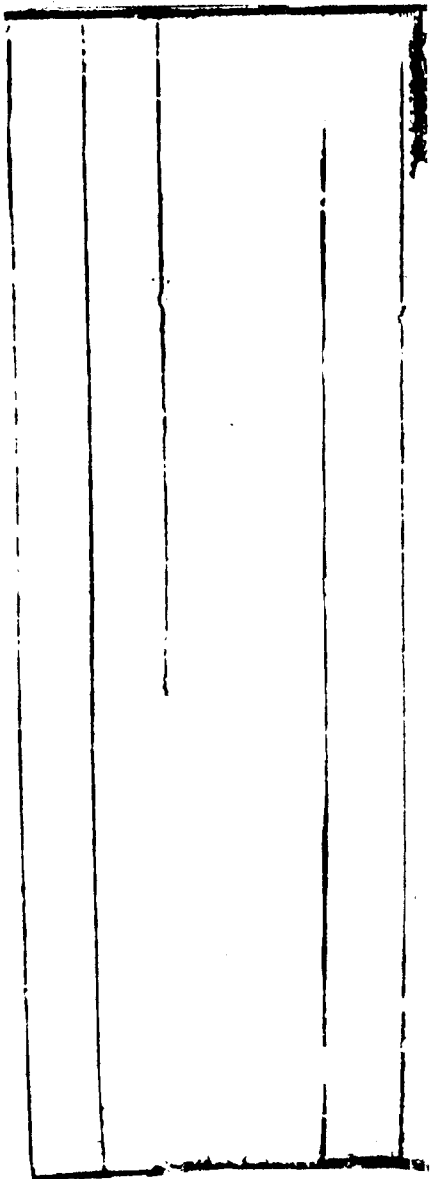
吳雲郎

吳江縣二十里外因瀆村富人吳澤將仕生一子卜字雲  
郎自少郎向學嘗應進士預待補籍紹興五年八月以疾  
卜父母追念痛割明年冬澤之弟助教滋往洞庭東山

家沈氏未至數里暴風打舡暫泊於福善王廟下登岸纔  
行望廟門半掩見雲郎着皂綈背子縱步而出滋大駭就  
語之曰汝父母晝夜思念汝欲一會面不可得何為在此  
對口兒為一事拘繫留連證對泥味極苦告叔為道此意  
於二親若要相見須親自來乃可嘆息而去滋急還舍白  
兄嫂皆相持悲哭三人者共乘原舟復抵廟所雲郎已立  
津以奔至父母前下拜泣訴具述幽冥辛苦之狀語未畢  
忽怒目奮捩父衣大呼曰汝陷我性命空費我金帛使我含  
冤茹痛四五十年今日決不相舍遂互相擊搏滾入水中  
滋與僕從及舟人涉水救澤得脫登岸困乏垂死傍人初

無一所覩但見澤舉首揮曰主暮乃定滋不知澤有隱愿試  
問之嘖感而言昔虜騎破城一少年子相投寄宿所齋爨  
金頗多吾心利其貲數月乘醉殺而取之自念寃債在身  
從壯至老未嘗不戚戚此兒生於壬午今日之報豈非此  
乎自是憂悶不食涉旬而死

第十九卷終



廣豔異編卷之二十

邱月軒主人彙次

珍竒部

張珽

咸通末年張珽自徐之長安至圃田東憇大樹下俄頃有三書生繼來環坐珽因問之一書生曰我李特也一曰我王象之也一曰我黃真也皆曰我三人皆自汴水來欲一游龍門山耳乃共閑論其王象之曰我去年遊龍門山經於是路北一二里有一子亦儒流也命我於家再宿而可同一謁之珽因亦同行至路北一二里果見一宅甚

毀既扣門有一子儒服自由而出見象之頗喜問象之曰  
彼三人者何人象之曰張珽秀才也李特黃真即我同  
鄉之書生也其儒服子乃並揖入升堂設酒饌其所設其  
陳故儒服子謂象之曰黃家弟兄將大也象之曰帝皇尚  
脩德好生守帝王之道下念黎庶雖諸黃齒長又將若何  
黃真遽起曰今日良會正可盡歡諸君何至亟預人家事  
波及我孫耶珽性素剛決因大疑其俱非人也乃問之曰  
我偶與二三子會於一樹下又携我至此適見高論我實  
疑之黃家弟兄竟是誰也且君輩人也非人也我平生性  
不畏懼但實言之象之笑曰黃氏將亂東夏弟兄三人也

我三人皆精也。儒服子，耶鬼也。珽乃問曰：是何物之精也？是何鬼也？象之曰：我玉精也，黃真即金精也，李特即枯樹精也。儒服子，即是二十年前死者，鄭適秀才也。我昔自此化精，又去年復遇鄭適，今詣之。君是生人，當怯我輩。既君不却，故聊得從容耳。珽又問曰：鄭秀才既與我同科，奚不語耶？鄭適乃運筆寫詩一首以贈，詩曰：昔為唵風嘯，月人今是唵風嘯。月身塚壞路邊唵嘯罷，安知今日又勞神。珽覽詩，愴然歎曰：人之死也，反不及物，物猶化精，人不復化。象之輩三人皆聞此歎息而出，適亦不留。珽乃拂衣及至門外，迴顧見一壞塚，因逐三精以所佩劍擊之。金玉精皆



中劍而暗唯枯樹精走疾追擊不及遂迴反見一故玉帶  
及一金帶在路傍挺拾得後於長安貨之於市了无別異  
焉

### 蘇過

天寶中長安永樂里有一凶宅居者皆破後无復人住暫  
至亦不過宿而卒遂至廢破其舍宇唯堂廳存因生草樹  
甚多有扶風蘇過控怪遽苦貧窮知之乃以賤價於本主  
質之纔立契書去  
蘇過主至夕乃自携一榻當堂鋪  
設而寢一更以後  
出於堂彷徨而行忽見東牆下有  
一赤物如人形無  
足意與通徹光明而叫曰咄過視之

動良久又按聲呼曰爛木咄西牆下有物應曰諾問曰  
何人曰不知又曰大硬鐮爛木對曰可畏良久乃失赤物  
所在過下階中庭呼爛木曰金精合屬我緣何敢叫喚對  
曰不知過又問以前殺害人者在何處爛木曰更無別物  
只是金精人福自薄不合居之遂喪逝亦不曾殺傷耳至  
明更無事過乃自假鍬鋪之徒先於西牆下掘入地三尺  
見一朽柱當心木如血色其堅如石後又於東牆下掘入  
日近一丈方見一衣石潤一尺四寸長一尺八寸上以篋  
待書曰夏天子紫金三斗勛賜有德者過乃自思我何故  
為德又自私計曰我得此寶然後脩德亦可禳之沈吟

決至夜又嘆息不定其爛木忽語曰何不改名為有德耶  
可矣過曰善遂稱有德爛木曰君子倘能送某於昆明池  
中自是不復撓於人矣有德許之明晨更搗丈餘得一鐵  
齋問之得紫金二十觔有德乃還宅價脩葺送爛木於昆  
明池遂閉戶讀書三年為范陽請入幕七年內獲冀州刺  
史其宅更無事

丘春郡民

丘春郡民章乙其家以孝義聞數世不分異諸從同爨所  
居別墅有亭屋水竹諸子弟皆好善積書往來方士高僧  
儒坐賓客至者皆延納之忽一日晚際有一婦人年少端

麗被服靚粧與一小青衣詣門求寄宿章氏諸婦欣然迎  
接設酒饌至夜深而罷有一小子弟以文自業年少而敏  
俊見此婦人有美色遂囑其乳媪別洒掃一室令其宿止  
至深夜章生潛身入室內略不聞聲息遂升榻探之其婦  
人身體如冰生大驚命燭照之乃是銀人兩頭可重千百  
觔一家驚喜然恐其變化即以巨炭燃之乃真白金也其  
家遂巨富

### 康氏

偽吳楊行密初定揚州遠方居人稀少煙火不接有康氏  
者以傭賃為業僦一室於太平坊空宅中康晨出未返其

石鐘山志 卷之四  
妻生一子方席蓐忽有一異人赤面朱衣冠據門坐妻驚  
怖叱之乃走如舍西踣然有聲康適歸欲至家路左忽有  
錢五千買羊半邊尊酒在焉伺之父無行人因持之歸妻  
亦告其所見即往舍西尋之乃一金人仆於草間亦曳之  
歸因烹羊飲酒得以周給自是出必獲利日以富贍而金  
人留為家寶所生子名曰平平長遂為富人

青泥珠

則天時西國獻毗婁博義天王下頷骨及辟走佛舌并青  
泥珠一枚則天懸額及舌以示百姓額大如胡床舌青色  
大如牛舌

剛顯中後有講席胡人來聽講見珠縱視目不暫捨少  
積十餘日但於珠下諦視而意不在講僧知其故因問爾  
欲買珠耶胡云珠若見賣當致重價僧初索千貫漸至萬  
貫胡悉不醜遂定至十萬貫賣之胡得珠納腿肉中還西  
國僧尋奏聞則天勅求此胡數日得之使者問珠所在胡  
云已吞入腹使者欲剖其腹胡不得已於腿中取出則天  
召問貴價市此焉所用之胡云西國有青泥泊多珍寶但  
苦泥深不可得若以此珠投泊中泥悉成水其寶可得則  
天因寶持之至玄宗時猶在

寶珠

咸陽嶽寺後有周武帝冠其上綴冠珠大如瑞梅歷代不  
以為寶天后時有士人過寺見珠戲而取之天大熱至寺  
門易衣以紙裹珠放金剛脚下因忘收之翼日便往揚州  
收債途次陳留宿於旅邸夜聞諸胡鬪寶攝衣從而視之  
因說冠上綴珠諸胡人駭曰久知中國有此寶方欲往求  
之士人言已遺之胡等嘆恨云若能至此當有金帛相答  
今往揚州取債幾何士人云五百千諸胡乃率五百千與  
之令還取珠士人至金剛脚下珠猶尚存持還見胡胡等  
喜拊飲樂十餘日方始求市因問士人所求幾何士人極  
口求一千緡胡大笑云何辱此珠與衆定其價作五萬緡

胡合錢市之及邀士人同往海上觀珠之價士人與  
偕行東海上大胡以銀鐺煎醍醐又以金瓶盛珠於醍醐  
中重煎甫七日有二老人及徒黨數百人齎持寶物來至  
胡所求贖固執不與後數日復持珠寶山積云欲贖珠胡  
又不與至三十餘日諸人散去有二龍女潔白端麗投入  
珠瓶中珠女合成膏士人問所贖悉何人也胡云此珠是  
大寶合有二龍女衛護群龍惜女故以珠寶來贖我欲  
度世寧顧世間之富耶因以膏塗足步行水上捨舟而去  
諸胡各言其買此珠何為獨專其利卿既往矣我將安  
胡令以酥煎醍醐塗紅當得便風還家悉如其言大胡



不知所之

水珠

太安國寺睿宗為相王時舊邸也即尊位乃建道場高王嘗施一寶珠令鎮常住庫云直億萬寺僧納之櫃中殊不為貴也開无十年寺僧造功德開櫃閱物將貨之見函封曰此珠直億萬僧共開之狀如片石赤色夜則微光光高數寸僧議此凡物耳何得直億萬也試賣之於市中令一僧監賣且試其醜直居數日貴人或有問者及觀之則曰此凡石耳瓦礫不殊何妄索直皆嗤笑而去僧亦耻之十日後或有問者知其夜光或時價數千價益重矣月餘有

西域胡人明

善頂戴於首胡人貴者也使

譯問曰珠價值幾何僧曰一億萬胡人撫弄煙燭而去明日又至譯謂僧曰珠價誠直億萬然胡客久今有四千萬求市可乎僧喜與之謁寺主寺主許諾明日納錢四千萬買市之而去仍謂僧曰有虧珠價誠多不貽責也僧問胡從何而來而此珠復何能也胡人曰吾大食國人也貞觀初通好來貢此珠後吾國常念之募有得之者當殺相佛求之七八十歲今幸得之此水珠也每軍行休時掘地二尺埋珠於其中水泉出可給數千人故軍行常不乏水也

主珠後行軍每苦渴僧不信胡人命掘土藏珠有

其色清冷流沉而僧取飲之方悟靈異胡人乃持珠去事  
知所之

真如入寶記

開元中有華氏者嫁於賀若氏賀若氏卒乃捨俗為尼號  
曰真如家於鞏縣孝義橋其行高潔遠近宗推之天寶元  
年七月七日真如於精舍戶外盥濯之間忽有五色雲氣  
自東而來雲中引手不見其形徐以囊授真如曰寶之慎  
勿言也真如謹守不敢失墜天寶末祿山作亂中原鼎沸  
衣冠南走真如展轉流寓於楚州安宜縣肅宗元年建子  
月十八日夜真如所居忽見二人衣皂衣引真如東南而

行可五六十步值一城樓觀嚴飾兵衛整肅皂衣者指之  
曰化城也城有大殿一人衣紫衣戴寶冠號為天帝復有  
二十餘人衣冠亦如之呼為諸天諸天生命真如進既而  
諸天相謂曰下界喪亂時久殺劫過多腥穢之氣達於諸  
天不知何以救之一天曰莫若以神寶壓之又一天曰當  
用第三寶又一天曰今厲氣方盛穢毒凝固第三寶不足  
以勝之須以第二寶則兵可息亂世可清也天帝曰然因  
出寶授真如曰汝往令刺史崔旆進達於天子復謂真如  
曰前所授汝小囊有寶五段人臣可得見之今者八寶  
王所宜見汝慎勿易也乃具以寶名及所用之法授真如

已而復令皂衣人送之翌日真如請縣攝令王涵之以  
聞州州得涵之狀會刺史將行以縣狀示從事虞伯曰安  
宜縣有妖尼之事怪之甚也亟往訊之伯至縣乃召真如欲  
以王法加之真如曰上帝有命誰敢廢墜且寶非人力所  
致又何疑焉乃以囊中五寶示伯其一曰玄黃黍付形如  
筍長可八寸餘闊三寸上圓下方近圓有孔黃玉也色比  
蒸栗潤若凝脂避人間兵疫邪瀉其二曰玉鷄毛文悉備  
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其三曰穀璧白玉也徑五  
六寸其文粟粒自生無異雕鐫之狀王者得之則五穀豐  
其四曰玉  
枚亦白玉也徑六寸好倍於肉玉

者得之能令外國歸服其玉色光彩溢發特異於常盧恒  
曰玉信玉與安知寶乎真如乃悉出寶盤向空照之其光  
皆射日仰望不知光之所極也恒與縣吏同視咸異之翼  
日旣至恒白於旣曰寶蓋天授非人事也旣復驗無異嘆  
駭久之即且事白報節度使崔圓圓異之徵真如詣府啟  
歷觀之真如曰不可圓固強之真如不得已又出八寶一  
曰如意寶珠其形正圓大如鷄卵光色瑩徹置之堂中明  
如滿月其二曰紅靺鞨大如巨栗赤爛若朱櫻視之可  
手而碎觸之則堅重不可破也其三曰琅玕珠其形如  
四分缺一徑可五六寸其四曰玉卮大如半手其紋如

陷之印中著物則形見其五曰皇后採桑鈎二枚長五六寸其細如筋屈其末似金又似銀又黓熟銅其六曰雷公石二枚斧形長可四寸闊寸許無孔臆如青玉八寶置之日中則白氣連天措諸陰室則燭耀如月其所厭勝之法真如皆秘不可得而知也圓為錄表奏之真如曰天命崔僖爭為若何圓懼而止僖乃遣盧恒隨真如上獻時史朝義方圍宋州又南陷申州淮河道絕遂取江路而上抵商山入關以建巳月十三日達京時肅宗寤疾方甚視寶促召代宗謂曰汝自楚王為皇太子今上天賜寶獲於楚州天許汝也宜寶愛之代宗再拜受賜得寶之故即日改爲

寶應元年上既登位乃昇楚州為上州縣為望縣改縣  
安宜為寶應為刺史及進寶官皆有超擢號真如為寶和  
大師寵錫有加自後兵革漸偃年穀豐登封域之內幾至  
小康寶應之符驗也真如所居之地得寶河孺高殿境物  
潤茂遺址後為六令縣尉崔琨所居西堂之間相傳云西  
域胡人過其傍者至今莫不望其處而瞻禮焉

玉清二齋記

杜陵常舍字景昭開元中舉進士第寓遊於蜀蜀多勝地  
會春末奔與其交數輩為花酒宴雖夜不怠一日有請者  
曰郡南去十里有鄭氏亭亭起苑中真塵外境也願請者



并聞其說喜甚遂與俱南出十里得鄭氏亭亭當穴毛繩；橫  
然四峙門用花闌砌用煙矗弁望之不暇他視真所為塵  
外境也使者揖弁入既入見亭上有神僊十數皆極色也  
疑之若佇半掉雲袂飄飄然其侍列左右者亦十數紋繡  
杳眇殆不可識有一人望弁而語曰常進士來命左右請  
上亭斜攔層曲既上且拜群仙喜曰君不聞劉阮事乎今  
日亦如是願本一醉將盡春色君以為何如弁謝曰不意  
今日得為劉阮幸何甚哉然則次為何所女郎又何為者  
願一聞知群仙曰我玉清之女也居於此久矣此乃玉清  
宮也向聞君為下第進士寓遊至此將以一言奉請又懼

君子不顧且貽其辱是以假鄭氏之亭以命君果副吾志  
雖然此仙府也雖云不可滯世間人君居之固無損耳壑  
不以為疑即命酒樂宴亭中絲竹盡舉飄然冷然凌玄越  
冥不為人間聲曲酒既酣群仙曰吾聞唐天子尚神仙吾  
有新樂一曲曰紫雲願授聖主君唐人也為吾傳之一進  
可乎曰弇一儒也在長安中徒為區區於塵土間望天子  
門且不可見之又非知音者曷能致是群仙曰君既不能  
吾將以夢傳於天子可也又曰吾有二寶將以贈君能使  
君富敵王侯君其受之乃命左右取其寶始出一杯其色  
碧而光潤洞徹顧謂弇曰碧瑤杯也又出一枕似玉微紅

魁拔也又出一小函其色紫亦似玉而瑩徹則過之曰  
玉函也已而皆授弁拜謝別去行未及一里迴望其亭  
茫然無有弁異之亦竟不知何所也遂挈其寶還長安明  
年下第東遊廣陵因以其寶集於廣陵市有胡人見而拜  
曰此天下之奇寶也雖千萬年人無得者君何德而有弁  
以告之因問曰此何寶乎曰乃玉清三寶也遂以數千萬  
為直而易之弁由是建甲第居廣陵中為豪士竟卒於白  
衣也

寶母

唐安史定後有魏生者少以勲戚歷任王官家財累萬然

其交結不軌之徒由是窮極為士旅所憤因避亂將妻入  
嶺南數年方寧後歸舟行至五州界因暴雨息後登岸肆  
目忽於砂磧中見一地氣<sub>注</sub>直數十丈從而尋之石澗  
見石片如手掌大狀如磨片又類如石半青半赤甚辨焉  
試取以歸致之書篋及至家故舊蕩盡無財賄以求叙錄  
假屋以居市肆多賈客胡人等舊相識者哀之皆分以財  
帛嘗因胡客自為寶會胡客法每年一度與鄉人大會各  
開寶物寶物多者戴帽居上坐其餘以次分列召生親為  
生忽憶所捨得物取懷之而去亦不敢先言之坐於階  
食訖諸胡出寶上坐者出明珠四其大踰徑寸餘

稽首禮拜其次以下所出考或一或二或三悉是寶至坐  
胡咸笑戲謂生君亦有寶名生曰有之遂出所懷以示之  
而自笑三十餘胡皆起扶生於坐首禮拜其足生初謂見  
誰不勝慙慙後知識意大驚異其老胡見此石亦有泣者  
衆遂求生請市此寶恣其所索生遂大書索百萬衆皆怒  
言何故辱吾此寶加至千萬乃已潛問胡此寶名何胡云  
此是其本國之寶因亂遂失之已經三十餘年我王求慕  
之云獲者拜國相比歸皆獲厚饋豈止於數百萬哉問其  
所用云此寶母也但每日望王自出海岸設壇致祭之以  
此致壇上一夕明珠寶貝等皆自聚故名寶母也生因得

所倍其先賢云

張牧

張牧過點蒼山拾一圓石徑寸明於水晶映月視之則有  
綠樹陰陰下有一女子坐繩床觀白兔搗藥兔不停杵樹  
葉若風動女子亦時時以手拂髮髻或微笑意其為嫦娥  
也一夕召客看月出以示之忽躍入空中明於月不知所  
之

鳳翔石

趙頌之朝散自京師挈家赴鳳翔通判子弟皆乘馬  
皆乘車獨一婦以妊身用四兵荷轎秦卒不慣此後

為石所感失肩轎仆地婦墜於外有乳媪跨驢而從急下  
扶掖就石拊摩少焉稍定四兵懇拜乞勿言婦適愛此石  
欲攜去為檇衣砧則諭之曰能為負此當捨汝欣然聽命  
共雇兩材民舁以行趙還京日始見之亦以石體細膩取  
置書室它日玉工來售繚環偶見之諦翫不釋手石之闊  
一尺厚寸餘長尺有半工日是可解為兩屏能以一見與  
則可許之喚匠鑿鋸攻治幾月中分焉玉質瑩潔卓然可  
寶也雲林泉石飛鴉翅鷺漁翁披簑棹舟境象天成絕頂  
王右丞李將軍畫山水妙處工取一歸又陰折為二先持  
外邊者示貴當當包裹入獻徽宗大喜命闕為硯屏答賜

甚厚工復言所從來詔索之於趙上不敢隱亦獻之西后  
相對列於便殿燕几他珍器百種皆避席居數月工徐出  
其所秘詰當日向兩者因盡美矣柰不過各得一偏若反  
覆施之則為不類今吾此物面背如一畧無饒削點注之  
功非歸之天上不可也瑄具奏所以賞賚巨萬而頒之用  
此得提舉常平官

龍枕石

太倉王萬戶蒼野為相國宗人領兵巡海泊舟一山下關  
過小寺有僧出迓作駭狀曰此非泊舟所得無懼乎王疑  
僧厭客又其地為港口可避風而是夜宴寢益謂僧言



也旋登山巔見古廟無人廟後臺際石長二丈有半闊厚  
皆尺餘明瑩如水晶照見內趺坐金觀音大奇之曰此異  
寶也購得而運至蘇以貽貴人可價連城因下問前所遇  
僧曰此石誰主者可售乎僧曰無主第石名龍枕晴時常  
見二龍枕卧其上下乃龍潭所謂不可泊者恐不可犯耳  
王既疑僧嚇已又恃力衆而無主竟令群力運至舟大喜  
飯未畢天上黑雲簇起微見風雷而港口山自擠合數十  
舟碎如粉壓溺死者數十人王與衆竭蹶奔山乃得免愧  
見前僧及訪山巔石依舊在焉

上清童子

唐貞元中岑文本下朝多於山亭避暑日午時寤初覺忽有和山亭院門者藥豎報云上清童子元寶故此參奉文本性素慕道束帶命入乃年二十以下道士儀質爽邁衣服纖異冠淺青圓角冠衣淺青圓角帔履青圓頭履衣服輕細如霧非齊紈魯縞之比文本與語乃曰僕上清童子自漢朝而果成本生於吳已得不疑滯之道遂為吳王進入見漢帝漢帝有事擁遏教化不得者無不相問僕嘗與方圓行下皆得通暢由是自著文武二帝迄今至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亂方出外方所至皆沐人憐愛自漢成帝時遂厭人間乃尸解而去或秦或楚不常厥居聞公好遁故

此相謂耳文本詰以漢魏齊梁間君王社稷之事了了如  
目覩因言史傳間屈者虛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幘何  
制度之異對曰夫道在於方圓之中僕外服圓而心方正  
相時之儀也又問曰衣服皆輕細何上所出對曰此是上  
清五銖服又問曰比聞六銖者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  
尤細者則五銖也談論不覺日晚乃別去纔出門而忽不  
見文本知是異人乃每下朝即令伺之到則談論移時後  
令人潛送詰其所止出山亭門東行數步於院墻下瞥然  
而沒文本命工力掘之入至一古墓墓中無餘物惟得  
古錢一枚文本方悟上清童子是青銅名元寶錢之文也

外國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亦錢之文也漢時生於吳是漢朝鑄五銖錢於吳王也文本雖知之而錢帛日盛後官至中書令十餘年忽失古錢所在而文本遂薨焉

### 聚寶竹

温州巨商張愿世為海賈往來數十年未嘗失時紹興七年因涉大洋遭風漂其船不知所屆經五六日得一山嶺竹屢雲彌望極目乃登岸伐十竿擬為篙棹之用方畢見白衣翁云此是何世非汝所當留宜急回不可緩也人拱手白曰某輩已迷失路將葬魚腹僂翁幸教如何可

連鄉問翁指東南方果得善選十竹已雜用其九臨抵岸  
有倭客及崑崙奴望桅檣拊膺大叫可惜者不絕口既泊  
纜衆疑睇船內見一竹尚存爭欲求買曰吾不論價愿度  
其意必欲得試需二千緡衆齊聲荅曰好即就近取錢以  
償愿曰此至寶也我適相戲耳非五千緡勿復議崑崙奴  
尤喜如其數輦錢授之而後立約約定愿問之曰此竹既  
成交易不可翻悔然我實不識為是何寶物而汝曹競欲  
售如此蓋為我言之對曰此乃寶伽山聚寶竹每立竿於  
巨浸中則諸寶不采而聚吾畢世航遊視鯨波滔天如平  
地然但知其名未嘗獲觀也雖累千萬價亦所不惜愿始

哇嘆而付之

龜寶

徐太尉彥若之赴廣南將渡小海有隨軍將忽於海濱  
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嬰兒之拳內有一小龜子長可  
一寸往來旋轉其間畧無暫已瓶項極小不知所入之由  
也因取而藏之其夕忽覺船一舷壓重乃起視之即有衆  
龜層疊就船而上其人大懼以將涉海慮致不虞因取瓶  
祝而投諸海衆龜遂散既而話於海船之胡人曰此所謂  
龜寶也希世之靈物惜其遇而不能有益薄福之人不勝  
也苟或得而藏諸家何慮寶藏之不豐哉於是惋歎不已

波斯人

昔波斯人來闐相古墓有寶氣乃謁墓鄰以錢數萬車之  
墓鄰諱不與波斯曰汝無庸爾也此墓已無主五百年矣  
墓鄰始受錢波斯發之見棺衾肌肉潰盡惟心堅如石鋸  
而觀之有佳山水青碧如畫傍有一女靚粧凭欄凝睇蓋  
此女有愛山水癖朝夕玩望吐吞清氣故能融結如此

陸顯傳

陸顯傳家於長城世以明經仕顯自幼嗜麪為食  
多食其食疾及長從本軍貢於禮部既下第遂為生大

中數月有胡人數輩攜酒食詣其門既坐顧謂顓曰吾  
商越人生長蠻貊中聞唐天子庠羅天下英俊且欲以文  
化動四夷故我航海梯山來中華將觀太學文物之光惟  
吾子我焉其冠檐焉其裾莊然其容肅然其儀真唐朝儒  
生也故我願與子交歡顓謝曰顓幸得籍名於太學然無  
它才能何足下見愛之深也於是相與酣宴極歡而去顓  
信士也以為群胡不我欺旬餘群胡又至持金繒為顓壽  
顓始疑其有它即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長安中惶惶然  
有饑寒色故持金繒為子一日僕馬之費所以交吾子也  
耳無有它瀆幸勿疑也顓不得已受金繒及胡人去太學



中諸生聞之偕來謂顓曰彼胡率愛利不顧其身爭墮菜之微尚致相賊殺者寧肯棄金繒為子壽乎且太學中諸生甚多何為獨厚君邪是必有故君且匿身郊野間以避其再來也顓遂僑居渭上杜門不出僅月餘群胡又詣其門顓大驚胡人喜曰比君在太學中我未得盡言今君退居郊野果吾心也既坐胡人挈顓手而言曰我之來非偶然也蓋有求君耳幸望諾之且我所祈於君固無害於我則大惠也顓曰謹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麩乎曰有之曰食麩者非君也乃君腹中一蟲耳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餌之當吐出蟲則我口厚價從君易之其可乎顓曰君

誠有之又安有不可邪已而胡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  
餌之有頃遂吐出一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此  
名消麩蟲實天下之奇寶也顯曰何以識之胡人曰吾每  
旦見寶氣亘天在太學中故我輩得以謁君然自一月餘  
清且望之見其氣移於渭水上果君遷居焉此蟲稟天地  
中和之氣而結故好食麩蓋以麥自秋始種至來年夏季  
成實受天地四時之全氣故嗜其味焉君宜以麩食之可  
見矣顯即以麩斗餘致其前蟲乃食之立盡顯又問曰此  
蟲安所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奇寶俱稟中和之氣此蟲  
乃中和之粹也執其本而取其末其遠乎哉既而以符

蟲又以金函扁之命顯置於寢室謂顯曰明日當即來及  
明旦胡人以十兩重輦金王絹帛約數萬獻於顯共持金  
函而去顯自此大富致園屋為治生具日食梁肉衣鮮衣  
荐於長安中號豪士僅歲餘辭胡又來謂顯曰吾子能與  
我偕遊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寶以擢天下而吾子豈  
非好奇之士邪顯既以其富素用閑逸自遂即與群胡俱  
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於是置油膏於銀鼎中構火其下  
投蟲於鼎中鍊之七日不絕燎忽有一童分髮衣青襦自  
海水中出捧白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來獻胡人胡人大  
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而去僅食頃又有一玉女貌極冶

衣露綃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盤中有  
大珠數十來獻胡人胡人罵之玉女捧盤而去俄有一仙  
人載碧瑤冠被紫霞衣捧絳帕籍盤中有一珠徑二寸許  
奇光泛空照數十步仙人以獻胡人胡人笑而受之喜謂  
顓曰至寶來矣即命絕燎自鼎中收蟲置金函中其蟲雖  
鍊之且久而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顓曰子隨我入海  
中慎無懼顓即執胡人佩帶從而入焉其海水皆銘問十  
步鱗介之族俱辟易迴避去遊龍宮入鮫室珍珠怪寶任  
意所擇纔一夕而獲甚多胡人謂顓曰此可以致億萬之  
貨矣已而又以珍貝數品遺於顓顓售於南越得金千鎰

由是益富後竟不仕老於閩越中

奇寶

有人下洋遭溺附一蓬席六死三晝夜泊一島間乃蒲伏而登得木上大果如梨而芋味食之一二日頗覺有力夜宿大樹下聞樹根有物沿依而上其聲玲瓏可聽至顛而止五更復自樹顛而下不知何物乃以手捫之驚而逸去嗅其掌香甚以為必香物也乃伺其升樹解衣鋪地至明遂不能去凡得片腦斗許自是每夜收之約十餘石乃日坐水次望見海鯨過大呼求救遂負片腦以歸分子舟人十之一猶成巨富又有浙人下番以貨物不合時疾疾遭

失畫傾其本嘆息欲死於海同行慰勉再三乃始登岸  
水瀕朽木一塊大如鉢取而嗅之頗香以為必香木也溫  
取以枕首抵家對妻子飲泣遂再求物力將為明年圖一  
日鄰家穢氣逆鼻呼妻以朽木蕪之則煙中結作七鷺鷥  
飛之至數丈乃散大以為奇而始珍之未幾憲宗皇帝命  
使之求奇香有不次之賞其人以獻授錦衣百戶賜金百  
兩識者謂沉香類水次七鷺鷥日夕飲宿其旁積久精神  
羣入因而結成形云又崑山田姥家相傳一簋箕大如五  
斗盞日以播米輕而質堅如牛皮然而有耳目形圖知何  
物也一日有商人過而見之欲買以銀一星姥不可曰

吾家傳六七世不忍棄之商人乃酌米一石姥遂子之屬  
人熟玩以為蝦蟆壳然亦不知其何用至陝西秦王府求  
售秦王大驚即許銀千兩商不意如此益索其價乃至五  
千金方足秦王笑曰蠻子爾雖得吾厚價知其何寶乎扣  
頭謝曰不知王曰此殼能圓珠珠之凹凸不正者一經殼  
中滾之則其形圓如茨粒此不世之奇寶也爾何從得之  
商乃具告以姥家物而服王之神觀也

呂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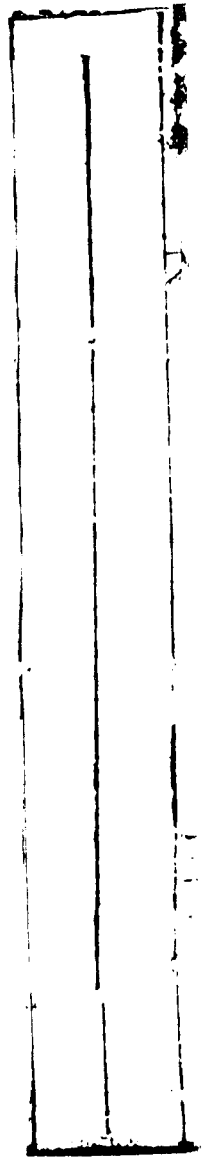
大曆中有呂生者自會稽上虞尉調集於京師既而僑居  
永崇里嘗一夕與其友數輩會食於其室食畢將就寢俄

有一媼容服潔白長二尺許出於室之北隅緩步而來其狀極異衆視之相目以笑其媼漸迫其榻且語曰君有重不能一命耶何待吾之薄歟呂生叱之遂退去至北隅乃亡所見且驚且異莫知其來也明日呂生獨寤於室又見其媼在北隅下將前且退惶若有所懼生又叱之遂沒明日生默念曰是必怪也今夕將至若必除之必為吾患不朝夕矣即礪一劍置其榻下是夕果從北隅徐步而來顏色不懼至榻前生以劍揮之其媼忽上榻以臂搗生目徐又躍於左右舉袂而舞久之又有一媼忽上榻復以臂搗生生遽覺一身盡凜然若霜被於體生又以劍揮之



數狀亦隨而舞焉生揮劍不已又為十餘姬各長寸許雖  
愈多而貌如一焉皆不可辨環走四垣生懼甚計不能出  
中一姬謂生曰吾將合為一矣君且觀之言已遂相望而  
來俱至榻前翕然而合又為一姬與始見者不異生懼益  
甚乃謂曰爾何怪而敢如是撓生人耶當疾去不然吾求  
方士將以神術制汝汝又安能為耶姬笑曰君言過矣若  
有術士吾願見之吾之來戲君耳非敢害也幸君無懼吾  
亦還其所矣言畢遂退於北隅而沒明日生以事語於人  
有田氏子者善以符術除去怪眾名聞長安中見說喜躍  
曰是我事也去之乎瓜一瓞耳今願往君舍且伺焉至

夜生與田氏子俱坐於室未幾而媼果來至榻前田氏子  
叱曰魅疾去媼惕然其色不顧左右徐步而來去者久之  
田謂生曰非吾之所知也其媼忽揮其手手墮於地又為  
一媼甚小躍而升榻突入田生口中田生驚曰吾死乎媼  
謂生曰吾比言不為君害君不聽今田生之疾果何如哉  
然亦將成君之富耳言已又去明日有謂呂生者豆於北  
隅發之可見矣生喜而歸命家僮於其所沒窮焉果不至  
天得一瓶可受斛許貯水銀甚多生方悟其媼乃水銀精  
也田生竟以寒慄而卒



廣雅異編卷之二十一

印月軒主人彙次

器具部一

紫珍記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寶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遶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且畜馬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廓文體似隸點畫無闕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

影內纖毫無失擊而吓之請者徐引竟日方絕嗟乎此  
非凡鏡之所同也宜其見賞高賢自稱靈物今具其異蹟  
列之數千載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  
度自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  
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雉家雉新受寄一婢頗  
慧端麗名曰鸚鵡度既稅駕將整冠履引鏡自照鸚鵡遙  
見即便吓苟流血云不敢任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雉云兩  
日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  
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由也度疑精魅引鏡逼之便云  
乞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敘然後變形當捨汝命

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  
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為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為下邳  
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  
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為行人李無傲所執無傲粗  
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  
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狐變形為人豈不  
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忌  
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屬  
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為人形羞復故  
織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織鏡於匣汝不逃乎

笑曰公適有美言尚許相捨絨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鑑  
一臨窳跡無路惟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登時  
為匣鏡又為致酒悉召雄家隣里與宴謔婢頃大醉奮衣  
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於今幾姓生  
雖可樂死必不傷何為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為老  
狸而死一座驚嘆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  
直晝卧聽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  
出自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  
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嘆怪未  
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反日復鏡亦精朗如故自此

之後每日月薄觸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  
首復一銅劍長四尺劍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  
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曰此劍俠  
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  
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饑如渴願與君  
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  
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於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  
一室相視如晝劍橫其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請內鏡於  
匣度從其言然後劍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劍戲曰  
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



室光常照數丈若月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曜  
亦可敵也乎大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廣  
家弟勸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更邀入室而為具食坐語  
良久胡僧謂勸曰檀樾家似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勸  
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秘術頗識寶氣檀  
樾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  
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勸出之僧跪捧欣躍又  
謂勸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  
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  
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煙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

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煙玉水等  
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葑城  
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  
皆祠謁此樹否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為妖由人興淫祀宜  
絕縣吏皆叩頭請度度不得已為之舉祀然陰念此樹當  
有精魅所托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  
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  
風雨晦冥纏遶此樹電光是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  
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創死於樹下  
下收鏡命吏出蛇焚於縣門外仍掘樹二心有一穴

漸大有巨蛇蟠泊之跡既而墳之妖怪遂絕其年冬慶以  
御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糧賑給陝東時天下大  
饑百姓疾病蒲陝之間癘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為度  
下小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齎此入其家  
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鏡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  
來相照光陰所及如冰著體冷徹腑臟即時熱定至晚並  
愈以為無害於鏡而可濟於衆令密持此鏡徧巡百姓其  
夜鏡於匣中泠然自鳴聲甚徹遠良久乃止度心獨怪明  
蚤龍駒來謂度曰龍駒昨勿心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  
謂龍駒我即鏡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於君家故來相託

為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  
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為我苦度感其靈怪因此誌之至後  
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大業十年度弟勣自六合丞棄官  
歸又將遍遊山水以為長往之策勣曰此別也亦有所求  
尼所寶鏡非塵俗物也勣將抗志雲路棲踪煙霞欲尼以  
此為贈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即以與之勣得鏡遂行不言  
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  
鏡真寶物也辭尼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降石梁坐玉壇  
日暮遇一嵌巖有一石室可容三五人勣棲息止焉  
二更後有兩人一貌鵲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面

眉長黑而矮稱毛生謂勣曰何人居斯也勣曰尋幽探穴  
訪奇者二人坐與勣談久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勣疑其  
精怪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矮者  
化為龜鬚者化為猿懸鏡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綠毛猿  
身帶白毛即入真山渡潁水歷太和視玉井井傍有池水  
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間每八節祭之以祈福  
祐若一祭有閭即池水出黑雲大電浸堤壞阜勣引鏡照  
之池水沸湧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  
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粗細大於臂首  
紅額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龍形蛇用嘴尖狀如鱗

魚動而有光在於泥水困而不能遠去勸謂蛟也失水而無能為耳乃而為灸甚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汴汴主人張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勸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即安夜常如此勸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即被殺其病者牀下有大雄鷄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鷄也遊江南將渡廣陵楊子江忽暗雲覆水黑風波湧舟子失容慮有覆沒勸攜鏡上舟照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斂波濤遂息更之間達濟天塹躋攝山麴芳頰或攀絕頂或入深洞其群鳥環人而噪數熊當路而蹲以鏡揮之熊鳥奔

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聞舟人曰淺  
既近未可渡南若不迴舟吾輩必葬魚腹勣出鏡照江波  
不近屹加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灘清淺龜鼉  
散走舉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後却視波濤洶湧高數十丈  
而至所渡之所也遂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秘云梟旌陽七  
代孫有呪登刀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更言豐城尉勣倉督  
李敬慎家有二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秘療之無效勣故  
人曰趙丹有才器任豐城尉勣因過之丹命祇承人指勣  
停處勣謂曰欲得倉督李敬慎家居止丹遂命敬慎為主  
禮勣因問其故敬慎曰三女同居堂內闔子每至日晚即

觀妝術服黃昏後即歸所居閣子滅燈燭聽之竊與人言  
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  
妝梳即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勸謂敬曰引示閣子之處  
其閣東有窓恐其門閉固而難啟遂晝日先刻斷窓櫺四  
條却以物支柱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勸曰妝梳入閣矣至  
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勸拔窓櫺子持鏡入閣照之三女叫  
云殺我婿也初不見一物縣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長一  
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  
觔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  
長可半寸尾長五寸以上尾頭一寸色白並於壁孔前



其從此痊愈其後尋真至廬山婆娑數月或棲息長  
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  
處士蘇賓奇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勣曰天下  
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  
鏡尚在足下衛之速歸家鄉也勣然其言即時北歸便遊  
河北夜夢鏡謂勣曰我家鄉兄厚禮今當捨人間遠去欲  
得一別卿請蚤歸長安也勣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  
恍發悸即時西首秦路今既見兄勣不負諾矣終恐此靈  
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勣巡河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  
匣中悲鳴其聲織遠俄而漸入若龍咆虎吼良久乃定開

俚視之即失鏡矣

敬元穎傳

唐大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脩詞未  
成攜數千金於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甚大常溺人  
仲躬亦知之以靡有家室無所懼仲躬嘗習學不出月餘  
日有鄰家取水女可十數歲怪每日來於井上則逾時不  
去忽墜井而死井水深經宿方索得尸仲躬異之閑日窺  
於井上忽見水中一女子其形狀少麗依時樣妝飾以目  
仲躬凝睇之際以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於世  
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乃嘆曰斯為溺人之由也

不顧而退後數月炎旱此井水不減忽一日水竭清且有  
人叩門云敬元穎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縹  
之衣其粒飾鉛粉皆肯製耳仲躬與坐訊曰卿何以殺人  
元穎曰妾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於茲遂  
穿此井洛城內有五毒龍斯其一也綠與太乙左右侍龍  
相得每為榮蔽天命追徵多托故不赴集好食人血自漢  
以來殺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耗涸其乃國初方墜於井  
遂為龍所驅使為妖惑以誘人用供龍所食甚為辛苦情  
所非願昨為太乙使者交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昨夜子  
時已朝太乙美兼為河南旱勘責三數日方回今井內已

無水君子誠能命匠淘之則獲脫斯維矣若然願終君

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不致言訖便矣所在仲躬當時即命匠命一親信與匠同入井囑曰但見異物即收至底無別物唯獲古銅鏡一枚濶七寸七分仲躬令洗淨貯匣內焚香以奉之斯所謂敬元穎也一更後元穎忽自門而入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生成之恩照濁泥之下某昔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為大小之差元穎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為許敬宗婢蘭宮所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入者闕絕不可取遂為毒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間

耳然明晨內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已用錢僦屋  
移出何以取措足之所元穎曰公請君子飾裝一無憂也  
將辭去仲躬復留之問曰汝安得有紅綠脂粉狀乎對曰  
其變化無常非可具述言訖即無所見明旦忽有牙人叩  
門兼領宅王來謂仲躬便請移居并夫役足未到齋時  
前至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僧數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  
價直契本一無遺缺並交割訖後三日其清化宅井無故  
自崩兼延及堂隅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為大  
官有所要事未嘗不如移宅之効也其鏡背有三十八字  
皆料斗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

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在世於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列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而右有月龜龍虎雀並如其位於鼻四旁頭二八夷則之鏡

### 漁人

蘇州太湖入松江口唐貞元中有漁人載小網數舡共十餘人下網取魚一無所獲網中得物乃是鏡而不甚大漁者忿其無魚棄鏡於水移舡下網又得此鏡漁人異之遂取其鏡視之纔七八寸照形悉見其筋骨臟腑清然可惡其人悶絕而倒衆人大驚其取鏡鑿形者即時皆倒噤口狼籍其餘一人不敢取照即以鏡投之水巾良久扶持

吐者既醒遂相與歸家以為妖怪明日方理網罟則所得魚多於常時數倍其人先有疾者自此皆愈詢於故者此鏡在江湖每數百年一出人亦常見但不知何精靈之所恃也

符載

唐符載文學武藝雙絕常蓄一劍袖光照夜為畫客遊至淮浙遇巨商舟艦遭蛟作梗不克前進擲劍一揮血灑如雨舟舸安流而遊後遇寒食於人家表秬粽粗如桶食刀不可用以此劍斷之訖其劍無光若頑鐵無所用矣古人云十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其此劍之謂乎

省名部落主

周靜帝初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凌暴奢逸居處甚盛忽  
有人數十至門一人先投刺曰省名部落主成多受因趨  
入骨低問曰何故省名部落多受曰某等數人各殊名字  
皆不別造有姓馬者姓皮者姓鹿者姓熊者姓麀者姓衛  
者姓班者然皆名受唯某帥名多受耳骨低曰君等悉似  
伶官有何所解多受曰曉弄椀珠性不愛俗言皆經義骨  
低大喜曰目所未覩有一優郎前曰某等壯肌膈膈怡怡  
皮漫遶身三匝主人食若不克開口終當不捨骨低悅更  
命加食一人曰某請弄大小相成終始相生於是長人



人肥人吞瘦人相吞餘兩人長者又曰請作終始相主  
於是吐下一人吐者又吐一人遞相吐出人數復足骨  
低甚驚因重賜賚遣之明日又至戲弄如初連翻半月骨  
低頗煩不能設食諸伶皆怒曰主人當以蘇箒為幻術請  
借卽君娘子試之於是持骨低兒女弟妹甥侄妻妾等吞  
之於腹中腹中皆啼呼請命骨低惶怖降階頓首哀乞觀  
屬伶者皆笑曰此無傷不足憂卽吐出之親屬完全如初  
骨低深怒欲用舉殺之因令密訪之見至一古宅基而滅  
骨低令掘之深數尺於瓦礫下得一大木檻中有皮袋數  
十檻旁有穀麥觸卽為灰檻中得竹簡書文字磨滅不可

識甘隱隱似有三數字若是陵字骨低知是諸袋為怪欲  
舉出焚之諸袋因號呼檻中曰某等微命尋合化滅緣李  
都尉留水銀在此故得且存某等即都尉李少卿般糧袋  
屋崩平壓綿歷歲月今已有命是為居延山神收作伶人  
伏乞存情於神不相殘毀自此不敢復擾高居矣骨低利  
其水銀盡焚諸袋無不為寃楚聲血流漂灑焚訖骨低居  
廊戶痛悉為寃痛之音月餘不止其年骨低舉家病死  
歲無復子遺水銀後失所在

號國夫人

長安有一貧僧衣甚縑縷賣一小猿會人言可以

國夫八閩之運命僧至宅僧既至夫人見之問其由僧曰  
本住西域居山二十餘年偶群猿過遺下此少猿憐憫故  
養纔半年以來此小猿識人意又會人言語隨指顧無不  
應人使用實不異一弟子耳僧昨至城郭資用頗乏無計  
保惜得此小猿故鬻之於市夫人曰今與僧束帛可歸此  
猿我當養之僧乃感謝留猿而去其小猿旦夕在夫人左  
右夫人甚愛憐之後半載楊貴妃遺夫人芝草夫人喚小  
猿令看玩小猿對夫人面前倒地化為一小兒容貌端妍  
年可十四五夫人甚異呵而問之小兒曰我本姓袁賣我  
僧昔在蜀山中我偶隨父入山採藥居林下三年我父嘗

以藥苗啗我忽一日自不覺變身為猿我父懼而棄我所  
以被此僧收養而至於夫人宅我雖前日口不能言每至  
深夜唯自泣下今不期却變人身即不測尊意如何夫人  
高之遂命衣以錦衣侍從隨後常秘密其事又三年小兒  
容貌甚美貴妃曾屢顧之後恐人見奪因不令出安於小  
室小兒唯嗜藥物夫人以侍婢嘗供飼藥食忽一日小兒  
與此侍婢俱化為猿夫人怪異令人射殺之其小兒乃未  
人耳

### 金象將軍

汝南岑順字孝伯少好學有文老大尤精武畧旅次陝州

貧無第宅其外族呂氏有凶宅將廢之順請居焉人有勸  
者順曰天命有常何所懼耶卒居之後歲餘順常獨坐書  
閣下雖家人莫得入夜中間鼓聲之聲不知所來及出戶  
則無聞而獨喜自負以為石勒之祥也祝之曰此必陰兵  
助我若然當示我以宮資期數夕後夢一人披甲胄前報  
曰金象將軍使我語岑君軍城夜警有喧譁者蒙君見嘉  
敢不敬命君甚有厚祿幸自愛也既負壯志能張顧小國  
乎今敵國犯壘側席委賢欽味芳聲願執殽醢謝曰將  
軍天質英明師真以律猴煩德音屈顧疵賤然夫馬之志  
唯所用之使者復命順忽而寤恍若自失坐而思夢之徵

俄然鼓角四起聲愈振厲順整巾下牀再拜祝之須臾戶  
牖風生帷簾飛揚燈下忽有數百鐵騎飛馳左右悉高數  
寸而披堅執銳星散遍地倏閃之間雲陣四合順驚駭定  
神氣以觀之須臾有卒賞書云將軍傳檄順受之云地連  
獯虜戎馬不息向數十年將老兵窮天設勁敵勢不可止  
明公素養畜德進業及時屢承嘉音願託神契然明公賜  
官固當享大祿於盛世今小國安敢望之緣天那國北山  
賊合從尅日會戰事圖子夜殄滅未期良用惶駭順謝  
室中无盞燭坐視其變夜半後鼓角四發先是西壁下有  
穴化為城門壘敵崔嵬三奏金鼓四門出兵連旗萬

馳雲走兩階列陣其東壁下是天那軍西壁下金象軍  
伍各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止上將橫行繁四方  
轆車直入無回翔六甲次第不乖行王曰善於是鼓之  
兩軍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橫行一尺又  
鼓之車進如是鼓漸急而各出矢石亂交須臾之間天那  
兵大敗奔潰殺傷塗地王車馬南馳數百人投西南隅僅  
而免馬順俯伏觀之於時一騎至禁顏曰陰陽有厝得之  
者昌亭亭天威風驅電激一陣而勝明公以為何如順曰  
將軍英貫白日乘天用時竊窺神化靈文不勝慶快如是  
數日會戰勝敗不常王神貌偉然雄姿罕儔宴讌瑜瑾與

順寶負明珠珠璣無限順遂榮於其中所欲皆備焉後  
遂與親朋稍絕閉門不出家人異之莫究其由而順顏色  
憔悴為鬼氣所中親戚共意有異詰之不言因飲以醇醪  
醉而寃洩之其親人潛備鍬鍤因順如廁而隔之荷鍤亂  
作以掘室內八九尺忽坎陷是古墓也墓有塼堂其具器  
悉多甲冑數百前有金床戲局列馬滿枰皆金銅成形其  
干戈之事備矣因悟軍師之詞乃象戲行馬之勢既而焚  
之遂平其地多得寶貝皆墓內所畜者順閱之恍然而醒  
乃大吐自此克悅宅亦不復凶矣時寶應元年也

張秀才



東都陶化里有空宅太和中張秀才借得肄業常忽忽不安自念為男子當抱慷慨之志不宜恒怯以自軟因移入中堂以處之夜深欹枕乃見道士與僧徒各十五人從堂中出形容長短皆相似排作六行威儀容止一一可敬秀才以為靈仙所集不敢惕息因陽寢以窺之良久別有二一展轉於地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內四眼剌剌如火色相馳逐而目光眩轉若割有聲逡巡間僧道三十人或馳或走或東或西或南或北道士一人獨立一處則被一僧擊而去之其二物周流於僧道之間未嘗暫息如此爭相擊搏或分或聚一人忽叫云卓絕矣言竟僧道皆默然而

息乃見二物相謂曰嚮者群僧與道流妙法絕高然皆  
我二物成其教行耳不然安得稱卓絕哉秀才乃知必妖  
怪也因以枕而擲之僧道三十人與二物一時驚走曰不  
速去吾輩且為措大所使也遂皆不見明日搜尋之壁角  
中得一敗囊中有長行子三十個并骰子一雙耳

輕素輕紅

武德初有曹惠為江州叅軍官舍有佛堂堂中有二木偶  
人長尺餘雕飾甚巧妙丹青剝落惠因持歸與稚兒後稚  
兒方食餅木偶引手請之兒驚報惠惠笑曰取木偶來即  
自言曰輕素輕紅自有名何呼木偶於是馳走無異於人

惠問曰汝何時物頗能作怪輕素與輕紅曰是宣城太守謝家偏偶當時天下工巧皆不及沈隱侯家老蒼頭孝忠也輕素輕紅即孝忠所造隱侯宣城無常葬日故有此贈時素壙中方持湯與樂夫人濯足聞外有持兵稱救聲夫人畏懼跣足化為白螻少頃二賊執炬至盡掠財物謝郎持舒琴瑟環亦為賊敲顛脫之賊人照見輕紅等曰二冥器不惡可與小兒為戲且遂持出時天平二年也自稱流落數家陳末麥鐵杖猶子將至此惠又問曰曾聞謝康成婚王敬則女爾何遽云樂夫人素曰主氏乃生前之妻樂氏乃冥婚爾王氏木屑酷種性麤率多方至冥中猶與

宣城不睦伺宣城嚴顏則磔石柱闕以為威脅宣城自察  
啟於天帝許逐之二女一男悉隨母歸矣遂再娶樂彥輔  
第八女美姿質善書好彈琴尤與殷東陽仲文謝荊州晦  
夫人相得日恣追尋宣城常云我方萬古詞人唯不及東  
阿耳其餘文士皆吾枕中之肉可以宰割矣見為南曹典  
銓郎與潘黃門同列乘肥衣輕貴於生前百倍然十日一  
朝晉宋齊梁可以為勞近聞亦已停矣惠又問曰汝二人  
靈異若此吾欲捨汝如何即背言曰以素等變化雜無足  
可君意如不放終不得逃廬山山神欲取輕素為舞姬  
矣今此奉辭便當受彼榮富然君能終恩請命書上

粉黛惠即令工人為圖之使搗錦繡素笑曰此度非論  
伎亦可當彼夫人無以奉酬請以微言留別百代之中但  
有他人會者無不為忠臣居大位矣雖角入骨紫鸞喫黃  
鼠申不害五通泉室為六代吉昌後有人禱廬山神女巫  
言神君新納二妾要翠釵花簪汝宜求之當降大福禱者  
求而焚之遂如願焉惠亦不能知其微言訪之時賢皆不  
悟或云中書令岑文本識其二句亦不為人說

### 阮文雄

靜江有阮姓名文雄者家積饒裕性恢廓耽嗜山水佳趣  
絕定巳丑秋庄舍當租課時阮生一乘機圖遊賞之樂乃攜

一二蒼頭棹一葉小航沿水濱而輕棹發時則白蘋紅蓼  
敗芰殘荷晴嵐聳翠籠雲遠樹含青挂日聽鳴禽觀躍鯉  
凡景屬意會罔不收賞停行飄颺舟至七里灣不覺天色  
已暝矣四顧寂無人居俄而前有樓閣作巋然狀即命僕  
移舟近之舟甫艤定忽聞樓上啞然有聲生竊視之乃三  
美人倚欄顰笑生一見不能定情遂於舟中朗聲吟曰愁  
倚溪樓望還因見月明明如有約偏照別離情美人聞  
之樓上吟曰細草春來綠閑花雨後紅思君不能見惆悵  
畫樓東生愈添悒悒快惜不能效馮虛之御風也已而美人  
以紅絨繩墜於舟中生乃攀援而上美人笑曰郎君將

梁上君子乎生矣曰將效昔人之折齒也遂諧衾枕歡  
周且復始情覺在濃一美人曰守媒妁之六禮而許字者  
人之道也保太和之元氣而待時者物之情也妾輩非山  
鷄野鶩之能馴路柳墻花之可折蓋因時感興物既能然  
觀景傷情人奚免此故寧違三尺之法以恣六慾之私君  
倘不嫌噬膚之易合而守金柅之至堅毋鄙緩緩之態得  
遂源源而來則妾輩夕死可矣一美人曰窈窕淑女君子  
好逑今日之樂是矣可無詩乎僉謂話諾美人乃先吟曰  
嶧陽自古重南金制作陰陽用意深靈籟一天孤鶴唳寒  
澗千頃老龍吟奏揚淳厚義農俗蕩滌邪淫鄭衛音慨想

予期歸去後無人能識伯牙心一美人吟曰雲和一曲古  
今留五十絃中逸思稠流水清冷湘浦晚悲風瀟瑟洞直  
秋鶯聞瑞鶴冲霄舞靜聽嘉魚出澗游曾記湘靈佳句在  
數峯江上步高秋末後一美人吟曰龍首雲頭巧製成  
卿為樣抱輕清玉纖忽綴一聲響銀漢鶯傳萬籟鳴似前  
昭君來虜塞如言都尉憶神京征人歸思頻聞處暗恨  
愁鬢鬢生未幾夜色將闌晨光欲散美人急扶生起因  
君速行毋令外人覺也生倉皇歸舟命僕整頓裝束思  
久留計忽回首一望樓閣美人杳無存矣生大驚異乃  
其處訪之但見一古塚索然傍有穴隙為狐兔門戶見



有琴瑟琵琶取歸而貨之得重價

### 盧郁

進士盧郁者河朔人徙家長安嘗北遊燕趙遂客於內  
郡守館郁於廨舍先是其舍無居人及郁至見一媪髮  
白身痺而肥被素衣來謂郁曰妾僑居於此且久矣故  
候訪已而告去是夕郁獨居堂之前夜潮寒有風雪其  
文至謂郁曰貴客獨處何以為歡耶命坐語論媪曰妾姓  
石氏家於華陰郡後隨呂御史者至此且四十年家貧  
幸貴客見哀於是郁命食而老媪卒不顧郁問之曰姑  
何為不食媪曰妾甚饑然不食粟以故壽而安郁好奇聞之

甚喜且以為有道術者問曰姑既不食粟何飽其腹耶豈  
常餌仙藥乎姥曰妾家於華陰先人好神仙廬於太華妻  
亦常隱於山中從道士學長生法道士教妾吞火自是絕  
粒今已年九十矣未嘗一日有寒暑之疾郁又問曰某處  
識常遇至人教吸氣之術自謂奇妙後以奔走名利從  
國之貢晝趨而夜息不意今夕遇姑語及平生之好然  
知吞火豈神僊之旨乎姥曰子不聞至人寒暑不能侵  
雖咬入火火不能焚入水水不能溺如是則吞火用其  
也郁曰願親結吞火可乎姥曰有何不可哉於是  
中次而吞之火且盡其色不動郁且驚且疑

再拜謝曰鄙野之人未嘗聞神僊事今夕遇<sub>此</sub>歸結<sub>以</sub>之異實平生所未聞者媿曰此小術耳何足貴哉言訖告去郁因降階送之既別郁遂歸於寢堂頃之有僕者告郁曰西廡下有火發郁驚起而視之其西廡舍已焚於地屋中人俱至競以水沃之迨旦方絕及窮火發之跡於廡下坎中得一石火通中有火甚多先是有敗草積其上故<sub>是</sub>而至媿郁方悟老姥乃此火通耳

廣西異編卷之二十二

卽月軒主人彙次

器具部二

塞絨志

洪武間本覺寺有一少年僧名湛然房頗僻寂一夕方晷  
獨坐庭中見一美女瘦腰長裙行步便捷丰姿綽約嚴  
而按亦不多飾僧欲進問忽不見矣明夜登廁又過其前  
湛然急走就之則又隱矣它人處此必不能堪况僧止  
年乎自是惶惑殊深淫情交引苦思不置越兩日又餘  
於側僧急牽其衣女復佯為慚怯之態再三懇之方與

至及叔生僧復逼體近之漸相調謔間竟成雲雨事異  
壯居址姓字女曰姜乃寺隣之家父母鍾愛嫁姜之晚  
有私於人故數三潛出不料經此又移情於汝然當載  
其事則交可久不然彼此玷矣僧喜唯唯從命於是旦去  
暮來無夕不會將及期少僧不覺容體枯瘦氣息慄然漸  
無生意鄰同袍救治百端罔効寺中一老僧謂曰察汝病  
肺勞瘵兼攻陰邪甚盛必有所致苟不明言事無濟矣湛  
然駭懼勉述往事衆曰是矣然此祟不除則汝恙不愈今  
若復來汝伺其往而踪跡之則治術可施也是夕女至少  
僧仍與交合將行欲起隨送女止之曰僧居寂寥夜與美

婦歡處是亦樂矣何苦自惑如此湛然不能強而罷翌日  
告衆衆乃付曰明夜彼來當待之如常密以一物置其身  
吾輩避於房外俟臨別時擊門為約吾輩協當追尾必得  
而止則崇可破矣少僧一一領記後二夕湛然覺神思恍  
惚方倚床獨卧女果推門復入僧與私褻益加款曲鷄鳴  
時女辭去僧潛以一絨花挿女鬢上又戲擊其門者三衆  
僧聞擊聲俱起追察但見一女冉冉而去衆乃鳴鈴誦咒  
執錫持兵相與趕逐直至方丈後一小室中乃滅此室  
言三代祖定化之處一年一開奉祭餘時封閉而已  
知女隱跡即踴躍被憲而入一無所見但西北佛

二微光急往燭之則豎一弊帚耳竹質潤滑枝束絳紫  
已數十年外物也衆方疑惑而絨花在柄因共信之乃持  
至堂前抽折一筧則水流滴地衆僧益駭異再折之亦然  
以至筧二皆如之衆僧仍明燈細視筧中非水寔精也湛  
然見之悔悟驚懼不能自制於是悉敲焚烈揚灰於湖少  
僧急以良劑調治久之得平

盧溼

開成中有盧溼學宰家於洛下有莊在萬安山之陰夏麥  
既登時果又熟遂僦跨小馬造其莊去十餘里見大栢林  
之畔有新潔室數間而作店肆時日欲沉溼因憇馬觀一

俱鬟甚有媚態詰之云是耿將軍守瑩青衣父兄不在行  
悅之與語言多巧麗意甚虛襟眇眇明眸轉資態度謂涇  
曰有少許家醞卽君能飲三盃否涇曰不惡遂捧古銅罍  
而出與涇飲極歡青衣遂擊席而謳送盧生酒曰獨持巾  
擲掩玄關小帳無人燭影殘昔日羅衣今化盡白揚風起  
隴頭寒涇惡其詞之不稱但不曉其理酒盡青衣謂涇曰  
更與卽君入室添盃去秉燭挈罍而入涇躡足窺之見麗  
大烏蛇以刀刺蛇之血滴於罍中因寔為酒涇大恐懷方  
悟怪魅遂擲出戶解小馬而走青衣連呼數聲曰今夕  
須留卽君一宵且不得去知勢不可又呼東邊方大且



我赴取遮郎君俄聞栢林中有一大漢應聲甚偉須臾  
顧有物如大枯樹而趨舉足甚沉重相去百餘步亟但疾  
加鞭又經一小栢林中有一巨物隱二雪白處有人言曰  
今宵必須擒取此人不然明晨君當受禍亟聞之益怖怯  
及莊門已三更高戶闐然唯有數乘空車在門外群羊方  
咀草次更無人物亟棄馬潛拴於車廂之下窺見大漢徑  
抵門牆極高只及斯人腰跨手持戟瞻視莊內遂以戟刺  
莊內小兒但見小兒手足撈空於戟之巔只無聲耳良久  
而去亟度其已遠方能起叩門莊客乃啟閤驚亟之夜至  
喘汗而不能言及旦忽聞莊院內客哭聲云三歲小兒因

昨宵寐而不蘇矣。誣甚惡之。遂率家僮及莊客十餘人持  
刀斧弓矢而窺之。但見夜來飲處空。逃戶環屋數間而已。  
更無人物。遂搜栢林中。見一大冥器。婢子高二尺許。傍有  
烏蛇一條。已斃。又東畔栢林中。見一大方相骨。遂俱毀拆。  
而焚之。尋夜來白物而言者。即是人白骨一具。肢節筋絡  
而不欠分毫。鍛以銅斧。終無缺損。遂投之於塹而已。誣本  
有瘋疾。因飲蛇酒而愈焉。

### 招提嘉遇記

鄧州人金生名鶴。雲曼風調。樂琴書為時輩所稱。許家嘉  
熙間。薄遊秀州館。一富家其臥室貼近招提寺。夜聞隔牆

有歌聲乍遠乍近或高或低初雖疑之自後無夜不聞遂  
不以為意一夕月明風細人靜更深不覺歌聲起自窗外  
窺之則一女子約年十七八風鬟露鬢綽約多姿料是主  
家妾賸夜出私奔不敢啟戶側耳聽其歌曰音音音你負  
心你真負心孤負我到如今記得當時低低唱淺斟一  
曲值千金如今寂寞古牆陰秋風荒草白雲深斷橋流水  
何處尋窈二切切冷冷清清教奴怎禁女子歌竟敲戶言  
曰聞君個儻俊才故冒禁以相親今乃閉戶不納苦教費  
男子行耶鶴雲聞言不能自抑纔啟戶女子擁至榻前笑  
鶴雲曰如此良夜更會佳人柰何燭滅樽前不能為一款

曲也女子曰得抱衾裯以薦枕席期在歲月何必泥泥  
宵况醉翁之意不在酒乎乃解衣共入帳中罄盡纏綿  
樂迨隔窓鷄唱隣寺鐘鳴女子攬衣起曰奴回也鶴雲囑  
之再至女子曰弗多言管不教郎獨宿遂悄悄而去次夜  
鶴雲具酒殺以待女子果迤邐而來相與竝坐酣暢女子  
仍歌昨夕之詞鶴雲曰對新人不宜歌舊曲逢樂地詎可  
道憂情因賡前韻而歌之曰音音音知有心知伊有心勾  
引我到如今最堪斯夕燈前藕花下斟一笑勝千金伊  
雲雨弄春陰玉山齊倒絳帷深須知此樂更何尋來經戶  
白去會風清興益難禁女子聞歌起而謝曰君之斯味可

謂轉舊為新翻憂就樂也彼此歡情漸濃於昨自是無夕  
不會並再半載鮮有知者忽一夕女子至而泣下鵲雲經  
問始則隱忍既則大慟鶴雲慰之良久乃收淚言曰女本  
曹刺史之女幸得仙術優游洞天但凡心未除遭此誚謫  
感君風契文奉歡娛詎料數盡今宵君前程遠大金陵之  
會夾山之從始有日耳幸惟善保始終雲亦不勝悽悟至  
四鼓贈女子以金別去未幾大雨驟盆霹靂一聲窓外古  
墻悉震傾美鶴雲神魂飄蕩明日遂不復留此二年後當  
家築牆於基下掘一石匣獲金鏡莫曉其故時聞鶴  
雲幸金陵念其好琴使人携琴往雲見琴光彩奪目知非

凡材欣然受之寘於石床遠而望之則前女子就而撫之則依然琴也方悟女子為琴精且驚且喜適有峽州之要鶴雲得重疾臨死乃命家人以琴送壙琴精之言胥驗之笑

蘇還妻

嘉定月浦鎮人蘇還妻張氏頗有姿容一日乘船送其女甥之嫁舟泊某港柳樹下一男子蓬首黑面顧張而笑關之旁人不見也及歸則見向男子至謂曰吾與汝當為夫婦時婦有孕不就乃產乃來遂與交接婦昏瞑如寐有面而甦自是無夕不至夫登榻則為束縛於地其所衣不

一棍而時時投之僅掩其陰殆顯市井丐白晝徑出入其家家人畏而不敢犯夫甚愛其妻百方祈禱屢延術士鎮治之數年弗效最後一羽流為召將將至乃王靈官也箕直入其家井中撈得紅漆箸一雙及斛槩一事碎之壓以飲婦遂愈蓋二物為祟也

王華

王華柴周時閩縣人慕張華之為人故名華家累巨萬性耽竒喜事適世亂民貧凡人家有書畫古器無不以貨致之問有不可致者至忘寢食殫思慮繼之以泣必得乃已嘗從一奴宿於蓮花峯塚舍奴往隔村沽酒未返忽聞扣

門聲急華自起開門見一鬼三頭六角藍面赤髮目黃光  
光華笑曰鬼頭何多鬼曰未若先生心多華了無懼意因  
與握手登堂談徃昔事鑿三可聽華乘間詢其姓名鬼但  
吟詩曰身是雲臺第一功橫行海內兩雌雄却嫌文叔無  
英武血染滹沱江未紅因自請於華曰身是楚人漢光武  
時為被姦將軍與婦莫氏助帝取天下大小凡數百餘戰  
吾夫婦未嘗不在行間及天下既定遂與客渡江而展轉  
流落於此嘗欲擇主而事無可吾意者竊聞先生好古是  
以莫夜求謁今見先生膽畧真吾主也請得終身事之華  
曰幸甚遂與同宿比曉乃一寶劍歌三有光驗之下將也



始知破姦將軍之意莫氏者莫邪也華大喜出入嘗佩之  
一日入山自席當道劍飛斬之彘華劍在匣中作牛吼  
者經日有頃雷雨大作化為龍而去

盧秀才

盧秀才化承家葑門其姻妻焦嘗宿外寢一夕忽見男女  
數人僅長尺許謂尹云汝欲看西廂記乎即般演與優人  
無異尹驚呼盧弗聞也明日知之怪復夜起命家人操兵  
擊之入床頭而沒檢得西廂記一帙乃尹素所嗜者且觀  
且歌忘以為枕日久紙盡油美盧焚之既而假寐若有言  
者曰能滅我形難滅我神遂時一火起燹熄盧有侍婢夜

見空房中燈光熒二晝見與兒卧地首像木偶而身如  
月間驟長若年十六七者每於窓隙窺婢一晚竟撲  
房曰我僊人也迫與合焉以餅食婢味似鷲油飽三日弗  
餐衆訝問始吐實久之庭前牆倒下有巨蛇意其為妖也  
從是妖怪杳出乃遷去

### 金銀部落

近世有人旅行商鄉之郊初與一人同行數日忽謂人曰  
我乃是鬼為家中冥器叛逆日夜戰鬪欲假一言以定禍  
亂將如之何云苟可成事無所憚會日晚道左方至一大  
墳鬼拈墳言是已塚君於塚前大呼有敕斬金銀部落如

足畢夫言記入彙中人便宣敕湏臾聞斬決之聲有頃鬼  
從中出手持金銀人馬數枚頭悉斬落謂人曰得此足一  
生福以報恩耳人至西京為長安捉事人所告縣官云此  
古器當是破塚得之人以實對縣白尹奏其事發使人隨  
開塚得金銀人馬斬頭落者數百枚

崔鼓

元和中博陵崔鼓者自汝鄴來僑居長安延福里常一日  
讀書牖下忽見一物長不盡尺露髮衣黃自北坦下趨至  
榻前且謂鼓曰韋寄君視席可乎鼓不應又曰我尚壯願  
奪精庵何見拒之深耶鼓又不顧已而上榻躍然共立

又公袖中出一小幅文書致鼓前乃詩也細字如粟歷歷可辨詩曰昔荷蒙恬惠尋遠班仲授夫君不指使何處銀鉤覽訖笑而謂曰既願相從無乃後悔耶其童又出一詩投於几上詩曰學問從君有詩書自我傳須知王逸少名價重千年又曰吾無逸少之藝雖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龍蛇運八行惆悵江生不相賞應緣自負好文章鼓戲口恨汝非五色者其童笑而下榻遂趨北垣入一穴中鼓即命僕發其下得一管文筆鼓因取書鋒銳如新用之月餘一無他怪

盧贊善

盧贊善家有一窀新婦子經數載其妻戲謂曰與君為妻  
盧因爾悵二恒見一婦人卧於帳中積久意是窀人為崇  
送往寺中供養有童人晚起於殿中埽地見一婦人問其  
由來云是盧贊善妻為大婦所妬送來在此其後見盧家  
人至因言見妾事贊善窮覆本末所見服色是窀人遂命  
擊碎心頭有血大如鷄子

負鼎

宣城縣學教官見後岡有火光語家人曰此寶氣也掘之  
深尺許得青石版去版有一人肥短着皂衣自坎突出曰  
何幸見天日趨入內室自言吾女七世祖也甚饑渴可具

酒食家人不應瓦礫糞穢總至不得已與之他日謂主人  
曰吾欲款客煩女具二十席主人奉命至更深有貴客至  
十許鳴騶而至譚笑飲啗儼如生人其燭不甚辨明諦視  
其形或長而角或短而髯或面如獸頭或手如鳥爪皆非  
人類其有一二相識又里中之物故者也五鼓謝去主人  
夫婦惘然如夢殊不記憶在甯半年婦女皆為所淫士子  
貢欽聞而入叱之答曰女不過一知府安能毒子又一士  
往叱曰爾不過一御史耳然皆不敢擊他人犯者損傷猶  
繼一日自江右延一法官至怪向婦人求哀云某法官有  
神通吾力不能禦將去女家願先生勿召既而道士至曰

此木石之妖也建壇勘問有頃神將執皂衣到壇前其  
速復本形乃一大龜也命押入九幽永不復赦遂不見更  
掘圃後舊坎深丈餘得大碑跌所謂負鼎者出而擊碎之  
流血其下小龜凡百餘云

幼卿

吳興姚察少時宿於人家夜聞一人呼曰幼卿曰諾一人  
曰幼卿視我豈殺人者哉今人欲藥我我不能藥人乎即  
去察異之因效其聲呼曰幼卿曰諾曰向與而語者何人  
也答曰陳三公公即鼠也察曰而何人答曰我牀頭饋面  
銅盆也公平生愛惜物命當不害我與主家買我歸能福

公使公至吏部尚書者我也明晨聞哭問其故乃主人新  
色與欲會客食隔宿飯未盡半益即仆地暴死察乃知其  
以藥毒鼠不為鼠所食也遂買其銅盆以歸戒人勿得賣  
鼠自後察家日以昌果仕陳至吏部尚書今人呼醜面盆  
為幼鄉鼠為陳二公公由此也

### 傀儡子

攸縣陳氏有高樓十餘間怪物擾之人莫敢登其怪或男  
或女或僧或道老者少者妍者醜者凡十數輩出沒其上  
皆長尺餘有時笑號歌唱弄琵琶鳴金鼓幻態不一人有  
求見者則問女欲見官人耶夫人耶或答以欲見某人



有美婦盛飾出倚欄下視貌極光耀其人瞻拜盡誠  
笑云與汝一物擲繡羅囊庭中其大不盈寸陳氏苦之繼  
無如之何一日有法師至其家延之考召法師直上樓提  
其皮匣一具破之有傀儡子百餘儼如所見其家方悟云  
先祖好此戲裝飾未及演而遂鎖真樓角而忘之也焚之  
怪息

薛雍

金陵士子薛雍妻亡感念不置一夕妻形見曰冥官以子  
懇誠遣來相伴雍喜留宿凝戀如生朝往夕來家人皆聞  
雍自謂竒遇託於其友友皆憤二曰薛郎多情能感冥

契為賦楚鸞詩羨之已而雍曰因瘁其父詰之以實告父  
曰妖也請道士治之道士奉王靈官甚神至是無驗語雍  
曰吾術盡矣而妖不服何也授以五色線曰來則絳其裙  
雍如戒明日物色遍諸寺宇不得偶舉首見壁間畫女一  
紙其色線存焉乃悟妻喪後日夕視畫而嘆精神感通遂  
爾成孽取焚之微有血出雍少時而卒

司花女

鎮江張度工之子年十六已一夕見一美人來言吾上界  
司花仙也與汝塵緣未了特來相就乃留宿其父母但見  
兒子僵仆於地而已良久始甦父母即知其故雖

亦未及祛穰也凡一年體日羸瘠他日恍惚為美人擗至  
金山寺有二道人在井亭上召語之曰子鬼氣深矣非吾  
不能救子欲絕之乎否兒拜曰心欲告絕而婦人不肯去  
且身不由我攝持今遇仙師望乞憫救道人曰且從吾遊  
言訖忽登一大山問師何處曰天目山也頃之又杭城  
吳山上出一劍授之曰子汝歸俟婦至即斫之兒受劍拜  
謝二道以倏不見遂買舟賣劍而歸父母望之已數日矣  
具告以故父乃藏其劍俟之夜美人復來方就枕父即伏  
劍斫其腰頓滅二截乃曰田苕蒂也明日二道人款門  
求見父叩之子曰即授劍也出酒飲之道曰借汝兒隨

吾至杭有言相告父不得已命兒隨行少頃已在杭城間  
汝肯為吾樂童吾與汝俱仙兒謝有父母不可曰汝無緣  
遂遣之歸

牛邦本

淮人劉還以事繫泗州獄有王翁者亦坐詞牒至周旋援  
契出獄共詣酒家話別忽有一人問翁姓名牽衣下拜翁  
不識曰請公坐言之入肆其人曰家有一女為邪魅所撓  
延高真聖佛祛之畧不為動昨忽云我只畏泗州王某耳  
一路訪公行止特此懇告勿惜百里之遠救女生全當  
新十金之報翁曰我實無他伎倆豈堪治怪其人請

翁沉吟久之曰是已向年自鳳陽還泗水一驢復事一  
驢行見一道人襆被而步僂且喘吾問何不乘騎答云  
錢吾以空驢借之曰公請乘之道人感荷上驢行四十里  
臨別以一卷書授我曰依此而行可斷百怪然勿受人酬  
謝也受則不驗珍重而別吾漫置書於笥亦未省視爾家  
怪所畏見者其即此耶其人曰是已即隨歸覓書令其人  
先還曰歸具瓮一口方磚一塊血狗皮一張熾炭以待日  
出而王翁已入大叱曰死老魅何之怪躡躑謂女曰何處  
門怪即言於室曰果請王法師來吾當歛避方欲

可逃女指瓮曰此中可怪即躍入翁以狗皮封之而令主人以磚覆焉外加重符其熱如火乃舉置熾炭上初極口罵翁瓮熱乃乞哀曰法師舍我我有妻妹可憐翁問爾何妖荅曰丑氏丑氏復是何物曰牛骨也何為不明言荅云不曰牛而曰丑者諱之也促令供狀乃曰供狀人牛天錫字邦本係多年牛骨在城隍廟後苑某年庚申日某人踢傷脚趾以血拭邦本身上因而變幻成形不合擾害某家小姐云云妻紅磚兒妹繡鞋兒見在某處得相見死不復恨乃停火作法召將搜捕得兩女子於屋棟上別以瓮覆之齊呼牛骨曰哥哥丈夫相與叙泣翁問二物何以作

何為與天錫連親答云某等一是趙千戶家刺梅花下石  
碑以庚申日其小女採花傷手滴血吾身因而得氣一是  
王郎中妻繡鞋庚申日沾月水棄於小院亦得變化與牛  
邦本假合妻妹實非一體今後世人庚申日不宜滴血在  
物必能成生氣法師能恕我三人當遠跡市城永不敗更  
近人世矣翁大笑竟發火灸殺之哀聲震瓮良久寂然啟  
其封一有牛骨長尺許女鞋古磚皆焦灼云

李約

咸通丁亥歲隴西李夷遇為邠州從事有僕曰李約乃夷  
遇登第時所使也原懷善行故常令郵書入京其年秋七

順寶貝明珠幾無限順遂榮於其中所欲皆備焉  
遂與親朋稍絕閉門不出家人異之莫究其由而順頗  
憔悴為鬼氣所中親戚其意有異詰之不言因飲以醇醪  
醉而寃洩之其親人潛備鈿鋪因順如廁而隔之荷鋪亂  
作以掘室內八九尺忽坎陷是古墓也墓有塼堂其冥器  
悉多甲冑數百前有金床戲局列馬滿枰皆金銅成形其  
干戈之事備矣因悟軍師之詞乃象戲行馬之勢既而焚  
之遂平其地多得寶貝皆墓內所畜者順閱之恍然而醒  
乃大吐自此克悅宅亦不復凶矣時寶應元年也

張秀才



東都陶化里有空宅太和中張秀才借得肄業常忽忽不安自念為男子當抱慷慨之志不宜惟怯以自軟因移入中堂以處之夜深欹枕乃見道士與僧徒各十五人從堂中出形容長短皆相似排作六行威儀容止一一可敬秀才以為靈仙所集不敢惕息因陽寢以窺之良久別有二物展轉於地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內四眼剌剌如火色相馳逐而目光眩轉若割有聲逡巡間僧道三十人或馳或走或東或西或南或北道士一人獨立一處則被一僧擊而去之其二物周流於僧道之間未嘗暫息如此爭相擊搏或分或聚一人忽叫云卓絕矣言竟僧道皆默然而

息乃見二物相謂曰嚮者群僧與道流妙法絕高然皆  
我二物成其教行耳不然安得稱卓絕哉秀才乃知必緣  
怪也因以枕而擲之僧道三十人與二物一時驚走曰不  
速去吾輩且為措大所使也遂皆不見明日搜尋之壁角  
中得一敗囊中有長行子三十個并骰子一雙耳

輕素輕紅

武德初有曹惠為江州叅軍官舍有佛堂堂中有二木  
人長尺餘雕飾甚巧妙丹青剝落惠因持歸與稚兒後  
兒夕食餅未偶引手請之兒驚報惠惠笑曰取木偶來  
自言曰

一  
大島於邊地走無羣於人

惠問曰汝何時物頗能作怪輕素與輕紅曰是宣城太守謝家偏偶當時天下工巧皆不及沈隱侯家老蒼頭孝忠也輕素輕紅即孝忠所造隱侯哀宣城無常葬日故有此贈時素嬭中方持湯與樂夫人濯足聞外有持兵稱救聲夫人畏懼跣足化為白媿少頃二賊執炬至盡掠財物謝郎持舒琴瑟環亦為賊敲顛脫之賊人照見輕紅等曰二冥器不惡可與小兒為戲具遂持出時天平二年也自稱流落數家陳末參鐵扶猶子將至此惠又問曰曾聞謝康成婚王敬則女爾何遽云樂夫人素曰王氏乃生前之妻樂氏乃冥婚爾王氏本屠酤種性麤率多力至冥中猶與

又空廢庭木森然康成晝為公宴所牽夜則醉歸及明海  
山未嘗暫歇於此一夜自單城歸早其屬有博戲之會故  
得不醉焉而坐堂中因命茶又後召客客無至者乃令館  
人取酒徧賜僕使以慰其道路之勤既而皆醉康成就寢  
二更後月色如練因披衣而起出於宅門獨步移時方歸  
入院遙見一人入一廊房內尋聞數人飲樂之聲康成乃  
躡履而聽之聆其言語吟嘯即非僕夫也因坐於門側且  
窺伺之仍聞曰諸公知近日詩人所作皆務一時巧麗茲  
於託情喻已擬物賦懷皆失之美又曰今三人可各賦一  
篇以取樂乎皆曰善乃見一人細長而甚黑吟曰昔人

炎徒自知今無烽竈欲何為可憐國柄全無用曾見人  
下第時又見一人亦長細而黃面多瘡孔而吟曰當得  
意氣填心一曲君前直萬金今日不如庭下竹風來猶得  
效龍吟又一人肥短髮多垂散而吟曰頭焦髮禿但心存  
力盡塵埃不復論莫笑今來同腐草曾經終日掃朱門廉  
成不覺失聲大贊其美推門求之則皆失矣俟曉召舒吏  
訊之曰近並無此色人廉成心疑其必魅精也遂尋其處  
方見有鐵銚子一柄破笛一管一禿黍稷帚而已廉成不  
欲傷之遂各埋於他處

石占娘

黎陽儒生姓紀名綱字廷齋而紹負大志稍長嗜學因居  
廬為書舍前則疏渠引泉清流見底後則高峰入雲幽  
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具備曉霧將散猿鳥和鳴  
夕日欲頽沉鱗競躍紀生日讀書其間黃卷青燈壹壹  
倦一日讀至夜分覺微寒披衣獨坐忽有扣門聲啟視之  
乃見一女子體態輕盈面瑩寒玉笑謂綱曰妾鄰家女也  
聞君高韻乃爾唐突意在請益也綱見之大悅與之攜手  
而入並肩而坐女曰願獻一詩綱曰善女誦詩曰霜冷秋  
高白帝城闌中力盡恨難平西風庭院叮嚀響之夜接  
斷續聲搗碎鄉心愁欲結驚回客枕夢難成惟應不入

歌耳空惱玉闌無限情綱稱贊將犯之女佯拒之曰聘則  
為妻奔則為妾古人之格言也妾非草木豈不知貞潔之  
可嘉而淫奔之可醜耶君何易視妾而犯之耶綱懇請再  
三女翻然改曰雲情雨意人所同然妾非不欲順從第一  
身易喪美譽難全此妾所以寧拂君情而不改也於是與  
綱就寢女復吟曰君住竹塢口妾家桃花津來往不相識  
青山應笑人已而歡足綱因問女何里何氏女曰妾姓石  
名占娘家坐午向樹木為記與君為同里人君果不棄明  
當訪之綱曰汝能歌乎女曰僅爾供韻綱遂以思君與別  
來為題命女作歌歌之女不思乃口占一歌以答歌曰思

君與別來兩見落葉黃  
迢迢隔千里各在天一方  
欲無翼欲涉川無梁昔者  
面膠漆今胡作參商平  
平長安道人馬自輝光  
不念莫逆好虛名竟垂  
張南箕豈堪餒牽牛  
難服箱愛來不可駁  
撫膺獨徬徨亮無金石  
心與君未相忘已而鷄  
三唱方聞之遽起披衣  
謂網曰郎君珍重明當  
重來不待請矣網執意  
留之曰只此自厯奚必  
去耶女怒曰家有父母  
倘事敗露罪將安歸不  
惟有玷於妾抑且不利  
於君網不從女力奔網  
以被裹而抱之久之不  
動及啟視則一砧杵也

鄂州官舍女子



湖北轉運司在鄂州其幹官廳事常有鬼物出沒家人多  
其見宜黃劉巖叟罷滿代者胡承議已入宅以初到徧謁  
諸使及郡守率用五更三點出一子未娶每其父夙興必  
起侍湯粥送之升轎乃復寢嘗值美女子相顧而笑方注  
目又不見自是屢有所覩自言只是鄰近舖籍小民女瞻  
慕丰采乘間竊來胡子浸有惑志但念官舍嚴密豈外間  
婦女可得到以扣小吏吏曰此決非人俟其再至試執而  
視之當驗其實明早承議出女徑造室內以言誘之曰汝  
既云慕我當少圖從容快滿平生志願今倏來倏去甚亡  
謂也女躍喜即有相就意胡子直前擁之復奔迸求脫把

持愈急覺懷抱間漸縮小呼燈視之則木板一片在手蓋  
舊屋裏刺風板也取斧折而焚之怪遂絕迹

第二十二卷



廣豔異編卷之二十三

印月軒主人景次

草木部

妖柳傳

熙寧間福人陶彙以令至秀州攜子希侃遊學希侃美丰姿尚詼謔涉山水而怡情侶花酒以適意長吟獨味暮景與懷慨然有超天下志而功名事不足係齒也一日道經會稽泊舟山下時微風棲林淡月漾水希侃不覺成寐未數步而山鍾野笛又飄然交送於耳正欲假寐一得香氣已忽忽入息矣凝盼間一娉婷參前陶生驚

夢耶崇耶妖曰羨君高懷待半幽獨生周其若北  
答曰門崖壁石顧在咫尺青山我主人焚葑我隣死也生  
曰獨居荒寂得無至此一遣乎妖曰非也送月迎風何居  
之獨啼鶯語燕何荒之寂日飄搖於煙水之鄉無所憐也  
又何假於一遣乎陶因微笑牽妖袖並坐月中引身私之  
妖亦不拒因問生曰操帆徒涉碌碌何之使得久留當  
永約生曰此中願耳柰家尊赴宦且屬意鄙身固難舍也  
妖撫然唏吁曰君猶未知乎青苗梗法荆棘當途政殆者  
有投林之矣君乃欲為風中之樹耶生曰拙哉子言將  
使我埋光丘壑乎妖曰徙木南門者孰與種梅孤山之為

逸者花長安者何如摘菊籬下之為高孰謂丘壑非賢者  
事哉生曰是固然但君子疾泯泯耳妖笑曰王庭三槐實  
家五桂不可謂不芬馥也今未幾而雨露淒涼凋殘相繼  
甚者將軍之大樹斧斤及之矣何赫上足云生曰苟能遺  
芳是亦可也何必較身後之遇妖曰不然也顧所處何如  
耳茹芝四老子採薇二餓夫自身已後其來不知幾許時  
矣而商山首陽之秀號至今典霜松雪竹同清未聞榮前  
而悴後者何耶生又曰聖於清者不足論矣若中人已下  
而身無一遇如虛生何妖曰此又不可強也試以吾輩事  
之有步生蓮花者有粧飛梅萼者寵愛何其殷也有蒸

見逐者有啖囊求去者踈斥何其甚也謂是其色難若歟  
非然也夫婦女且爾而况丈夫乎故天苟遇我則廟棟堂  
榑天不我遇則塗襦泥櫟遇不遇命也君謂由人乎執不  
然謂之釣叟傳之築傭苟非商周拔茅而物色則一筭一  
版朽爛瀆巖之下老死無聞矣故曰遇又不可強也生教  
然曰信如子言甘典庸匕者伍何以自別歟妖曰豈有異  
哉杏園一宴桃李春官雖典臣草莽友蓬蒿者不若及其  
南柯夢後衰草荒榛寒煙暮雨同一丘耳孰分梧檟之典  
楨棘乎生曰世之急功名者何限而子獨以忤衆者願我  
何也妖曰妾非願君欲悟君耳正以此輩為可鄙也垂涎

富貴者不啻望梅之渴妄想功名者孰無松夢之思據據  
營營爭枝匝樹雖忙逐槐塵而不惜禍甘桃實而莫知彼  
將謂可根深蒂固也豈知桑榆之景易窮草頭之露易涸  
華茂未幾枯槁隨至方將宴笑堂中而長夜之室人已為  
我築矣悲思此景願將何屬乎生曰人孰無死也必欲高  
潔以逃之不幾於固耶妖曰死固難免但當值此死耳苟  
徒朝求片上之李暮拔園中之葵勞苦迎合驅馳世途憂  
憤迭興驚疑靡一遑遑然無俄頃之舒眉坦腹人而至此  
縱廟柏成龍雷陽感竹終無益也而况未必得此者乎嗟  
夫托赤松以遨遊隱橘中以行樂餐菊英纫蘭佩履蓬蒿



鳩之北溪之南與木石通情猿鶴同夢雖片月浮雲不  
以喻其閑飛花流水莫能以狀其適天地至樂斯人又事  
歷焉誠所謂時可當日而日可猶年者亦將與恒人論歲  
月乎以此評死果孰值而孰負耶生喜曰不期一語足關  
心曾子殆非山家者流歟而何其典達也妖復低容促膝  
曰章臺舊喬日微漢禁隋堤風光非昔勸陵之門戶問者  
踈而隨者少也行行種種無非攀愁送恨之情故特僑寓  
以避此耳生嘆曰然才容兼妙無怪乎不屑事人也妖又  
太息曰張君一別腰緊眉粗賦臥含情春春虛度連理之  
樂殆不可復望於今矣生曰然則有尤第否妖曰紫荊伐

後箕豆相煎者多也念本憐枝者誰斂生曰既爾孤獨  
求一友乎妖曰金蘭契絕勢利成風負荆人遙青松落色  
當今之世而欲所求乎友非賣則擠矣生曰若然則人可  
絕乎吾恐不如是之甚也妖曰殆有甚焉朝廷鮮勝任之  
良幹郡縣之數惠之甘棠趙家喬木為庸材葦寒而蠹也  
數矣又且效王呂之牛羊株連善類顛仆之徇行將切於  
本根之一木豈能支哉生曰子誠熟識世故者然今茲之  
處樂耶憂耶妖曰方其淒風寒雨杏褪桃殘山路蕭條  
雲十里苔荒蘚敗情颺魂銷不可謂無憂也及其芳洲  
暖一簇翠煙畫舫玉驄酒旗搖映又或送夕陽挂新

蟬數咽野鳥一鳴萬縷春光心怡意適殆不知造物之有  
盡也夫誰曰不樂乎生笑曰樂則樂矣第少一知心也素  
何妖亦笑曰安排青眼窺人多矣無如郎君是以不辭李  
下松慙竟赴桑間密約且惓惓為君道也生挽其手曰咀  
嚼卿言不覺俗心頓破但不能置此身耳妖曰是不難郎  
當潛名澗壑俯結松蘿寄跡雲霞永聯絲木襟披楊柳之  
風步緩梧桐之月山樵泉飲快一壺於無鷺鶴伴鷗賓洗  
星溜於不染上蹤莘野之孤犁春田清霽下續桐江之一  
線秋水寒潭拄杖穿花一無留意携壺藉草百不關情惟  
夢遠乎松杉據弄床頭之笛日心飛於蘭桂移彈石上之

琴誠可謂神仙中人不特與竹林而較勝風塵外物直將  
與桃源而爭芳者也何必咄而慕紫微之臺閣有揆黃棘之  
門牆韜鎖情懷桎梏手足以自取辱哉生見其言詞流發  
博洽多聞豔冶括日嫵娜醉心意必仙種也感慕益切復  
取舟中行樽鋪松陰之下欲求舟會交接間極盡情事起  
與生別鷄三唱矣生因請其姓妖答曰不必牽衣問阿嬌  
幽情久矣屬長條禹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夜舞腰生  
溺於欲竟不詳其意而散明日录欲發泊生意逗延不進  
夜果復來生乃匿之舟中欲與之任妖艷然不許自喜  
蒲姿於君者實欲與君開綠野之堂結白蓮之社僕

之靈煙邵平之爪冷澹巖雲湖水中也顧可自蹈危巖處  
人振落剪拂甚執妾所不願也已生情不能舍哀哀懇乞  
約以送皇家尊即當與俱此山請之再四乃從及抵秀峯  
餘希侃忍違異疾不可救療會元淨法師遇秀令畧取諸  
告之師乃除地為壇設觀音像取楊柳灑水呪之結跏趺  
坐引妖問曰汝若何地而來至此妖荅曰會稽之東沙山  
之陽是我之宅古木蒼蒼師曰噫兒蓋柳也吾嘗聞是兒  
返性矣不道其復為幻也妖乃輒然笑曰陶君有緣兒將  
教以不死之術非祟也師不能容為寘樛巖秘室神呪令  
痛自悔恨母為物耶所轉於是號泣請去復謂陶生曰父

一七是良時江上多緣與子期今日臨岐一杯酒共君千里遠相思遂去不復見生疾亦尋愈方知其妖柳也故所論議皆花木之事然鑿二造理者也因悟其言改名為希靖不求仕進歸家享年壽云

### 周江二生

青浦周士亨江有年相友善一日九月中偕往渭塘舟次塘東繫泊一樓下其樓不甚高樓上二女一白面一紅顏倚窗笑語周江兩生仰視間漫賦一詩曰風有煙霞舞自然與不群秋聲飛過鴈水面洞行雲逸思乘時發

處聞扁舟涉方社更喜挹清芬蓋其詩直寫心懷初不  
二女也樓上乃大聲曰舟中有詩樓上豈無詩乎遂朗吟  
一韻兩生側耳聽之一女吟曰湖天秋色物凋殘花吐黃  
芽葉未乾夜月一灘霜皎皎西風兩岸雪漫漫為毡却羨  
漁翁樂充絮誰憐孝子單忘在孤舟叢裡宿曉來誤作玉  
瀉看一女吟曰金風稜稜澤國飲馬蘭花發滿汀洲富春  
山下連漁屋采石江頭映酒樓夜月光蒙銀露浴夕陽陰  
暗錦鱗浮玉孫醉起應聲怪舖着紅絲毯不敢吟畢共笑  
乃以蓮房藕稍俯擲兩生舟兩生共起上岸大呼欲登樓  
躡之恍惚間不聞女聲樓亦不見兩生大駭返舟四顧但

見蘆花白蓼花紅  
士亨遂更號蘆汀漁叟有年真  
塘居士以識其異

薛稷

薛稷河東人幼時於窓櫺內閑窺見一女子素服珠履細  
步中庭嘆曰良人眉髮遊學艱於會面對此風景能無愴  
惋因吟曰夜深獨宿使人愁不見檀郎暗淚流明月將舒  
三五候向來別恨更悠悠又袖中出一畫蘭卷子對之  
笑復淚下吟曰獨自開廂覓素紈聊將綵筆寫芳蘭  
圖作湘江春藏取齋中當卧觀其音甚細而亮聞  
遂隱於水仙花中忽一男子從叢蘭中出曰娘子又



應相念阻於跬步不翅萬里亦歌詩曰相期踰半歲要約  
不我踐居無鄉縣隔邈若山川限神交惟夢中中夜得精  
見延我入蘭幃羽帳光璀璨珊然解寶袿轉態皆婉孌  
娛非一狀共協平生願柰何庭中鳥迎旦當窓喚繼終猶  
未畢使我夢魂散於物願無鳥於時願無旦與子如一身  
此外豈足羨又歌曰憶昔初邂逅玄虫鳴樹間雀墮香  
好鷓鴣又將還隱几夜不寐朱火颺青煙蟲沒袖墳素  
以開我顏展轉復反側傷彼閨睢篇沉吟下階步西五月  
方殘嗟哉牛女星遥遥隔河端鴛鴦機不成足服箱良獨難  
虛名如有益敢惜同心肝歌已仍入叢蘭中穠苦心強記

蘇詩又之自此文藻異常蓋花神敬之也一時傳誦謂二  
花為夫婦花

鄧珪

晉陽西有童子寺在郊牧之外貞元中有鄧珪者寓居於  
寺是歲秋與朋友數輩會宿既闔扉後忽見一手自牖間  
入其手色黃而瘦甚衆視之俱慄然獨珪無所懼反開其  
牖聞有吟嘯之聲珪不之怪訊之曰汝為誰對曰吾隱居  
山谷有年矣今夕縱風月之遊聞先生在此故來奉謁亦  
不當列先生之席願得坐牖下聽先生與客談足矣珪許  
之既坐與諸客談笑極歡久之告去將行謂珪曰明夕當

再來願先生未見損既去珪與諸客議曰此必鬼也不窮其跡且將為患矣於是緝絲為緝數百尋候其再來系之明夕果來又以手出於牖間珪即以緝系其臂牢不可解開牖外問何罪而見縛其議安在得無悔邪遂引緝而去至明日珪與諸客俱窮其跡至寺北百餘步有蒲桃一株甚蕃茂而緝系其枝有葉類人手果牖間所見者遂命掘其根而焚之

狄明善

仁和狄明善者之海鹽舟王瞰浦六七里天色已暝野無人居遙見前村燈明疾趨赴則一酒肆也明善逕入肆門

惟見一女甚美問曰郎君為飲而來郎明善然之女遂引  
明善至肆後小軒扁曰天香毓秀女又問曰郎君何姓明  
善曰僕姓狄名明善杭之仁和人也敢問芳卿尊姓女曰  
姓桂名淑芳嚴君蚤世族屬凋零故僑居於此以貨酒為  
生耳遂設席與狄對酌明善半醉乃味桂一律以挑之王  
宇無塵風露涼連雲老翠吐新黃種分蟾窟根因異名自  
燕山秀出常綴樹粧成金粟子逼人清噴味沉香今寶  
把高樓折分付姮娥自主張女聞而笑曰君之詩其御漢  
之紅藥平乃相與就寢極其纏綵越明日辭去女泣曰君  
此去難期倘因事至此處不吝一見妾之愿也明善歸

戲而別明年秋復往訪之第見豐草喬林杳無酒肆雜一  
老桂夾道而花耳

周少夫

南曰吳字六虛武林人也因慕淵明別字元亮性愛種菊至  
秋無種不備一日蚤起見黃大菊當心生一紅子漸大三  
寸若櫻桃焉人皆不識有隣女周少夫者年十六姿甚淑  
令月下同女伴來看竟摘食之食已忽乘風飛天吳驚報  
其家父母姊妹向天號哭初不反顧自首及足漸沒於青  
夫之中已而有老父至向菊拊掌嘆息曰我如緣此何至  
之遲也吳方問故忽變一老狐馳去數日後諸菊盡死此

地方百里二年無菊吳始悟仙家所謂菊實者即此物是也

### 僧智通

臨湍寺僧智通常持法華經入禪宴坐必求寒林涵澆殆非人跡所至處經年忽夜有人環其院呼智通至曉離方息歷三夜聲侵戶智通不耐因應曰呼我何事可入來言也有物長六尺餘皁衣青面張目巨吻見僧初亦合手通熟視良久謂曰爾寒乎就此向火物乃就坐智通阻經至五更物為火所醉因閉目開口據澀而斲智通乃以香匙舉灰火置其口中物大呼起至門

背山智通及明視蹶處得木皮一片登山尋之數日不  
青桐樹稍已老矣其下凹根若新缺僧以木皮附之令  
縫隙其半有薪者創成一蹬深六七寸餘蓋魅之口灰火  
滿其中光猶熒熒智通焚之其怪遂絕

### 翻經臺記

潤州單于忠訪友於江州寓南門外時季夏望乘酒興步  
月數里至一臺邊臺上有五女子色富麗與清瘦四女子  
交啗皆曰人來也吾等當去一富垂乳者曰異鄉人也無避  
焉忠意必豪門姬妾遠視不敢登注相瘦者摩忠上各為禮  
將欲告以相啗之意忽又一人來始知骨堅剛謂忠曰君何

來忠惡其疑乃曰乘興月遊非有心冒突也斯人笑曰人生何處不相逢奚嫌之有邀相席地而坐推忠居首斯人少之女子各以為序忠問富麗者姓女曰吾姊妹五人何氏問清瘦者女曰吾姊妹四人符氏及斯人乃曰吾姓石名平適聞諸女相嗤予特來分解耳敢問何也忠亦曰未知諸美人出何名門因何事相競耶清瘦者曰子等共適一門一人姓謝彼五人恭逢盛時予四人身當厄運彼以榮華誚我淒涼殊不知物各有時泰極者必否否極者必泰此造化一定之理彼但知其盛不知衰漸至爾其將盛之我也但見我衰不知我盛可待我其既往之爾



了髮不識棄除之數妄為非謂是以不平耳不意一  
笑於君子富麗者默然內一女子拂綠綃移玉屣舞而歌  
曰妾生長兮水中央薰風吹兮漣漪香粉臉嬌兮羞楚娃  
纖腰脆兮媿王嬙珠璣狼藉兮雨露文章燦爛兮鴛鴦兮  
鞋兮潘妃誇金剡溪兮越女墮粧清風來兮翠析明月上  
兮雕梁歌悠揚兮驚姮娥舞婆娑兮響瓊璫笑彼兮剝霜  
暴日委顏兮灰死草黃齊無鹽兮形質買臣妻兮行藏我  
歌兮丹鳳鳴我舞兮碧鸞翔廣寒兮燦燦輝綵蘭榭兮拍  
拍春陽繼而清瘦中一女整素髮拖碧袖亦舞而歌曰八  
月來兮風氣涼天地廓兮羅空囊群菲卸兮赴東流惟孤

芳兮開秋江遞清芬兮輕漾颺弄媚影兮斜飛陽臨泚  
兮倚臺粧承玉露兮沐容光清操兮彷彿衝仙嬌姿兮出  
顛花王適我兮得意盛時正爾兮失所悲傷堅枯兮禦  
殘夢依破蓋兮搖寒塘富貴兮渾如春夢矜詡兮倏爾徬  
徨天道兮消息自然物理兮盛衰靡常嘆么麼兮固識化  
機得融和兮頓肆輕狂餘韻未絕車聲軋軋皆驚曰家有  
人來各宜散去忠慮其家人見以致禍不顧而走至寓處  
譙已三更矣愛其詞新記而錄之明日再往孤臺悄然題  
曰翻經臺忠思一統志言謝靈運作翻經臺於江州是也  
臺邊有小池荷花五柄池北溪畔芙蓉四株忠始悟富麗

女子五人姓何者荷也清瘦女子四人姓符者芙蓉也  
及時向榮芙蓉失時未茂花神各相譏笑耳比至一榭亭  
中見有石桌鐫圍棋局乃知石平者枰也覓土人問之臺  
池果謝靈運所創昨夜乘車而過者靈運之流裔謝大郎  
云

楊二姐

廣陵八里灣有少年曉行見路傍楊樹椿一竅哂曰此類  
婦人之陰乃溺其中而歸夜聞扣門聲甚急曰我楊二姐  
也特訪郎君來此少年納之則一絕代佳人笑容可掬曰  
郎君自行何為溺以濕吾裙少年亦不記牽衣求泔女飲

然相就焉。明日告去。如此往來數夕。其兄勸使索銀曰：「貧無以贈。惟某田中有盜湮銀千兩。今被蒔秧者混之。俟苗碩當覓之來也。」他日引二女至。一見少年即奔去曰：「彼皆吾妹。害羞而避君。勿訝也。」不久少年黃瘦欲死。乃延法師。拷之自供。為湯樹妖。即取七釘釘之。鮮血沾地。後求絕焉。

### 光化寺客

兖州徂徠山寺曰光化。客有習儒業者。堅志棲焉。夏日。齋天。因閤壁畫於廊序。忽逢白衣美女。年十五六。姿貌絕俗。客詢其來。笑而應曰：「家在山前。客心知山前。無是子亦。」

疑妖但心以殊充貪其觀視且挑且悅因誘致於室交纏  
結義情款甚密白衣曰幸不以村野見鄙誓當求奉恩願  
然今晚湏去復來則可以不別矣客因留連百端徧盡而  
終不可素寶白玉指環因以遺之曰幸視此可以速還因  
送行白衣曰恐家人接迎願且回去客即上寺門樓隱身  
目送白衣行計百步許奄然不見客乃識其滅處徑尋窈  
寺前舒平數里纖木細草毫髮無隱履歷詳熟曾無踪跡  
暮將回草中見百合苗一枝白花絕備因斫之根本如拱  
瑰異不類常者及歸乃啟其篋箱百盞既盡白玉指環宛  
在其內乃驚歎悔恨恍惚成病一食而斃

海月樓記

直與朱士元年二十餘丰神飄逸遊興頗濃一日道經  
城下仲夏夕也鬱蒸恍惚至海月樓西竟迷去路心正驚  
疑忽有一女童施禮於前曰奉主母命邀先生過山避暑  
朱曰素不相識得非邀之錯耶女童曰至當自知幸無見  
却朱與偕行但見夾路清陰仰視前林樹生絳菓可羨朱  
自念生長郡內不知有此佳境更進半里入一洞門遙望  
樓臺度一石橋方抵其處屏後出一女子上下綠衣脂膩  
尤為奪目隆喙而迎引入內室坐定女童進茶訖朱問  
姓氏女笑曰妾楮遂良之裔邀君欲了夙緣也頃聞謠

酒後羅列女童後捧一水晶盤盛絳果如揚梅大其色略  
淡鮮圓可愛女與朱暢飲以絳果奉朱者三五不厭因命  
女童歌賀新郎詞以侑觴詞曰花柳却炎蒸運神工重樓  
臺宇頃刻間成綠水青山多死轉免教燕駭鶯驚看來無  
異到神京慮只慮佳期不定天從人愿邂逅多情相引處  
珮環聲 等閑回首遠遼瀛呼小玉敬呈絳果謾薦蘭羹  
須信是瓊漿一飲頃令百感俱生且休道塵緣易盡縱然  
雲收雨散琵琶峽依舊風月文明此會果非輕酒闌花枕  
曲盡魚水之歡建晨朱謂女曰僕承款愛甚欲留連但吾  
父甚嚴欲即歸以免深罪與卿再圖後會耳女曰靈境難

蓬萊仙易失妻因成緣朱子故委身耳正議久聚何郎去  
斗空復悲辭女仍設席樓中復以絳果奉朱將行時出一  
軸展於几寫詩三絕以贈乃揮淚而別詩曰壺天移傍郡  
城壕雲自飛揚鶴自巢千載偶借塵世愿絳桃花下共吹  
簫又云澗水沿流出鳳臺引將劉阮入山來郎懷何事難  
拘束謾被東風吹得開三云陽臺後會已無期眉上雲橫  
不自知那更靈官傳曉令含情騎鶴強題詩朱携詩軸出  
洞忽狂風大作飛沙眯目不覺失足墮於山下乃顛仆城  
隅宛若夢覺歸而其父嗔朱夜宿於外欲責朱乃出軸詩  
呈父父不之信令人踪跡其地唯有一石橋過橋豐林在



有楮樹一株絳果纍纍它無所有女實楮樹之精其類  
奉絳果蓋即其所結之實世所謂楮桃云

### 蘇昌遠

中和中行士人蘇昌遠居蘇州屬邑有小莊去官道十里  
吳中水鄉率多荷芰忽一日見一女郎素衣紅臉容質豔  
麗閱其色恍若神仙中人自是與之相狎以莊為幽會之  
所蘇生惑之既甚嘗以玉環贈之結系殷動或一日見檻  
前白蓮花開敷殊異俯而玩之見花房中有物細視乃所  
贈玉環也因折之其妖遂絕

### 老樹懸針記

天順丁丑歲中安陸州民人呂姓者生子潤幼而父母繼其命天乃捨於本郡龍山報恩寺為僧法名宗潤及長聰明過人一切經文覽而悉記但年輕放蕩惑於女色寺西利涉橋邊乃麗春園也潤常宿一歌妓家其師老耄而不知夜去明來如是者一載一日客有蘇州張容者因與其妓會飲歌唱至晚欲止宿焉妓以其故告容因起行見壁間所畫三美人蹴鞠圖乃攜筆戲題曰翠袖紅裙窈窕娘當場忽露一圓光何時遭遇張容手氣散風前頃刻亡至夜二鼓潤涉水又至燈燭下乃見是詩倉忙奔走回寺以疑圓光指和尚為題也恐其害已於是經月不敢復往

寺墻內有一皂筴樹其地頗高潤因失佳期終日倚樹  
涕目望麗春之園久而成疾一夜二鼓時忽聞窓外人行  
潤開門問其為誰言未發一美人隨入燈燭下見其美貌  
非世人比向潤拜言曰連日見君倚樹懸望不知所望為  
誰若為妾耶便當奉侍若它望耶妾當速回潤曰娘子是  
誰家美人曰妾乃坡下李家園邊余六姐潤乃跪言曰我  
心非在一日專望六姐今蒙不棄實悅倖倖耳乃與之交歡  
天明而去至晚復來來則燈下專攻女工或以紅羅或以  
綠羅縫製鞋履二三更方就枕顏貌愈盛而潤形骸日漸  
消滅矣一日其師怪其形瘦至晚穴壁窺之不能得見復

聞婦女聲次日以杖杖之潤不勝其苦乃以實告其師以  
針穿五色線授潤教之曰今夜若來汝當以此置諸髮後  
勿令知之不然吾不爾恕潤應之曰諾鐘罷時美人復來  
手持一白綾荷包以贈潤潤謝收之歡會如昨黎明求去  
乃以針種髮後美人不知也天曉報其師師與之尋訪及  
坡下李家園內果有余六姐其姿容行動不相等類始疑  
為崇回禪寺牆邊阜茨樹頭懸五色之線師謂之曰此線  
何得在此潤知實為其所魅驚仆在地久而方甦師乃鳴  
鐘擊鼓以聚大眾唵經伐樹血水交流是後遂絕潤取視  
荷包履鞋皆楓葉草茵之類也然潤終惑於此逾月亦死

矣

臧願正

滁陽臧願正風流醞藉士也景泰間一日乘醉晚遊於西村之別墅樂而忘返迷失歸路正徬徨月影之下有二叟扶筇迎笑而來曰臧生效窮途之哭乎抑亦傲步月之樂乎願正曰余今已醉寄身荒野木石在望鬼祟與隣焉知四肢之不溝壑也是不可以不哭然而長煙一空皓月千里靖風薦爽喬木羅陰飄飄然如寓仙境又安知途之窮乎此則不可不樂二叟曰樂固矣而茲何適乎願正曰如之何叟曰子荒庄去此不遠請至夜話可乎願正遂與偕

行不半里見叢林中一茅屋卽叟居也二叟引頤正據口  
而坐頤正問其姓名一叟曰鄙人姓吳指一叟曰此老  
祝子二人者可以引鳳可以棲鸞今日邀君至此盍聯句  
以爲樂乎頤正曰諾何以爲題叟指石前梧曰卽詠此梧  
一叟曰亭亭直幹老雲林吟未已頤正大聲曰公吟不讓  
唯以二詩末聯予成之耳二叟遂連吟曰應是栽培歲月  
深明月枝頭雙鳳宿清風葉底一蟬吟黃飄金井催秋色  
翠覆銀床落午陰頤正卒曰莫爲斧斤來伐取良材留得  
作瑤琴二叟又吟竹曰直立連雲翠作堆故家不厭  
栽一竿瀟灑迎鸞舞萬葉婆娑引鳳來勁節弗爭春

虐心已作歲寒魁頤正又卒之曰何時斬得長枝去  
金鰲海上回二叟遂作怒曰滅生何無禮耶好情邀  
乃起意斬予清趣是不近人情者竟相與拂袖而去願正  
默然無知之何第酒尚未醒而天已明矣頹然坐於梧竹  
之傍乃知二叟云姓吳姓祝者即此二物也遂驚訝而歸  
後人結亭於其地而舒頤正所傳二詩於壁以為滁陽一  
絕

錢氏子

揚州之俗正月十五日女子皆出周流通衢謂之走百病  
錢氏子者晚出遊觀至一巷見女子冉冉而來其貌絕美

駐足自念得此女為婦當一生願足女子顧笑曰誰家小  
官人答曰某坊錢氏也姊能同過啜茶否答曰母在後未  
可子先至某處相待吾母回即當奉造錢子喜甚至某巷  
伺之果見此女步月而至綽約如儂時市聲已息街上絕  
人錢子手執其裾以歸家人悉不知也自此結好情固夜  
夜不虛其枕或時白日偶坐象奕飲譁儼如夫婦都不憶  
父母之在旁也其母室在左見子與人語笑而無其人且  
憂其日瘠乃正色扣之不言其父以刑威逼恐乃吐實曰  
彼云某巷花家之女也父曰某巷安得花家密告其母  
其至掩捕之其夕女至言二大人疑我乎我不久白



當以六禮嫁為君妻何二大人之無兒女愛也毋自外  
入已失去如此數遍不得乃靜卧以聽之見其行出窻  
後衣拂板垣如樹枝聲問其子何所贈曰有胭脂一裹視  
之杏花瓣也其家有小園杏花開母乃以草繩四尺束其  
樹腰而入其夕女子黃帛勒腰而來錢問姊腰何物曰媽  
媽為奴束腰日子白其母父大怒以斧砍其樹作二段即  
為二美人而至又碎為八郎為八人又碎為數十段即為  
數十人皆長寸許父母懼葬薪焚之寂斷其跡此杏高不  
過二丈其本僅如人臂不知何以能變怪若此識者以為  
妖物所憑

焦氏

馮漢字天章為吳學生居閭門石牌巷一小齋庭前雜植  
花木蕭灑可愛夏月薄晚浴罷坐齋中榻上忽覩一女子  
綠衣翠裳映窓而立漢叱問之女子歛袂拜曰兒焦氏也  
言畢忽然入戶熟視之肌體纖妍舉止輕逸真絕色也漢  
驚疑其非人起挽衣將執之女忙迫絕衣而去僕執得一  
梧角以置所卧蓆下明視之乃蕉葉耳先是漢嘗讀書陸  
僧菴中移一本植於庭其葉所斷裂處取所藏者合之不  
差尺寸遂伐之斷其根有血後問僧云蕉嘗為怪或云  
僧笑

野廟花神記

河陽鍾邑也去城八里許舊有真君廟在南向塑真君像坐堂之中衛以衆將狀貌凜凜類公署然堂之階下兩傍好事者爲植辛夷麗春玉榮含笑四名花廟既偉傑花復幽麗觀者爲心賞矣一日儒士姚姓諱天麟者河陽人也因訪友遠出及歸未復入郭而天色已昏黑矣退無所及進無所之倉皇引望遙見一古林奔赴之見林內有屋數椽意必民居也忙步謁其門及至有一蒼頭竝立於門外天麟揖而扣之曰此非旅館乎蒼頭笑曰誤矣堂堂巨室豈旅館乃爾也天麟曰然則何居蒼頭曰河陽真君之室

天麟遂求蒼頭引見真君蒼頭不拒引天麟入重門至階下乃見一隻僕頭緋衣端坐堂上天麟頓首曰僕河陽布衣姓姚名天麟迷路至此伏乞相容真君揖天麟起謂曰文士勿過為禮天麟起直君拽之上堂延坐以賓次復命蒼頭進以酒列以果與天麟對酌酒數行真君沾沾喜顧天麟謂曰家有四姬長於歌舞尤善吟咏欲出以侑觴恐見誚於大方文士也天麟避席謝曰重辱雅贖敢謂誚乎直君召之少頃四姬出見容色倍常態纖纖若儂侶謫降者真君首命賦詩四姬請題真君曰各以若名為題可也其一姬名辛夷自吟曰桃杏飄殘春已終芳容新吐玉蘭

中華拖紫粉非人力苞折紅霞似畫工露染清香疑蘸水  
風吹鈿勢欲書空何當折向文房裏一掃千軍陣略雄其  
二如名麗春自吟曰一種根株數種花兩餘紅白靜交加  
精神未效趙飛燕顏色宛如張麗華倦倚春風耽宿酒濕  
潏曉露點靈砂東君自是豪門客吟對芳叢興覺賒其三  
姬名玉藥自吟曰瓊花柳絮與山礬名品先賢辨別難數  
朶粧成冰片皎千枚劃出雪華寒唐昌覓種分歸植仙竈  
尋香折取看回首東君渾不管狂風滿地玉闌珊其四極  
名含笑自吟曰天與胭脂點絳唇東風滿面笑津津考之  
自是歡情足醉臉常含喜氣新傾國有情偏惱客何如

語似撩人紅塵多少愁眉者好入花林結近隣吟畢真君  
命之歌歌罷命之舞其歌麗曲似鳳轉喬材舞纖腰即柳  
眠紫禁天麟盡歡酌酌少憇几席間忽覺天已明矣視之  
不見真君四姬所在獨一泥像儼然廟中堂題曰當境土  
地河陽真君廟兩傍四種花則辛夷麗春玉藥含笑也天  
共計驚嘆而返

菊異

和州之含山別墅四望寥廓草木蓄盛春花秋鳥自度歲  
季人亦罕到之者洪熙間有士人戴君恩者適它所路迷  
偶過其地叠叠朱門重重綺閣煙雲縹緲望之若畫圖然

君恩為驚訝謂不當有此華屋也佇立久之忽見門內出

美人一衣黃一衣素笑迎於君恩前曰郎君才人也請

垂一顧可乎君恩悅其人從之於是美人前導君恩後隨

歷重門登崇階乃至中堂叙禮延坐羅以佳果飲以醇醪

情意頗濃而君恩時半酣乃散步於中堂四壁見壁間挂

黃白菊二幅花蕊清麗筆端秋色盈盈君恩大悅即顧謂

美人曰壁間畫菊甚工不可不贈以句當各吟短律何如

於是黃衣美人先吟黃菊曰芳叢燁燁秋光嬌倚西風

學道教一自義熙人采後冷煙疎雨幾重陽君恩吟曰平

生霜露最能禁彭澤陶潛舊實音蝴蝶不知紗已暮尚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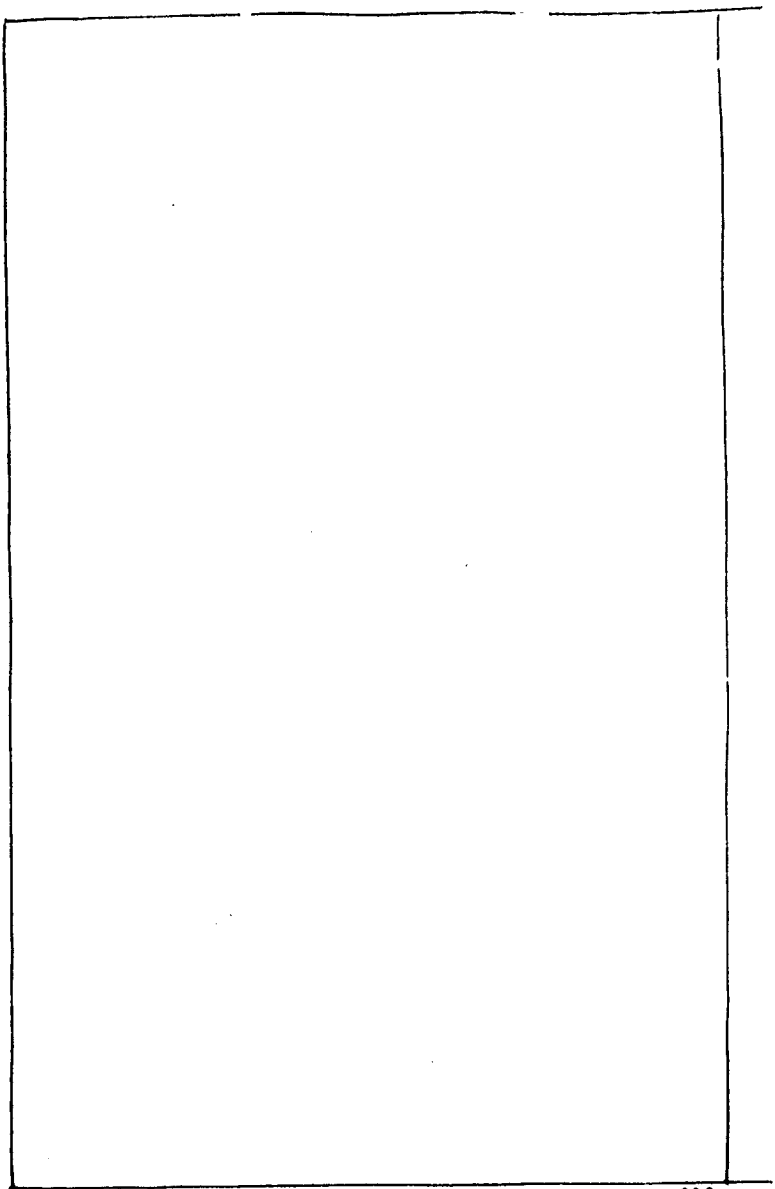
辭落戀殘金白衣美人吟白菊曰嫩寒籬落數枝開  
吹香入酒杯却笑陶家狂老子良花錯認白衣來君恩吟  
曰冷香庭院晚霜濃粉蝶飛來不見踪寂寞有誰知晚節  
秋風江上玉芙蓉二人吟畢撫掌大笑彼此俱忘情美君  
恩乃從容言曰娘子獨守孤幃寧無覩物傷情之感乎美  
人笑曰萬物之中惟人最靈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  
食其覩物傷情之感寧能免乎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求借  
琴瑟復奚疑哉是夕二美人與君恩共薦枕席情愛尤加  
美人戲曰紅葉傳情非銜玉而求售君恩答曰素琴感興  
非踰牆而相從翌日君恩辭歸美人泣曰恩情未足余抱



未溫安忍棄妾而遠去乎君恩曰固不忍舍其如家人之  
屬日懸切耳去而復來庶幾兩全而無害矣於是黃衣美  
人出金掩髻以贈別白衣美人出銀鳳釵二股以贈別會  
日好賞一物聊見此衷伏乞覩物思人不忘妾於旦暮可  
也黃衣美人泣吟曰山自青青水自流臨歧話別不勝愁  
含陽門外千條柳難繫檀郎欲去舟白衣美人亦泣吟曰  
為道郎君赴遠行匆匆不盡別離情眼前落葉紅如許捨  
是愁人淚染成君恩敬獻不及成韻慰答三人各含淚而  
別君恩歸第時切春注或成夢寐或形味嘆私心喜不自  
禁美迨明年復有故宅徃道經別墅君恩謂可再見美

訪之則不知所在君思梅以為神急取掩髮鳳釵視之皆  
菊之黃白瓣也

第二十三卷終



唐書異編卷之二十四

印月軒主人彙次

辨介部

陶峴

陶峴者彭澤令孫也開元中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  
不數能守事者悉付之家事身則汎遊於江湖徧行天下  
往往數年不歸見其子孫成人皆不辨其名字也峴之  
學可以經濟自操踪脫不為仕宦之計生又通於八音  
陶人為甃潛記歲時取其聲不失其驗嘗撰集樂錄八  
以定音之得失計制三舟備極工巧一舟自載一舟

上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  
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常奏清商曲逢其山象  
則窮其境物乘興春行峴且名聞朝廷又值天下無事  
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其麋鹿閑人非王公上客亦  
有未招而詣者係素識其為人江山之可駐耳吳越之士  
號為水仙曾有親戚為南海守因訪韶右而徃省焉郡守  
喜其遠來贈錢百萬及遇古劍長二尺許又玉環徑四寸  
及海船崑崙奴名摩訶善遊水而勇捷遂悉以錢而貰之  
曰吾家至寶也乃回棹下白芷入柏江每遇水色可愛則  
遺劍環於水命摩訶取之以為戲樂如是數歲因渡巢湖

亦投劍環而令取之摩訶纔入獲劍環而使出曰為毒蛟  
所嚙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實  
怒乎嗟水府不容人窺也峴曰敬奉喻然其嘗慕謝康樂  
之為人云終當樂死山水但狗所好莫知其它且棲遲逆  
旅之中載於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賤擅貴遊之歡浪跡殆  
情僅三十載固亦分也不得昇玉壘見天子施功惠養  
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須一到襄陽山便歸  
郡也行至西塞山維舟吉祥佛舍見江水黑而不流曰  
必有怪物乃投劍環命摩訶下取見汨沒波際久而  
氣力危絕殆不任持曰劍環不可取也有龍高二丈

劍環置前其引手將取龍輶怒目峴曰汝與劍環者  
寶今者二物既亡爾將安用必湏為吾力爭之也摩訶不  
得已被髮大呼目眦流血窮泉一入不復還也久之見摩  
訶支體磔裂汚於水上如有示於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  
回棹因賦詩自叙不復議遊江湖矣詩曰匡廬舊業自有  
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程  
鶴飛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舍舟何所詣酒  
旗歌扇正相迎

王知事子

袁州王知事之子夏夜步於月下見庭階二蝦蟆皆金色

相與吐珠共戲一吐一吞其子以為可長生亟趨而奔  
得得一珠熱如火吞之身發奇瘡火起如蒸乃入池塘中  
浸之瘡不已扒搔至於流血家人患之無如之何乃自搔  
其肉縷縷而下每下一縷則其中生鱗甲口目可畏其父  
乃射殺之人來觀者咸證其化龍也

宗立本

宗立本益州黃縣人世世為行商年長未有子紹興八年  
盛夏與妻販纒帛抵濰州將往昌樂遇夜駕車於外  
一古廟數僕擊柝持仗守衛明日尋食訖登途值小  
六七歲遮拜於前語言猥利可喜問其誰家子自那



對曰我昌邑縣公吏之子也亡父姓名是王忠彥與虜民  
俱化去鞠養於它人將帶到此潛舍我而去茲無所歸  
死於虎狼魑魅矣立本拊之曰肯從我乎又再拜感泣  
收而育之命名曰神授兒性質警敏每覽讀文書一過  
記又能把巨筆作一丈闊字篆隸草不學而成見名賢  
帖墨蹟稍加摹臨必曲盡其妙立本蓋市井小民耳遠棄  
舊業而携此兒行遊使習路以龍熊藉以自給後二年春  
至濟南章丘逢一胡僧神貌清淨清兒謂之本曰爾在何  
處拾得來立本瞠曰吾妻嘗產之妾乃輕墜也僧笑曰  
是吾五臺山五百小童之一夫之三歲矣方尋訪見之爾

久留定撥大禍吾已密施法禁彼亦無所得肆其虐於是  
索水噴巽立化為小朱蛇盤旋於地僧執淨瓶呼神投名  
蛇即躍入其中僧頂笠不告而去

### 龍婦

朱希召為貴州經歷其地旱求雨必召師巫令覓龍或人  
或獸得則師巫能識之正德末大旱求龍不獲忽見一孕  
婦蹶蹶而入城門巫執以見太守云龍在此太守叱其  
妾曰婦人也豈龍耶婦亦辯云妾村坊小民某甲之妻嘗  
得為龍太守欲縱之巫力言其是遂積薪於庭以籠籠之  
婦未及燃火而雨大作籠自躍開婦已失所在獨生

云四川龍宮匿柱木掘以祝雨則立降蓋殊鄉遐致  
變幻如此

### 水仙子

水仙子為南冥夫人侍者手恒弄一圓石如鳥卵色類玉  
後以贈青霞君青霞君以為經鎮一日誦陰符經忽大風  
雨其石裂破有一虫走出狀若綠蜋就砚池飲少水集風  
雨飛去蓋龍也石隨合略無縫痕

### 昭潭三姝

元和中有高昇處士以釣魚為業嘗贖舟於昭潭夜僅三  
更不寐忽見潭上有三大芙蓉花紅芳頗異有三美女各

臨其上俱衣白光潔如雪容華豔媚瑩若神仙共語曰今夕聞水波澄高天月皎怡情賞景堪話幽玄其一曰旁有小舟莫聽我語否又一日縱有非濯纓之士不足憚也相謂曰昭潭無底橘州浮信不虛耳又曰各請言其所好何道其次曰吾性習釋其次曰吾習道其次曰吾習儒各談本教道義理極精微一日吾昨宵得不祥之夢二子曰何夢也曰吾燕子夜倉惶虛宅流徙遭人斥逐舉族奔波是不祥也二子曰遊魂偶然不足信也三子曰各筭來晨得何物食爰之曰從其所好僧道儒耳吁吾適來所論便成先兆然未必不為禍也言訖逡巡而沒昱聽其語歷歷

之及旦果有一僧來渡至中流而溺。是。大駭曰：「昨宵之言不謬耳。」旋踵一道士，艤舟將濟，是遽止之。道士曰：「君妖也。」僧偶然耳，吾赴知者所召，雖死無悔，不可失信。叱舟人而渡。及中流，又溺。馬續有一儒生，挈書囊徑渡，是懇曰：「如前僧道已沒矣。」儒正色而言：「死生有命也。今日吾族禱，齋不可虧，其弔禮將鼓棹，是挽書生衣袂曰：「臂可斷，不可渡書生方叫呼於岸側，忽有物如練自潭中飛出，繞書生而入，是與渡人遞前捉其衣襟，絮涎流滑，手不可制。是長嘆曰：「命也。頃刻而沒。」三子俄有二客乘葉舟而至，一叟一少，是遂謁。叟問其姓，字，叟曰：「余祁陽山唐勾鼈，今適長沙訪張。」

法明是夕聞其高道有神術禮謁甚謹俄聞岸側有數人  
哭聲乃三溺死者親屬也叟詰之昱具述其事叟怒曰焉  
敢如此害人遂開篋取丹筆篆字命同舟弟子曰為吾持  
此符入潭勒其水怪大急它徙弟子遂捧符而入如履平  
地循山脚行數百丈觀大穴明瑩如人間之屋室見三白  
猪寤於石榻有小猪數十方戲於旁及持符至三猪忽驚  
起化白衣美女小者亦俱為童女捧符而泣曰不祥之夢  
果中矣曰為某啟仙師住此多時寧無愛戀容三日徙歸  
東海各以明珠為獻弟子曰吾無所用不受而返具以白  
叟叟大怒曰汝更為我語此畜生明晨速離此不然當使

六丁就穴斬之弟子又去三美女號慟曰敬依處分弟子  
歸明晨有黑氣自潭面而出湏臾烈風迅雷激浪如島有  
三大魚長數丈小魚無數周繞汭流而去叟曰吾此行甚  
有所利不有子何以去昭潛之害遂與昱乘舟東去

歷陽麗人

歷陽尚不疑乾道間從父縣尉官所歸埽墓因留別隣家  
出已偏夜乘馬行遇青衣小鬟持簡邀之仍為控馭頃刻  
至一宅金碧璀璨赫然華屋也俄有麗人延客分庭抗禮  
若平生歡坐定諦觀其容貌之美服飾之盛真神仙中人  
為之心動少焉張宴奏樂麗人捧觥致詞曰累劫同備冥

勤勞台今夕獲奉從容為壽罷即登榻繡衾甲帳目所未  
識遂請社席之好拂旦求還麗人恠言曰郎何來之晚何  
去之速陋巷草舍固不容車馬願以十日為期芮曰大人  
性剛嚴計已顛望堅不許復駐一宵及辭去揮涕送之曰  
來日當於俯閣致謁至時未二鼓先遣僕妾施牀帳具酒  
殺餓擁一香車麗人下與芮接從此每夕輒至商確古今  
誄嘲風月雖文人才士所不迨但戒芮曰我非凡流得侍  
巾櫛皆風昔福分致然或洩天機而必為大累子孫亦將  
不免凡歲餘父母訝其疋瘠扣之不言家人或有覩者母  
密告之云願知汝有奇遇吾正慮飲膳自幻化中來未嘗



真物食之當成疾誠輟一器示我芮不敢隱與之言麗人  
曰此無害即令持蒸羊一牒徃母嘗之非偽也父絕以為  
憂值道人屈先生來自謂精於天心法備白其故屈曰魁  
魁罔兩何足驅除縱島洞列僊而誘人為淫佚之行吾亦  
能治之遂索線十丈而以針串小符於杪藏諸合中祝芮  
曰君甘心妖惑死期將至如未忍聞俟彼女去時綴紙帖  
於衣襟任其帶線而逝聊資一笑之適芮如所戒明日屈  
先生復訪測野外有一巨蟒死焉尸橫百尺其符宛在鱗  
甲間芮如斫方纒

張處靜

同州自元符以後常有妖物出為害人皆言白蛇之禍  
民多被害禍至於郡守亦時隕於怪知之者弗敢以作  
為請政和間宰相之壻某必欲得之蓋貪俸入優厚之  
故相君諭之曰馮翊蛇妖甚惡無以身試禍壻意不可  
抑竟拜命往焉交印之三日大張樂會官僚忽顧諸娼  
曰我方視事置宴汝曹當華飾展慶顧乃着白衣何也  
娼知其意不敢答宴罷即病明日詢於客將對曰使君  
得非昨到臨眩妄有所觀耶實無此人其家走騎報於  
相君相君微宗詔虛靜張天師往治至則壻不知所之  
矣到郡日張召內外諸神問蛇所在皆莫對繼時城隍  
神之

曰不知張怒色甚峻敕陰兵行箠撻楚毒備極訴云  
之靈上與天通言出於口太禍立至張曰吾之法力餘  
有餘今但欲得其窟穴汝若不告當先受戮於是神使  
密白其處張擇日詣之去穴三里結壇五層其廣數十丈  
壇成悉集一城吏民使居於其上而領眾道士作法初  
一白符寂然無聞次飛赤符繼以黃符良久風雲勃興雷  
電四起青氛黑霧蔽滿山谷見者危懼少頃烟散張持法  
如初俄白氣滂於天際或黃或紫如是者四五變壇上人  
盡顛仆怖哭立待吞噬張使人人口啣土一塊以禦邪沴  
遣取州印置前語眾曰白蛇之神盡於是矣必將自出如

越過五壇雖吾亦不復有生理苟不吾敵則止於三  
不厭正此邦當無憂也已而烈火從穴中發漸及壇  
大蛇呀然張口意欲吞壇矯首俵空高出望表迤邐且近引  
其身繞下層四五匝張左手執州印右手執玉印端立對  
之蛇縮慙挫沮進退不可軀幹漸低推似若為一山所壓  
衝第三級而止即飛劒殺之其後累累而出小者猶如柱  
幾萬條張曰首惡蓋牝者種類實繁此難悉誅然亦不可  
恕擇其為孽者去之足矣顧父老壯勇者解所佩刀劒斷  
其如柱如楹者二十餘條皆為法力所束帖帖受劒其  
以符付神將驅出外境又數日率郡民視其穴有石

中蓋其地盤甜之處白骨山積皆前後所啖食之人集  
百里外方息張虔靜為漢天師三十代孫平生不娶京  
師將亂潛出城還鄉尸解復隱於峨眉山蜀人時或見之  
天師顯派遂絕今以族人紹厥後云

### 趙進奴

建昌新城縣人姜五居邑五里外淳熙四年中秋夜在書  
屋既月軋簾遙聞婦人悲泣穴窺窺之素衣女挈衣包正  
扣其戶姜問何人曰我只是街成童二娘隨夫作商它處  
不幸夫死又無父母兄弟可依今將遂鄉乞食趕路不上  
望許寄留一宿姜納之使別榻而卧明日不肯去願克妻

御美復從之遂荐苜兩月方夜誣室中又有女子至云  
市典庫戶趙家婢進奴為主公見私被娘子箠打信安  
鼠亦丐少留其人容貌端秀自言善彈琴奕棋仍能書畫  
甚喜兩女同處如一家相與無間董氏嗜食鷄進奴密告  
姜云彼乃野狐精積久非便它說喪夫事盡虛偽也姜深  
以為疑董婦已覺愠曰五郎今日陡不喜歡莫是聽進奴  
妄談否我知渠是她妖切勿墮其計姜曰何以驗其真相  
曰但買雄黃白芷各一兩搗成末無用九翳草神雜草  
一把生大蜈蚣一條共脩治為餅以半作丸與服  
書院渠必顛痛更將藥實單上立可見矣家新大

報曉者董欲亨之進奴使姜給稱出外潛於暗壁守視果見董變狐身攫鷄而食急取刀刺殺是夕進奴服藥竟亦死尸化蛇矣

程氏婦

舊王府郎 太祖為吳國公時所居在淮清橋之北其旁有程氏婦其夫賣扇為業嘗與同侶往蘇州買骨其妻獨處於家至夜見其夫舉身沾濕而至云江中覆舟惟已一人逃命且訴且泣妻亦揮涕解之夜闌就寢夫體冷如冰鐵妻問君平日不見體寒今若此何也夫曰遭江水浸灌體顛心寒不覺至此妻亦不疑逮五更即云往城外市湯

遂去抵暮復歸或時攜酒肉相對飲啖其鄰家聞婦與人  
嘈雜小語以為必因夫出私通它家男子乃密穴壁窺之  
見婦宛與其夫相並大訝之明日以詰其婦婦言遭風墮  
江得一蓬附之不死隣婦曰若爾則吾等夫子皆亡何獨  
渠一人歸且幸而得生何為不與吾等相面此必妖也婦  
面頰不聽隣婦終疑之教以朱絲縫其衣裾婦不得已諾  
之其夕醉歸就枕密以絲縫其裳尾而寢五鼓復去平旦  
婦呼隣婦隨絲驗之則絲正挂舊王府垣上衛卒啟東門  
逐絲而行至一石礎下乃絕遂扛礎掘泥尋之見一巨蠶  
醉眠於下其大四五圍長二丈許見人驚覺吐氣勃勃



共揪鑽擊殺之婦乃悟蛇所為嘔吐三數日出黃水斗餘  
因服雄黃丸得不死踰月程生歸自吳門妻羞恚不敢婚  
者數日

### 程山人女

樂平螺坑市織紗盧匠娶程山人女屋後有林麓薄晚出  
遊逢一士人風流醜藉相戲狎隨至其室逼與同寢家  
人有覘見者就視之乃為長蛇繳繞數匝時吐舌於女唇  
吻中盧大驚拊几呼詢之女笑曰爾何言之謬此是好士  
大夫愛憐我故相擁持豈汝賤愚工匠之比柰何反謾以  
為妖類盧出外思慮策策下江巫言能治即被髮跣足跳

渠而前鳴鼓吹角以張其勢蛇睚睚自若江命煎油大鍋  
通夕作訣愈力女怨告曰無聒我恩人舉衾覆之蛇亦縮  
首衾下江度其無能為用繩串竹筒套其頸使侶伴緝衣  
高冠十輩分東西立襍擊銅鐵器五人拽女向東五人拽  
蛇向西如此者五方得解女身之纏縛遂與衆斫碎蛇條  
之油鍋內程氏救之無及灑淚移時欲與俱死於是使吞  
符以正其心神餌藥以滌其腸胃踰月始平

孫知縣妻

丹陽縣外十里間土人孫知縣娶同邑某氏女女兄某  
人孫妻居少其顏色絕豔性好梅粧不以寒暑着素衫

紅直繫容儀意態全如圖畫中人但每日浴時必施重幃蔽障不許婢妾輒至雖揩背亦不假手孫數扣其故笑而不荅歷十年年且三十矣孫一日因微醉伺其入浴戲鑽隙窺之正見大白蛇堆盤於盆內轉盼可怖急奔詣書室中別設床自是與之異處妻蓋已知覺纔出浴即往就之謂曰我固不是汝亦錯了切勿生它疑今夜歸房共寢無傷也孫雖甚懼而無詞可却竟復與同衾綢繆燕昵如初然中心疑憚若負芒刺展轉不能安席怏怏戚疾未踰歲而亡

朱覲

朱覲者陳蔡遊俠之士也旅遊於汝南棲逆旅時主人鄧全賓家有女姿容端麗常為鬼魅之幻惑凡所醫療莫能愈之覲時過友人飲夜艾方歸乃憇歇於廡至二更見一人着白衣衣甚鮮潔而入全賓女房中逡巡間房內語笑甚歡不成寢執弓矢於黑處以伺其出候至鷄鳴見女送一少年而出覲射之既中而走復射之而失其跡曉乃聞之全賓遂與覲尋血跡出宅可五里以求其跡入一大枯樹孔中令人伐之果見一蛇雪色長丈餘身帶二箭而在女子自此如故全賓遂以女妻覲

蛇妖

蛇長數丈為妖化形魁人傳記多載亦有真形親與婦人交  
會南城縣東五十里大竹村建炎間民家少婦因歸寧行  
兩山間聞林中有聲回顧見大蛇在後婦驚走蛇昂首張  
口疾追及繞而淫之婦盡力不得脫叫呼求救見者奔告  
其家鄰里皆來趕莫能措手盡夜至旦乃去又壕口寶慈  
觀側田家胡氏婦年少白質春月餉田去家數里負檐行  
山麓過叢薄中蛇追之婦棄檐走未百步驚顛而仆為所  
及以身匝繞舉尾塞裳其捷如手裳皆破裂淫接甚久其  
夫訝餉不至歸就食至則見之憤恚不知所出呼數十人  
持收來救蛇見衆舉首怒目呀口吐氣蓬勃如煙衆股栗

莫敢前但熟視遠伺而已數日乃去婦困卧不能起形腫  
臃脹津沫狼籍昇歸下五色汁斗餘病逾年色如蠟且黃  
縣富家居近山女刺繡開窓每見一蛇相顧咽間有聲鳴  
其傍伺左右無人疾走入室徑就女為淫時時以吻接女  
口又引首搭肩上加並頭狀女啼呼宛轉不忍聞家人環  
視欲殺蛇恐并及女交訖乃去遂妊娠十月產蛇纒數十  
條南豐縣葉落坑紹興丁丑歲董氏婦夏日浴於溪中遇  
黑衣男子與野舍又同歸舍坐卧房內家人但見長黑蛇  
亦不敢殺七日而後去婦蓋不知為異物也此四女歸蛇  
存云

大元士

晉大元中士人有嫁女於近村者至時夫家遣人來迎女  
家好發遣又令女弟送之既至重門累閣擬於王侯郎柱  
下有燈火一婢子嚴粧直守後房帷帳甚美至夜女抱乳  
弟泣而口不得言乳母密於帳中以手潛摸之得一蛇  
如數圍柱纏其女從足至頭乳母驚走視柱下守燈婢子  
悉是小蛇燈火是蛇眼

江郎

吳少帝五鳳元年四月會稽餘姚縣百粧王素有室女年  
十四美顏隣里少年求娶者頗衆父母惜而不嫁嘗一日

有少年姿貌玉潔年二十餘自稱江郎願婚此女父母愛  
其容質遂許之間其家族云居會稽後數日領三四婦人  
或老或少者及二少年俱至素因持資財以為聘遂成婚  
媾已而經年其女有孕至十二月生下一物如縮蓑大如  
升在地不動母甚怪異以刀剖之悉白魚子素因問江郎  
所生皆魚子不知何故素亦未悟江郎曰吾不幸故產此  
異物其母心獨疑江郎非人因以告素素密以家人候江  
郎解衣就寢收其所着衣視之皆有鱗甲之狀素見之大  
駭命以巨石鎮之及曉江郎求衣服不得異常詬罵尋聞  
有物偃蹠聲震於外家人急開戶視之見床下有白魚長



六七尺未死在地撥刺素大怒斫斷之投於江中女後別  
嫁

微生諒

明月峽中有二溪東西流宋順帝昇平二年溪人微生諒  
釣得一白魚長三尺投至舫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見一  
美女在草下潔白端麗年可十六七自言高唐之女偶化  
魚游為君所得亮問曰既為人能為妻否女曰真契使然  
何為不得其後三年為亮妻忽曰數已足矣請歸高唐諒  
曰何時復來答曰情不可忘也有思復至其後一歲三四  
往來不知所終

彭城男子

彭城有男子娶婦在外宿月餘日婦曰何故不復入男曰  
汝夜輒出我故不入婦曰我初不出壻驚婦云君自有異  
志當為它所惑耳後有至者君便抱留之索火照視為何  
物後所歡還至故作其婦前却未入有一人從後推令前  
既上床壻捉之曰夜夜出何為婦曰君與東舍女往來而  
意欲托鬼魅以前約相掩耳壻放之與其卧夜半心悟乃  
許曰魅迷人非是我婦也乃向前攬捉大呼求火稍稍驚  
小發而視之得一鯉魚長二尺

金陵人

金陵有人擔面具出售即俗所謂鬼臉子也行至石灰山下遇雨沾濕乃借宿大姓庄家了不容其入權卧房簾下中夜愁慙不能交睫而面具經雨將壞乃捨薪燃火爇爇之首戴一枚兩手兩膝各冒其一以近燠至三更許有一大漢黑面黑衣且前且却其人念必異物懼其面具而然也大聲叱之曰汝何為者黑漢前跪曰某黑魚精存此里許水塘中與主人之女有情故每夕來往不意有犯尊神望乞恕罪其人叱曰吾且未治汝宜速避黑漢狼顧走去明日告主人以所見其女果病祟不安遂竭塘漁之得烏鯉重百餘觔與其人醃以歸女病痊

樊氏女

人樊氏長暴疾為里人所憎恒異其狀亡其女為  
物藉人皆笑之樊恨甚聞陳法官者神術乃具牒請之  
法官至曰汝能舍此女我則為治主人曰欲女活耳柰何  
舍之死曰非也能舍彼裸衣一視隨我行法則妖物授首  
而女身無害矣如何曰性命乃取炭數百觔熾之地穴取  
大鐵索炙而赤之誦呪畢女着單裙自內室出坐胡床上  
道士取火索纏之數重不知痛纏已紅奔十餘里躍入一  
水塘中衆謂必死父母亦悲怖法官曰無事也三時乃自  
水中抱一大黑魚而出水隨之湧至家捨魚而其鐵索

魚腮長一丈五尺重七百餘觔乃拽入火中炙殺之少時  
女甦問其痛苦曰無苦也惟見一巨神有鬚髯引我入一  
處見一黑男子卧曰魅汝者非此物耶吾曰是遂以索穿  
腮鎖之原不知赤身受辱也法官悉辭其家謝物但受一  
報焉而去女得生嫁為孫氏婦

謝非

丹陽道士謝非者往石城治買釜還日暮不及家山中有  
廟舍於溪水上入中宿大聲語曰吾是天帝使者停此宿  
猶畏人劫奪其釜意若怪搔不安夜二更中忽有來至廟  
門者呼曰阿銅阿銅應諾廟中有人氣是誰銅云有人言

是天帝使者少頃便還。須臾又有來者呼銅問之。如前銅  
答如故。復嘆息而去。非驚擾不得。映眼遂起呼銅問之。先  
來若是誰。銅答言是水邊穴中白鼉。汝是何等物。我是廟  
北巖嵌中龜也。非皆陰識之。天明使告居人。言此廟中無  
神。但是龜鼉之輩。徒費酒肉祀之急。具鍾來共往伐之。諸  
人亦頗疑之。於是並會伐掘。皆殺之。遂壞廟絕祀。自後安  
靜。

### 謝宗

會稽王國吏謝宗赴假。經吳臯橋。同船人至市。宗獨在船。  
有一女子姿性婉婉。來詣船。因相為戲。女郎留宿。歡語乃

求寄載宗許之自爾船人夕夕聞言笑後逾年往來彌數  
同房密伺不見有人知是邪魅遂共掩被良久得一物大  
如枕須臾又獲二物並小如拳視之乃是三龜宗悲思數  
日方悟向說如是云此女子一歲生二男大者名道愍小  
者名道興宗又云此女子及二兒初被索之時大怖形並  
縮小謂宗曰可取我枕投之時族叔道明為郎中令龍三  
龜示之

朱法公

山陰朱法公者嘗出行憇於臺城東橘樹下忽有女子年  
可十六七形甚端麗薄晚遣婢與法公相聞方少欲詣宿

至人定後乃來自稱姓檀住在城側因共眠寤至曉而去  
明日復來如此數夜每曉去婢輒來迎復有男子可六七  
歲端麗可愛女云是其弟後曉去女衣裙開見龜尾及龜  
腳法公方悟是魅欲執之向夕復來即燃火照覓尋失所  
在

王真

齊王真自建業將之渚宮至江州泊舟於岸夜深風生月  
瑩忽聞前洲上有十餘人喧噪皆女子之音真異之謂諸  
人曰江渚中豈有是人也乃獨棹小舟取葭蘆之陰循洲  
北岸而於蘩葦中見十餘女子或衣綠或衣青碧半露中



立坐者一女子泣而言曰我始與姊妹同居陰宅長夜  
漢不意諸娘虛為上峽小兒所娶乃至分離立者一女子  
嘆曰潮水有迴而我此去應無返日言未竟北風微起立  
者曰潮至矣可以還家矣急從蘆葦中出捕悉化為龜入  
水而去

島胡

近世有波斯嘗云乘船泛海往天竺三国者已六七度其寂  
後船漂入大海不知幾千里至一海島島中見胡人衣草  
樂懼而問之胡云昔與同行侶數十人漂沒唯已隨流得  
至於此因兩採木實草根食之得以不死其衆哀焉遂舶

載之胡乃說島上大山悉是車渠瑪瑙玻璃等諸寶不可  
勝數舟人莫不棄已賤貨取之既滿舡胡令速發山神若  
至必當懷惜於是隨風挂帆行可三四十里遙見峯上有  
赤物如蛇形久之輒大胡曰此山神惜寶來逐我也為之  
察何舟人無不戰懼俄見兩山從海中出高數百丈胡喜  
曰此兩山者大蟹螯也其蟹常好與山神鬪神多不勝甚  
懼之今其螯出無憂矣大蛇尋至蟹許盤鬪良久蟹夾蛇  
頭死於水上如連山舟人因是得濟也

鄧元佐

鄧元佐者穎川人也游學於吳好尋山水凡有勝境無不

歷覽因謁長城宰延挹託舊暢飲而別將抵姑蘇候入一  
徑甚嶮阻紆曲九十數里莫逢人舍但見蓬蒿而已時日  
色已暝元佐引領前望忽見燈火意有人家乃尋而投之  
既至見一媪舍惟一女子年可二十許元陞乃投之曰余  
今晚至長城訪友乘醉而歸誤入此道今已侵夜更向前  
途慮為惡獸所損幸娘子見容一宵豈敢忘德女曰大人  
不在當柰何况又家貧無好茵席祇待君子不棄即聞命  
美元佐餒因舍焉女乃嚴一土塌上布軟草坐定女子謔  
食元佐餒而食之極美女子乃就元佐而寢元佐至明忽  
覺其身卧在田中傍有一螺大如升子元佐思夜來